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

十二月甲辰朔右贊成金克愐啓曰臣近來不容於公論臺諫論啓三四朔其間所啓非只一二言今雖停啓臣不可覩然就職敢辭傳曰若可適則豈不允臺諫之啓其勿辭克愐固辭不允○京畿果川縣雷○乙巳大司諫韓承貞等啓曰前者兩司會議金克愐時李弘幹李熙騫等發言多傲略無忌憚臣等妄意若不糾舉則非但臺風日卑公論不行公私向背機關已著故不能容默以弘幹等所言情狀請罷矣今聞弘幹等緘荅以臣等所啓不實發明云朝廷必謂臣等以不實之事啓之也臺諫之論與凡人議不同一言一論無非有關不可不明辨也弘幹等所云么麼持平取決牽制等語發言之際非但臣等所共聞憲府共坐叅聽兩司耳目昭昭而其緘辭修飾至於如彼略無愧怍語若少轉時日已以則終至於是非相眩歸於不實臣等以言官啓辭而所言反歸於不實在職未安亟適臣等之職傳曰前日見李弘幹等公緘則云其時有小小之語諫院必以此言為么麼也以此發明然此人等已命罷之故不更推而棄之也以今啓意觀之么麼之言當更推之其勿辭傳于政院曰李熙騫別無所為勿更推李弘幹么麼之言衆所共聞

而為之飾辭其更推之丁未謝恩使金瑚還自京師瑚啓曰臣到北
京太監陳浩遣家人遺下程于臣且曰世廟進賀事當初聖旨則令十
三布政司免賀同宗諸藩差人進賀矣但朝鮮安南琉球等國朝廷待
之以禮義之邦安南琉球則地方遼遠朝鮮則境連上國不甚遼遠進
賀無妨雖不為進賀朝廷亦不以為非矣此非余意與司禮監太監共
議之言也若以此意達于 殿下則 殿下必為之處置矣傳曰陳浩
此言必護我國之言也無乃或探聖旨而言耶其令承文院提調及禮
曹堂上進賀當否議啓○戊申大司諫韓承貞等上疏曰自古危亂之
漸常在治平無事之時而機關之微已形於人心時世之變雖有先見
之言狃於治安終莫能用至於委靡不振大勢已傾欲救無及伏見近
者國論靡定是非顛倒議論之際使生乖刺不辯以理唯務好勝國事
日非此人謀之不臧也政令不一綱紀紊舛 宗社大計舉朝措置而
一士偏見大小風靡此人心之易變也直氣摧沮阿諛成風寧負公室
之款私門之士習之不美也彈駁中止奏劾不竟出於不得已而面對
同僚倡排公論傲言怒色略無忌憚上答傳旨馳辭弄文恣意誇託臺
諫啓辭指為無誠汲汲停駁自擬忠激坐共發言轉頭而諱不畏昭昭

眩亂是非此欺慢之成習也陰陽失節災異數見仲冬之月竟朔如春陰暈昏霧雷動地震相繼而發此天道之不寧也饑饉之餘百物凋耗癘疫並興餓莩滿道此民生之不遂也嗚呼灾不妄作變不虛生禍福無門必有所召近日之勢譬如羸病之人百脉不和患在朝夕而未有
一人陳疏抗章以言其時病披胷展腹以救其時弊所憂者只在於簿
書期會之間而已臣等竊恐大脉幾傷大禍近伏豈但機關已露將至
於大勢之傾或難救矣臣等備員諫院雖不能繩愆糾謬以盡其職切
切憂時之心不忍知而不言伏望 殿下奮發乾剛撻攬治體定是非
明政令獎忠良振士氣謹天戒恤民隱以固國脉以永基業不勝幸甚
答曰今觀上疏正中時弊近觀紀綱不振軍令不嚴不無拘於情而不
察輕重予未聞有一監司直斷守令者有一將帥決罰軍伍者且三公
陞職會闕肅拜此朝廷之禮也吏部郎退在不親授官教以致埋沒而
法司輕照紀綱不振於斯可見至如疏內奮乾剛撻攬治體等語當省念
○傳曰寧山君事前日大臣會議時以即叙為未便但寧山君在外時
猶食官廩今來京第必多窘急今欲叙用使之及受正月祿俸令政府
議啓○禮曹判書許旼參判孫澗參議柳仁貴啓曰中朝世廟進賀事

當初聖節使季色來言而臣等以為海內親王所當進賀外國則不當進賀今者謝恩使金瑚所啓陳浩之言其本意未可知也想必陳浩以本國之人不忘我國而私通也其意雖如此然豈以此言而輕易進賀乎十三布政司猶為免賀只令親王差人進賀我國雖禮義之邦乃外國也臣意以為不當進賀也請於後行次赴京時令致言于陳浩曰只令親王差人進賀而外國進賀別無聖旨故我國未敢進賀云何如傳曰知道陳浩處致言事當待承文院提調議啓而發落○日暈兩耳○已酉 命官考講專經文臣○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行議世廟進賀事聖旨只令同姓諸侯差人進賀而十三布政司皆免賀海外諸國則不當為也且禮部時不移咨通諭不可只聞陳浩之言而輕易進賀待禮部移咨而為之甚當左議政沈貞議世廟之議中朝是非角立張琮桂萼席書等主議而為之持正論者執其不可如此是非角立之事我國若輕易進賀則有識之人必議我國矣臣意決不可進賀也傳曰予意亦如此故問之耳仍傳于政院曰後行赴京時當言于陳浩曰世廟進賀事通諭深謝但海外諸國進賀事別無朝廷下諭故我國未敢進賀可也以此言于禮曹○臺諫啓曰上護軍朴秀林宣傳官朴仁亨

監察朴仁貞

秀林朴氏之父仁貞皆其甥也

命叙用但朴氏

指敬

以事隳國本

得罪

宗社廢為庶人此人等以族親見罷非他朝官見罷之例也而

遽

命叙用未便請勿叙用傳曰朴秀林父子非自己之事而今適歲

抄抄啓故

命叙美不須改也○庚戌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夕講○

辛亥下歲化皇帝御製詩簇子八軸于政院曰此詩令弘文館尋其首

尾句次書啓

連環詩曰時京龍文詩曰時京其詩皆連環屈曲首尾相混故命書啓

○命饋世子師傅賓

容及書筵官于仁政殿庭因

命承旨南世準往待之令盡醉乃罷賜

物有差

命下鄭光弼以賜馬為過重深有未安之色欲啓辭之成雲曰此非計功勞而賞之必為世子特厚其賜光弼聞言而止

傳曰先農祭親行時女妓及老人歌謠結綵則當為之但儒生歌謠結

彩則在前於各家督納所無之物其弊不貸儒生等只令序立獻軸而

勿為結彩何如其令禮曹議啓○御夕論○禮曹議啓曰儒生歌謠結

彩自

祖宗朝所為之事且為上而設在下之人不可啓請勿為也

但癸酉年親耕時令儒生只設帳幕而獻軸今且年險在自上裁絳

且女妓則本不結彩而儒生與老人乃為結彩若令儒生勿為結彩則

豈可使老人獨為結彩乎傳曰女妓則依前例為之老人儒生則只設

帳幕獻軸勿為結彩○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子傳曰人君深居九重

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自 祖宗朝以來必有內農作而觀之此雖
近於虛偽然皆象豳風七月圖而爲之近來又廢世子一不見之故命
以中例行之矣但慮該司一物之納必十倍徵歛侵虐百姓不無其弊
其言于該司勿為濫徵務從簡略○臺諫啓前事不允○癸丑 命官
講吏文漢語肄習文臣○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近來以一士已見啓
之而毀大典之法者多矣以大典見之中樞府亦無藥房往在正德五
年九月啓請而設藥房未久而又請貿易藥材此亦法外事也然此則
歲月已以今不可改近者敦寧府亦效而啓請設藥房必又啓請貿易
藥材矣貿易之弊不貲况大典外事續續啓請則法從而毀請 命勿
設傳曰藥材貿易則果有弊然欲為劑藥救療而啓請故許令設立不
須改也餘亦不允○甲寅政府啓曰寧山君若有窘急周恤可也叙用
則不可之意前已議啓矣放還未以遽即叙用未便且金友臣妾乃金
詮庶母也今聞其妾身死金詮夫人以其家嘗以繼母待之將欲服喪
驪州牧使金安鼎亦以長孫代喪云以其家政言之則當矣然前者朝
廷以妾論定金詮夫人乃一品之妻而金安鼎亦堂上官此有關於
政令請速令禮曹禁之使勿服喪傳曰知道金安鼎服喪事如啓禁之

○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政府以金友臣妻事啓之其意未可知但冠昏喪祭禮之大者士大夫於喪制不當服而服非也當服而不服亦非也禮官禁之無乃不可乎如此事法司亦當糾察○乙卯禮曹啓曰金友臣妻事一家則以後妻論定故其子孫當服其喪法司則以妾論其子孫固不可服喪也傳曰知道且政府云寧山君在京時窮居則亦可周恤其依在外例令該司題給米饌何如王子君失祿至為不當叙用便否並議之三公啓曰寧山君得罪朝廷故以法定罪周恤事則自上出於至情下不能啓止若叙用則是撓屈國法不可為也傳曰知道

○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近來凶荒明春必為尤甚內農作雖欲知民間勤苦然弊多而近於戲玩請停之余友臣妻事妻妾分揀公事方欲於漢城府而時未決且其服喪與否乃其一家事不須令禮曹禁之傳曰內農作雖近於戲然皆象豳風七月圖使知民間疾苦自 祖宗朝為之者良有以也往在甲戌年為之近久不為若於明年則將至十五年廢之矣在予則似不關矣但世子一不見之民間疾苦宜於年少時知之命以中例為之金友臣妻事大臣禮曹皆以為前有以妾論定公事云其子孫服喪與否乃法司所當糾察故傳之耳漢城府時方未決

云前以妻論定而其後更許未決耶餘不允○傳曰寧山君予意當初不收職牒故命議叙用今更問之並收職牒云叙用則固不可職牒還給事更議于大臣○全羅道咸平臨陂興德務安靈光同福珍原益山長城等邑雷電○丙辰三公啓曰寧山君放還亦已足矣職牒不可遽給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會禮宴盛禮也曠以未舉而自上欲爲故不啓今聞春享大祭在來月初六日宗廟及各陵殿獻官執事皆不得參宴二品以上亦多未參於事體未便况年且凶荒不須強舉請停之傳曰會禮宴事年年孟月豈無大祭百官雖不差祭亦或有未參者矣前者朝廷以爲盛禮不可不舉而今則以不當行啓之其意未可知也此乃盛禮而久廢不行豈可爲未參者多而停之敦寧府勿設藥房事依啓餘不允○日暈兩珥○丁巳臺諫啓前事傳曰會禮宴事依啓餘不允○戊午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驪州牧使金安鼎在喪於差出其代矣前者政府禮曹以安鼎不當服喪云且迎送有弊仍任可也○以孫澍爲戶曹參判成世昌爲禮曹參判李世應爲平安道觀察使黃孝獻爲成均館大司成尹殷輔尹倬爲同知中樞府事○己未憲府啓曰西道接連上國且自驅逐後朝廷注意擇差觀察使矣今

觀察使李世應前有物論不合重地請遞傳曰李世應雖有物論然曾
為漢城府右尹又經戶曹察判是亞卿之職也且有武才豈不可為平
安監司乎不允○庚申憲府啓前事不允○辛酉憲府啓前事不允○
壬戌憲府啓前事不允○癸亥兵曹啓曰大典免役條年七十以上一
子九十以上諸子免役註云居京軍士留防軍士獨子外勿免官吏等
所見各異莫知所從乃於癸丑年再議立法曰居京軍士留防軍士則
與父母不相遠離雖父母年老全不免役以此行移于外方故留防軍
士雖獨子例不給待丁矣辛未年金安國以問弊使往慶尚道有一軍
士以獨子親年八十餘歲不得免役至為冤悶云安國以此條陳啓下
本曹本曹未知癸丑年立法之意依安國所啓為公事行移矣今者慶
尚右道兵使李安世啓本以為軍士等謀免其役或親年未滿而以年
滿稱之或多子而以獨子稱之冒籍免役者多是故軍額減損防禦虛
疎請還用癸丑年之法云癸丑年之法乃廷議而立之固非偶然但其
後廢而不用今又欲行廢立非輕非本曹所可獨斷請收議大臣傳曰
雖不收議兵曹據法為公事以報政府則自當為公事矣○憲府啓前
事不允○黃海道海州地震○甲子日暈兩珥○憲府啓前事不允○

司憲府大司憲洪彥弼等上疏曰臣等聞天道健而品物亨遂君德一而朝廷肅穆蓋人主據崇高之位御臣庶之衆須要撿攬紀綱審定取舍然後事物之交可以見好而要其歸善惡之機可以審微而知所擇若執德未固少有撼搖則事有是非利害之雜而不能察人有智愚賢不肖之混而未能辨別至統紀不收黜令不行判渙離拆將無以為國人君接下以誠御衆以寬固不可摘瑕吹疵發揚暴露以底察察之失然專務舍垢以慰安群情為急則事循苟且日趨於姑息而人罔有畏勵之心矣近者取舍失當是非混淆綱紀不植政令不一深痼已成創錐在斯振收之機實繫於上絜維而目張舉領而喪順明威交如如風偃草則朝廷上下豈有外紊之患伏願 殿下執乾剛之德明出治之源持統攝之體以立紀綱審好惡之幾以定是非賞刑公明政令畫一幸其臣等聞朝廷者國家之心腹心腹安和然後肢體從而舒泰近來朝廷乖疑人情睽睽有顧忌相畏之勢無同寅協和之美且禮讓崩壞等威不截後進遇先輩殆鮮尊敬反致譏侮宰臣接微案不嚴禮貌如待儕類以苟狎收歛為事以至庶陛無級禮分不正體統不舉庶事凌遲人多慢易之心釀成偷惰之習朝廷之卑風俗之毀餘波及此大 殿

下釋乖睽之由成和穆之風嚴等威之辨致禮讓之俗幸甚臣等聞古者儲副自在孩提負公少以道習之友端明以引翼之習與智長以成其德伏見東宮天資粹拔學問日就德器已成中外顯望莫不胥悅然賓寮之官引接有時宦寺之娛居常無昵導而之善雖不難為物所誘亦甚易寒曝之分聖狂之幾正在於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調護保養宜慎簡僚伏願 殿下博選孝悌端方之士誘掖勉勵以左右之衍宗社之福鞏萬世之基幸甚臣等聞國家利器人材是賴甄拔明白山濤稱鑑循序幽滯崔亮譏閣銓衡之任難其人久矣近來掄選靡當請托顯行公道已息仕途不清以授之缺外補之滿攀聯權勢囑畚趨競乳臭子弟盡玷班簿草澤抱屈卒未見調以與我共理之器使未試製錦者裁之以是而謂人材可辨謂庶績可登謂民無私嘆之聲乎伏願殿下公銓選之法以澄仕路杜僥倖之門以正士習臣等聞考績黜陟帝舜所以造虞而漢時考功課之法詳矣歷代咸用是為勸懲之具國家內而百司分肄六曹又設提調以管攝之外而列郡專責監司科人事之能否覈吏事之勤慢一歲再第法亦慎密近來公道喪亡情私是勝指媚竈為良譽飾奸為能董猶臭辨詔牒同聲間有奮然自行亦未

免流俗動相拘掣雖有顯譽難於責竒且嫌詢怨例皆居最朝多群枉
之門民有露根之漸以私滅公貽害至是伏願 殿下審彰瘝之分嚴
黜陟之法使百僚恪勤職事中外有所勸懲專曰執乾剛之德明出治
之源等語甚切豈不審察近來後進慢先進宰相接下收欵為事此甚
弊風東宮左右不可不擇其勸戒之言予欲知之已令書啓而近無一
啓之者勸戒之言鮮少可知用人不可不慎黜陟所當嚴明故已令京
外嚴明黜陟矣○乙丑京畿江華府雷○丙寅傳曰觀儻時令呈方人
陳民間疾苦及救荒節次公債歛散等狀且丙農作畦象幽風七月圖
為之然豈能曲盡其狀乎幽風七月乃周公所陳脩葺稼穡之艱難予
欲詳觀須一倣七月圖詳備為之此後永為巨式○丁卯吏曹判書申
公濟參判朴壕參議朴光榮啓曰憲府上疏云掄選靡當請托顯行公
道已息仕路不清以為政事之失臣等在職未嘗傳曰政事國家大事
故憲府上疏及之欲使謹慎非指現出之事而言之勿辭公濟等再辭
而退○戊辰全羅道臨陂縣地震金堤萬頃等邑雷○己酉吏曹判書
申公濟啓曰安州關防重地近來疲弊請擇送傳日以許洽除之○以
元繼蔡為議政府舍人許洽為安州牧使李沆為判中樞府事查自堅

為知中樞府事○月暈兩珥戴○庚午平安道觀察使李世應啓曰以
臣無狀每有物論且近來本道觀察使皆以望重入擇送况今年凶荒
救荒諸事至為緊重如臣者決不能堪任敢辭 命勿辭三辭不允○

壬申 上御明政殿蒼下觀儼世子入侍 大妃殿垂簾于殿左夾室

中宮率世子嬪侍焉○傳于政院曰前者觀儼時例為輪木戲矣今日

亦為之遂令入侍宗宰及侍從擲輪木賜物有差輪木九十二面面刻獸各獅為首以三枚

擲之得獅則輒圍之計其圍多者為首呈才人等亦賜物○全羅道金堤郡民家馬產死

駒一頭雙喙四目腰上則二駒之形合為一體前脚各一腰下則歧為

兩駒而後脚各二○癸酉夜三殿及東宮觀處容于明政殿王子駙馬

等入侍○酉時 上出後苑 御照涼殿觀火世子入侍○全羅道咸

平臨波興德務安靈光同福珍原益山長城等邑雷電

二十三年大嘉靖七年正月甲戌朔宗宰二品以上承政院弘文館兩司侍

講院入直兵曹都摠府堂上郎官及四所衛將部將等供饋于闕庭賜樂

一等 大妃殿大殿并賜宣醞○傳曰官木綿官正布各五同水紬鼎紬

各二同其獻于 大妃殿○全羅道光州等二十八官忠清道恩津等

六官大雷電風雨○乙亥傳曰王后母寡居者每年春秋賜米太并三

...

十石世子嬪母雖無前例早寡家貧所當周恤米太并二十石亦於
每年春秋題給○諫院啓前事不允○丙子禮曹啓曰親耕後例為勞
酒宴前無不為之時但今年凶荒故正朝會禮宴亦停之何以為之傳
曰勞酒宴乃盛禮也其為之○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丁丑
領中樞府事李惟清啓曰臣今年七十請致仕傳曰卿年雖七十予豈
敢許其致仕乎其勿致仕仍傳曰李惟清曾經政丞其賜几杖○臺諫
啓前事不允憲府啓曰年終所放火炮數書啓時擅自加減事本府推
軍器寺官負則主簿李世茂判官崔仁福以一司同僚相為推調朝官
此習至為不美請移于詔獄歸一推考而治罪以懲悖慢傳曰崔仁福
先下詔獄推之李世茂辭連後推之餘不允○已卯臺諫啓前事憲府
啓曰崔仁福李世茂相為推調至為不當今見傳旨則只歸重於崔仁
福未知何為而然也李世茂請並下詔獄推之傳曰李世茂事昨日論
啓崔仁福則在本司李世茂則以觀火時火炮監造事常仕于火藥庫
云予意先推崔仁福而辭連於李世茂然後推之為當故先以崔仁福
捧傳旨推之矣今以啓意見之李世茂宜並推餘不允○吏曹判書申
公濟等啓曰見慶尚右道節度使李安狀啓云南海縣令尹三不受由

棄鎮請改差云觀察使則職帶黜陟可如是也兵使則不可黜陟守令
今若開端恐為例也敢稟傳曰尹三聘三度棄官至為非矣故啓聞矣
但當初節度使言於監司而後狀啓與否未可知也其下書問之尹三
聘則迺之而後推考○以黃恬朴洪麟為弘文館副校理○庚辰臺諫啓
前事憲府又啓曰司饗院正趙翊素有物論且人物不合於長官請備
近來連歲饑荒民不聊生慎擇守令在今尤切故前於章疏論列是事
矣今觀銓曹注擬類多猥雜專不擇人雖不能一一枚舉以陽智一縣
之事見之其日政事時以為殘弊既已書啓當擇其人而其所注擬之
人皆微細暗劣故俞汝謙駁迺而昨政所擬李歲等比前彌甚其務循
已意不有公論亦甚矣吏曹堂上請先迺後推傳曰尹時英趙翊以文
臣豈不可為正乎安繼老雖曰不能於糾察宗親然有長官焉不須迺
也李光軾人物可用也豈不可為副正乎辛禕豈不得為外任四品乎
李歲若無異於俞汝謙則果無擇差之意請迺當矣然一邑守令數迺
未便不可迺也吏曹堂上殘邑守令若以殘劣之人差遣則將棄其邑
故擇差之意前已屢教矣頃者為政時以殘邑書啓而予特命遣之也
指安州教使許洽也殘邑則祖宗朝亦有特命差遣之時矣大抵殘邑人皆廢

使許洽也殘邑則

祖宗朝亦有特命差遣之時矣大抵殘邑人皆廢

憚故銓曹不欲聞人歸咎之言而不以有名望之人注擬果為非矣固
當先迺而推之也然六卿不可不知其意而輕適也先推之知其是非
然後處之可也○下慶尚道觀察使申錫辭狀曰前日以身病呈辭命
調理矣今又呈辭觀其病勢以未易差其適之○辛巳 御朝講掌令李
燮正言李滌啓前事滌又論吏曹堂上事 上曰殘弊之邑若以殘劣
之人差遣則尤為殘弊須擇差然後可以蘇復故殘邑守今擇差事前
已屢教矣前後政事皆以不合之人注擬吏曹果為非矣六卿之人先
適未便姑令推考陽智路旁殘邑所當擇差縣監李歲其可迺差餘不
允領事鄭光弼曰鏡城殘弊故頃者以判官李世興為才器不合而徑
適以文臣擇差當矣然臣聞前者鏡城判官以文臣差遣而三年內托
其覲親受由往來者至於再三指沈彥光也在官治事之日少以此不能蘇
復其後李光植亦以文臣為判官托病呈辭而徑迺殊無擇遣之意如
此而望其蘇復其可得乎大抵守令窺避自有國法而近來文臣則雖
厭憚窺避者適來未久而還叙於京職是何國法獨行於南行武
臣而不行於文臣乎為人臣者雖乘田委吏當盡其職任而不避豈可以
殘弊而窺避乎如此之人所當治罪也鏡城不得已擇差故今以文臣

別為差遣當矣但尹思翼潔直不煩之人此人赴任則必操心治之矣
然人之幹能各異周徧措置能使殘弊之邑得以蘇復則此人恐不能
也須擇有幹能者差遣為當前判官李世興其道監司以才器不合啓
適此人若才器不合不能堪任則監司所當置於下等亦或啓聞罷黜
可也而只以才器不合泛然狀啓於事體不當守令數適亦為未便世
興之才器若不至於庸下則猶可以仍任須廣議處之不然則於武臣
中以出身已久秩高而有幹能者擇差使之蘇復可也非徒鏡城其
餘五鎮亦當如是擇遣可也且兵使乃鏡城兼府使也此邑之不得蘇
復府使亦不能無責也且兵使及虞侯多率軍官一應支供皆出於鏡
城費用甚煩故如此疲弊矣兵營亦有屯田允射侯及使客接待時其
所供辦營與府相適為之而不令專責於府則庶可蘇復而不爾故日
漸殘弊矣須以府中之事委於兵使使之別為措置務令蘇復甚當
上曰凡守令新除授而窺避不赴者及已為赴任而托故呈辭迤來者
與頻數受由往來者法司所當糾察也李世興人物未可知也然監司
豈偶然計請而適乎尹思翼乃有武才文官也若遣如此之人則軍官
及武班守令必有所畏憚而不敢為泛濫之事矣且朝廷以尹思翼別

為擇差思翼亦豈不知擇遣之意乎必盡心措置務欲蘇復矣○壬午命遣都承旨宣驪于成均館每歲春秋孟月命改丞試製儒生何等者論賞時生負鄭從濬等八等以筆墨

○御講○憲府啓前事不允○癸未御朝講司諫黃士祐持平黃

憲啓前事不允領事沈貞曰臺諫所啓之意當矣然今以尹思翼差遣

鏡城判官若內地疲弊之邑則以慈祥之人差遣而庶可蘇復矣如彼

官家殘弊之處則須以有幹能者差遣然後可以措置矣思翼恬靜

潔已不為非義則有之矣至於周徧措置治煩剗劇則恐未能也故前日

鄭光弼於經筵啓之臣意亦謂如此故啓之思翼則逆之為當也上

曰前日經筵聞大臣之言文臣則徒務潔已而不能措置須以有幹能之

人差遣為當云若適思翼則優於此人者豈易得哉大抵以文臣差遣

則軍官及下人有所畏憚不為泛濫而費用之弊亦不多矣若如武臣

則雖擇差軍官及隣邑守令皆儕輩之人必不畏憚矣時未差出則可

以擇差他人今既以思翼差出不可還逆貞曰思翼他邑則可為也鑄

城則不合矣監司啓本請以有武才幹能擇差云今以思翼差遣與啓請

之意異矣特進官崔漢洪曰鏡城疲弊久矣今則非徒官穀之盡營中

以遠儲積之穀亦為之盡軍官自備而食之營與府一寺空竭雖以有

以遠儲積之穀亦為之盡軍官自備而食之營與府一寺空竭雖以有

幹能者差遣亦無以措置矣南道之穀移轉為當彼道軍資車仰於吉州
鏡城之穀而今則非徒鏡城無穀吉州亦無儲穀若有用兵之事則軍
資難以支給矣軍資措置事請廣議為之大抵邊方之事朝廷不能詳
知故亦不能措置以此邊圉月漸踈虞臣意萬戶僉使以東班擇差適
來時還叙於東班限蘇復間如此為之則彼必操心謹其職事矣且聞
邊方軍卒日漸流離入於野人之境此非細事亦不可不慮也貞曰彼
道之事朝廷專不知之措置之事亦未知何如而可也臣意御史須以
文臣可委邊事者徧行六鎮以觀疲弊之由則可以詳知而蘇復之
事亦可措置矣 上曰鏡城判官以文臣擇遣而皆不用意故如此疲
弊矣然今者既以思翼擇差不見所為之事逆料其不能而徑適且御
史以可任邊事者發遣令審見彼道之事而來此言當矣然與其遣御
史令一時見弊而來孰若又為其慮守令而詳知之乎○御晝講○禮
曹啓曰親享先農親耕籍田還宮後賀禮及勞酒宴時世子亦隨參乎
女妓則本不結綵只為沉香山而呈才矣門及橋梁結綵何以為之傳
曰親享親耕時令世子隨班則不得已為亞獻官世子今尚年幼不可
為亞獻官勿令隨參勞酒宴時亦令勿參賀禮則隨參儒生及老人歌

謠已令勿為也但轂軸則其依前例為之門及橋梁結綵並勿為之○
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前者大臣及臺諫於經筵以百工伎藝之事
啓之曰各司匠人雖有一二能才者官員或役以他事或以丘史帶率
其於伎藝未能專業故成才者數少若有事則每以私匠役之至為有
弊大抵成才匠人不勤訓誨而未成才者亦不用意傳習甚為非矣且
各司提調如掌樂院則以解音者差之繕工監則以知工作之事者差
之圖畫署則以知畫格者差之凡有匠人各司皆如此然後百工不能
施其奸術矣非獨提調至於官員亦依此例而交差今不可別立他法
承旨於後日為政時言于吏曹○甲申 御夕講侍講官朴祐臨文曰
此書乃前古帝王傳心之要法而治世之道無不備具此言撫民以寬
寬是為仁之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云商家六百年基業由於寬之
一字帝王治心之法不出於寬厚願自 上留念特進官韓效元曰
撫民以寬乃帝王為政之本也若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須以寬民
力為先務也欲寬民力在於足食足食則民生自爾寬矣近間年年凶
荒民間不為周足國家雖盡心措置民困既極寬民之事請自 上更
加軫念○乙酉 御夕講特進官李思鈞曰六鎮軍士皆令居于城

內而不得出外者所以備其倉卒之變使之便於領出而若為兵營隨營牌則不復屬於本鎮故撤其城內之家而出居於農庄雖有事變鎮將不得帶率各鎮至為虛踈且兵使乃鏡城兼府使也營與府若視為一體盡力措置則庶不至於疲弊而自前以來因循習俗營與府分而為二兵使專不顧府中之事加之以府中胥徒奪屬於營而使喚故府則可任六房者亦少以此為殘弊矣臣聞隨營牌往者受教而定額今則數分之額頗多冬鑄日漸虛踈請依成雲所啓別為措置○憲府以吏曹務循己私不有公論照以杖八十奪告身三等之律 命皆送西○日暈兩珥戴忠清道清州清安木川等邑地震大安文義燕歧等邑雷○丙戌以孫仲暉為吏曹判書李沅為兵曹判書成世昌為吏曹參判南世準為禮曹參判成雲為慶尚道觀察使尹止衡為吏曹參議李茂為承政院左承旨吏曹判書孫仲暉啓曰吏曹判書乃權衡重任也臣不識人物用捨必為顛倒敢辭傳曰卿既不能稱職乎勿辭仲暉再辭不允○慶尚道觀察使擬望以啓特書成雲名以下仍傳曰成雲雖在六卿之列然南方大道也前者亦以秩高宰相差遣故今乃特命此人矣且兵曹判書若無可擬之人則以李沅單望入啓可也○傳于兵曹

政廳曰被罪送西人負亦以其品為之則殊無送西之意今後送西者皆隆等○丁亥臺諫啓趙翊事允之○戊子觀內農作于後苑○禮曹啓曰若行親耕則例為親蚕今年則何以為之傳曰勿為之○宣醞于政院弘文館○己丑傳曰咸鏡道癘疫大熾故守令僉使萬戶或有厭憚而不於限內赴任者其令吏兵曹察舉以啓朝官病滿三十日者依法罷職事亦言之○御夕講○傳曰東西多有害穀之獸故前者予欲閱武打圍而以灾停之命將率京中當下番軍士而驅逐可也○下戶曹公事曰此言用炭無遺在故請為貿易引納不當矣然戶曹已令引納而外方守令不赴時上納守令其推之貿易固不當矣關內所用炭不可絕一百石貿易以入○庚寅日暈兩珥○兵曹啓曰外戶驍健人等今於前年十月內上來試才而全羅道三百六十八人慶尚道七十四人未及上來路遠有弊令兵使試才只令入格者上來傳曰依故○京曹判書孫仲暉啓曰弼善可擬之人或加資不足或為外任或為被推而餘無可擬之人擇差事每每傳教尤不可以庸常人差之故取啓傳曰一弼善豈無可擬者乎職次雖高猶可降擬也○以全克愷為議政府右贊成許碗為禮曹判書元繼蔡為世子侍講院輔德

黃允峻為司憲府掌令尹漑為世子侍講院弼善金希說為弘文館校
理鄭彥浩為文學周世鵬為修撰蔡無斁為藝文館檢閱○慶尚道丹
城陝川昌寧草溪全羅道順天靈巖樂安興陽光陽咸平等邑雷○辛
卯傳曰近來觀象監累以日暈兩珥之變肆啓而不為圖形故予尋常
見之矣然日者衆陽之宗而人君之象也日暈兩珥災變非常各日日
暈令皆圖形以啓○傳曰日暈兩珥為災非常驅逐惡獸事其勿為之
○御夕講○三公啓曰順陵絜奉宋規以前吏曹判書申公濟家犯奔
競被推而禁府疑規往申連家因往判書家故啓請刑推三次允下然
諫官言見其著直領若謁宰相則非切親之人豈可著直領而往乎諫
官豈以虛言啓達乎獻納全紀其日適朝官以黯黠事累次受刑情實
到中繼家見之曖昧著直領與否請閱其禁亂書吏也傳曰啓意當矣予非不知憑閱
書吏也諫官不可以証見推之也不得已三次受刑發明後自然有公
事矣前者以奔競不嚴明累陳於疏章故今於宋規三次啓下矣今雖
憑閱其書吏豈復有他言乎○憲府啓曰弼善尹漑素有物論故前為
弼善時亦為駁適東宮僚屬在今尤當慎簡此人則不合請適刑曹佐
郎鄭源素有物論不合於六曹郎官諫院啓典翰金銛前日司中以邊

封處片簡私通不合侍從事論啓而不得蒙免故停啓耳然其時公論以爲金鉅所當自退而覲然既職非徒外論以爲非笑同官亦以爲未便且今更聞之邊封處片簡私通節次至爲分明而下詔獄推問時改造他簡而納之謀免已罪尤爲無狀請罷職以懲其後傳曰東宮僚屬擇差固當而尹漑前爲弼善時果爲駁遠然近日亦擬於臺諫今方之人不須遠也鄭源豈不得爲刑曹佐郎乎金鉅復有物論未可知也雖曰改造他簡風聞之言不可盡信罷職過矣○下觀象監日暈圖形單字曰近者日暈兩珥冠戴災變非常而見全羅道狀啓亦有馬恠之變盛禮初欲爲之而還停固不當也然當於無事時可爲也今者京外災變如此所當恐懼修省之時也其停親祀先農親耕籍田遣大臣攝行○壬辰傳于政院曰昨日諫官以金鉅事啓之而自上不允者非以諫官所啓爲不實也金鉅爲典翰今已三四朔若曰人物庸常或殘劣云爾則已此則進退實難之事也若欲進退必知其所爲而處之此人於詔獄推問時若改造他簡而納之則果爲奸詐無狀矣然今雖更推金鉅其所言必無異於前矣若推邊封則片簡改造與否可知矣若不改造而以此見罷則金鉅豈無怨悶乎推邊封而的實然後進退則於國

事當矣而余銛亦為快矣邊封下詔獄推之○獻納金紀啓曰臣與於宋覲之証見故前日曾啓在獄未安之意而未得蒙允更啓煩瀆故退去矣昨日見朝報三公請推禁亂書吏事入啓而上教云諫官亦與於証見若推之則豈可或推或不推乎諫官不可以証人推之云臣非如他官以諫官與於他人之証見固不可在職請適傳曰昨日三公以宋俾事為曖昧故請推禁亂書吏然此必謬計而啓之也若推閱禁亂書吏而與當初告課之辭相同則又不可刑訊故以不可推閱答之也其時証見者亦有他人而欲實已事乃以諫官為証此甚不知事體也推事干不當且不干於獻納其勿辭○御畫講○臺諫啟前事不久○癸巳 御朝講○傳曰經筵臺諫啓云金銛之通簡於邊封至為分明隣官守令皆得見之而下詔獄推問時改造他簡而納之金銛以有識之人若如此為之則果為無狀臺諫必不偶然聞見而啓之但予惜其人物故不允其罷矣邊封處前後片簡辭緣其速詳悉推而若不直招則當為刑推事并言于禁府○傳曰近來士習不美外方守令好邑則求之故必於限內赴任殘邑厭憚故寧為罷職而故為遷延不往如此之人必須治罪然後有所懲戒守令限外赴任者其皆書啓○傳曰各

司米糴鹽醬若久為塵土則人畜亦不得食是暴殄天物也且縣布皮物以陳則亦不可用以此 祖宗朝於可食可用之時使之處置也米

糴鹽醬則或於公廨營繕處題給縣布則兩界軍士衲衣造作時題給

而他餘皮物并為置處事言于戶曹○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

議政李荇等啓曰去年冬節雷動而且近來災變非常然大禮之事親言

也耕自 上欲為之故不敢啓請止之今者全羅道各官雷變甚為驚愕

此臣等不能盡職之所致在職未安敢辭傳曰豈可逾三公以應天災

其勿辭○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荇左贊成洪淑右贊

成金克幅以疑獄公事入啓曰慶尚道寧海儒生申命義打 被其邑鄉吏朴希瓊事也前者本道監

司及刑曹累以此公事為疑獄而取稟然有違端故更推事行移于本

道而本道監司今又啓聞取稟而刑曹為公事亦為詳悉臣等見之則

疑獄分明矣且命羲以十五六歲年少儒生九年囚繫而受刑亦至四

十九次故敢稟傳曰此公事果是疑獄光弼貞荇等仍啓曰承文院漢

語吏文成才者無之只有崔世珍一人而其後更無能通者漢語則

尹漑沈達源頗有將來然赴京時不為同行故言語不能質正矣若於

一行次同往則可以相質傳習請於今次聖節使之行以此兩人差遣

而且吏文製述事崔世珍若有疾病則他無可為者但尹溪於吏文既已成才故欲以此人常仕於承文院事啓請但此人被罪作散而時未授職牒故未得啓請矣然事大文書崔世珍不可獨為也尹溪雖不可叙於顯職請除授軍職令常仕傳曰漢語教誨之事法雖嚴密近來專不崇尚此人等若於漢語有將來則今一時赴京而質正言語曰我國赴京者若通事則可以周行於市街朝官則在舍館不得出入云如此則似不得質正也然往來亦有益矣萬一天使出來則他這事不可出入於殿前不得已使此人等傳通矣尹旣沈達源兩人於今聖節使行次並令人送且事大文書一人不可獨製而世珍若有故則亦難大臣所啓之意甚當尹溪有豐咎之人顯職則果不可為也其還給職牒而付于軍職使之常仕於承文院○義禁府判事張順孫李沈知事孫仲暉同知事朴壕啓曰邊封之事前日臣等推之而未得究竟今更推之為難敢稟傳曰金銛欲為發明改書他簡而納之非有識之人所可為乃是欺罔之事故命推邊封矣其速推以啓○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傳曰東宮僚屬擇差之言當矣尹旣其適之金銛事臺諫豈偶然聞見而更啓乎當初詔獄推問時至於上疏而發明且此人以為侍從故

惜其人物而不見也若其前簡隱匿不納改造也簡而納之則此非人
臣所可為之事也詔獄推鞫無異於親問所當直陳無隱矣若推邊封
而事狀的實則不止於罷職當被欺罔之罪不須徑罷餘不見○甲午
御朝講同知事洪彥弼曰守令厭憚殘邑事累為傳教上教至當
矣其呈病粘移狀啓雖不下問于本道吏曹亦可考成宗朝以臣之
公為有武才特命為慶源判官有七十餘歲老親而不得一來非見身
且大病而亦不得呈辭其時洪應以巡邊使往來於其道一日於經筵
啓曰邊方守令以文臣差遣不當慶源判官雖曰有武才而其弓力軟
弱甚不合於防禦今後則不當以文臣差遣也成宗以所啓之言為
不當而不答也洪應惶恐有頃更啓曰文官守令但有一事若出入臺
諫侍從者則隣邑武臣南行守令等皆有畏戰不敢為貪黷之事成
宗乃曰予意亦以為如此故特遣文官矣以此見之則邊方守令或以
文臣交差甚當近者或以為文官差遣不當臣未知是議之何如也
主曰邊方守令厭憚殘邑托故呈辭者法司所當糾察雖非殘邑若有
厭憚於心則不無托病棄來之弊此亦法司所當糾察彥弼曰守令擇差
事所當責諸銓曹然兩漢時允用人不專委於銓曹而今州府郡縣辟

舉用之若有成效者則擢用於朝廷自魏晉以後專委銓曹矣今者吏
曹銓注之外豈無各別可爲之事乎昔唐太宗令大臣各薦堪爲守令
者書於屏風若有贓污不能治事者罰其薦舉之人矣今者不可舉草
澤之人而用之然或於朝士之中堪爲守令者令大臣薦舉而差遣於
殘邑且近來東宮僚屬專不擇差弼善尹漑則兩司論啓故已命適
之然東宮學問今方進就之時進講之人尤當慎擇弼善其以純正不
駁之人擬差而久任不適 上曰東宮僚屬果不可數適也但臺諫侍
從有關則推移擬望故或有移差之時頃者政事時吏曹以弼善無可
當之人啓稟自 上以爲雖無可當之人弼善不可不差云故吏曹以
尹漑擬差矣東宮僚屬其令擇差而不爲數適果當也○平安道觀察
使李世應拜辭 上引見曰近來各道監司殿最不爲嚴明殿最嚴明
然後守令有所懲戒矣且邊將受由頻數來往至爲不可邊將給由亦
不當也世應曰殿最乃監司職任臣敢不盡心爲之乎但守令所誤恐未
及聞知也若及知之則豈不爲之嚴明○傳曰大司憲於經筵引唐時
之事而爲言曰堪爲守令者令大臣薦舉而賢則擢用之不賢罰其薦
舉者果當矣然唐時則以天下人物用之也故有餘矣我國則人物數少

以此銓曹雖欲擇用而未得其人也然其議于政府○傳曰前日為政時輔德弼善文學三員一時移差意以為侍從臺諫有闕則不得已移

差也若雜職則不可以東宮僚屬移差也此意未及言之也此亦乏人

而然也然若數逾則於世子亦不為親熟雖如司書說書亦當久任令

於其司次次遷轉不可數逾此意言于吏曹○延城尉金禧上言下于

政院曰前亦上言而請放其父金安老也故其時令大臣議之已聞朝議矣

然此上言又云廣收朝議其議于合坐以啓事招政府郎官言之上言云父

安老去申申年受罪被謫今至五年不得免放拘係困苦本以羸弱人

脾胃諸疾纏綿常待藥餌而今於瘴海之地風土甚惡土病興行濕腫

凡毒兼攻舊病新證交發日漸沉痾死亡無日臣非徒不得常常任意

往見川浦多阻津道險惡雨水濼隘如冬月半冰時則人物不通病雖

急不能赴時馳救心常痛悶而到今父病漸深困頓之極浮證發見

止作無常遠地醫藥亦難終至不救以此日夜呼天痛泣人子之心迫切

無際今如聖明之下蠢動之物或被仁恩○傳曰於經筵執義

父之事廣收朝議許令任便居肆以贖垂死之命言各官守令等已納還上不交周本記故後倅再徵民甚怨咨此守令

不賢故也守令若賢則無此弊矣檢舉守令監司之職其下書于各道

監司使不得疊納○忠清道庇仁縣雷○乙未三公啟曰親民之官所當擇差欲使大臣薦舉似當然晉魏以後任人之事果專委於銓曹而

我國自祖宗朝亦專委於銓曹矣且我國人物數少銓曹亦可擇差

也今使大臣薦舉而差遣殘邑守今於事體未穩請依 祖宗朝例而為之又以金禧上言回啓曰金安老事當初大臣臺諫論啓而定罪故前日下問時臣等亦以不可還放啓之臣等之意自 上亦已知之但此上言以病鄉為言病鄉則自 上裁斷傳曰啓意並知道仍傳曰觀政府所啓之意金安老事故還則不可病鄉則自 上裁斷云豐德果為病鄉也程途相等之邑移配事言于禁府○御夕講檢討官周世鵬曰近見災變疊出况冬雷變之大者也聖人書諸麟史其後輒有事應無毫髮爽大祲災變雖不可名言其事然豈無人事之失而乃如是乎必也陰盛陽微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妾婦棄其夫有如此之漸故天以災變譴告於冥冥之中而使得以致察焉是故古之聖帝王遇一異遭一災必切迫恐懼者良以是也請自 上勿以為尋常而惕念也叅贊官李龜齡曰以酒喪德喪身者多武王發革弊習眷眷致誥以酒喪邦者何可勝數今崇飲成風下輩皆效雖將至於飢死而曾不計此倒糧取酒以此為朝夕之供所當痛禁外方各官邑內以酒糜費之弊視京師無異也 上曰近來災變疊出災不虛生必有所召豈人事得宜而天之譴告乃如是乎上下所當恐懼省念也在 祖宗朝亦嘗為

酒誠矣如此凶歎之時則尤當痛禁也外方設禁亦可特進官金璫曰
崇飲之習莫此時為甚士大夫以酒喪性者亦或有之如此故弊及下人
各司皆然况如此凶年尤為不可須下教法司更嚴其禁當矣 上曰
但見推案則率皆微細之徒而士大夫則未見也此必法司下吏所以
畏高明而虐瑣獨故也○傳曰今於經筵侍從及宰相皆以為申明禁
酒豐侈崇飲之弊此言其當一切禁斲事下書于各道監司矣開城府
乃大處人物繁盛其糜費崇飲之弊必倍於他法司行移可也○傳曰
一應薦新及進上生物不即輸轉而遲滯以致腐敗其令察訪及丞常
行各驛檢舉而不能檢舉者則憑考殿最驛吏各別治罪事下書于各
道監司○諫院啓前事不允○儒生申命羲 命減死○丙申日暈兩
耳○下邊封獄中上疏曰疏內駭緣憑考詳悉推閱且疏內云臨陂縣
令金守濬知之云亦當拿來推問然外方守令不可拿推邊封初則云
隣邑守令皆不知之上疏乃言隣官守令亦知之以此見之不無隱諱
也且此人疑承服則必受重罪忍杖不服矣其問之曰此欲其討實金
銛事也不干於汝不當隱諱以是分明言之而加刑可也○下兵曹公
事曰近來守門將等屢闕夜直者以違主將一時之令者斬又引常時

犯軍令死罪者杖六十之律此犯軍令之事也乃引收贖之律甚不可
今後犯軍令者勿引收贖之律而決杖何如令兵曹考啓○御夕講○御
夜對○丁酉兵曹啓曰犯軍令者勿許收贖事下問大典用刑條云常
時犯軍令死罪者諸將則杖六十云推絳條云文武官犯枉法受贓外
答杖並收贖云其按律本如此有司則不可於律外別為公事而啓請
也傳曰知道○傳曰近來犯軍令之罪照律時例引文武官犯枉法受
贓外答杖并收贖之律予意以為犯軍令者收贖不當故勿為收贖事
問于有司律外之事有司不可任意為之云用法果為非輕然近來軍
律解弛所當嚴明予意以為犯軍令罪照律時勿引此收贖之律而照
啓則自上當觀其罪之輕重而或命收贖或命依允何如以此議于政
府○以朴紹為侍講院弼善鄭彥浩為文學崔弘濟為弘文館副修撰
金義貞為博士韓岬為著作○已亥 聽啓覆○傳曰邊封加刑事會
已啓下矣然不問金守濬加刑此人似未便姑勿加刑待金守濬拿來
憑閱後更稟加刑○日暈巽方有聲如雷○御夕講○庚子南方有聲
如雷○政院僉啓曰玉匠千石等五人各齎玉帶鈎合二十九箇來告
于院曰此帶鈎乃尚衣完諸員李世春所賣之物我等買得而此非私

處所有之物意為荒唐來告云臣等見此帶鈎果非私處所有敢啓
仍以各人所納帶鈎封而入內趙邦彥獨啓曰前日有一女人持玉帶鈎
三枚及廣金石金帶一部請賣于臣家以其無用故不買也到今見之
則此帶鈎中三枚乃前日臣之所見也傳曰見此帶鈎固非私處所有
之物小帶鈎則其類不同似乎收合以大帶鈎見之則必是全帶而分
破箇箇放賣矣李世春及進告人等當推于禁府姑先捉致世春及進
告人于政院問其玉帶出處且所納帶鈎外其餘帶鈎置處并詳問○
李賢輔啓曰玉帶出處問于世春則曰此玉帶乃妻父隨其上典許諱
赴京之時得來之物也使我賣之故放賣于千石矣其大小帶鈎皆一
時得來之物也妻父則以其上典事下去于慶尚道咸陽地云傳曰玉
帶乃珍寶之類國家雖令買來于中原而亦不易得天使出來則幸或
有賣來之時矣不然則私處人得之無由雖曰其妻父赴京時得來私
處人必不買此物矣今聞世春以尚衣院諸負自前年七月初一日入
番于內帑庫今正月初一日乃適番云此人之賣玉帶至為綢繆所當
急推不可緩忽承旨其即往于禁府與其司堂上四負同坐而推之且
其妻父即拿來推問而世春招內若有辭連之人隨即拿推進告人等

亦推其買得節次○御夕講○傳曰明日典刑罪人當不視事○傳于
政院曰此王帶李世春雖曰妻父隨其上典許諱而赴京得來云然許
諱身死已久其赴京時得來之物豈到今始賣乎此人以諸負嘗入番
于內帑庫而偷出御帶也此人乃盜賊之尤甚者所當詳推且此帶鈎
放賣之時其妻子亦必知之並拿囚使不得相通言語○三公啓曰前
日以犯軍令罪則勿引收贖律事下問自 祖宗朝凡犯罪者照律時
例引推斷條文武官并許收贖之律如此按律亦必有意矣其依 祖
宗朝例而按律為當○李賢輔自禁府采啓曰內帑庫御帶偷出事李
世春今已承服但八箇置處問之則乃置在其家云其妻雖已捉囚其
於空家不知帶鈎置處故不得已令都事押去于其家搜覓而時未得
矣且世春招辭云前年千石銀石謂我曰汝以諸負入番內帑庫如金玉珍
寶之物覓來給我云故偷出玉帶云又此人以千石等進告為嫌而誣引
也傳曰啓意并知道當待明朝裁落○辛亥下李世春及千石等推案
曰世春內帑庫王帶偷出事大槩已服但此人非徒此番前亦累次入番
其所偷出之物亦必不止於此帶其前後所犯詳悉推之其不秩七箇
去處窮竟推之且千石銀石等則世春必以進告為嫌而誣引也以此

更詰而若不直言則雖不更稟刑訊可也千石銀石姑勿放送他餘人則并放之其妻及妻母則姑勿放也且廂庫修理次知內官出入番內官并下禁府推之廂庫長番內官下憲府推之○若承旨趙邦彥啓曰前口臣之所見廣金石帶一部出處請并推之臣詳問其人根脚則乃世春妻弟云故敢啓傳曰廣金石帶出處并推之○邦彥以李世春偷出內帑庫物件等玉帶鈎七箇廣金石金帶一部烏班石金帶一部純金小環四小真珠四十二介玉帶粧飾漏金豆錫大十四并入啓曰臣詳問前日玉帶鈎及廣金石帶來賣人根因則乃許諶女子寡婦家婢也臣與此乃姻婭之家即使人言之曰帶鈎偷出事今已上達其可搜覓進告許氏即令搜探其家則畏置此物於房中彼乃寡婦不能自達令其甥判官許瀚進告也傳曰廣金石金帶則幸於私處亦有之矣烏斑石金帶則以紅丹粧飾此非私處所有詳問其出處且金環及真珠則似非內帑之物其可還給且大玉帶鈎則今已盡推納矣小玉帶鈎則只十四箇入內其餘未納帶鈎并推其去處○領中樞府事李惟清謝賜几杖傳曰其勿謝恩○下象牙半片于政院曰此乃忠贊衛徐同進告也比物私處亦或有之然詳問其出處且李世春前者累次為廂庫諸負云其年月日詳問以啓○下玉帶鈎二箇于政

院曰此乃千石舟延代進告也王帶鉤則其數准入矣更勿推之金帶二

部及象牙出處其推之○政院以平安道兵使啓本入啓曰見此啓本

滿浦僉使沈思遜為彼人所害身死云此乃急事故不為單抄而直入

啓也兵使鄭允謙啓本曰本月二日滿浦鎮軍官告曰言今月二

助防將熙川郡守一使即死助防將則右膝脛逢箭同郡守領軍追蹤

傳曰僉使被害則下人被傷者必多矣死傷人數相考馳啓事下書于

兵使近日有日變故自上每以邊方之事為慮今見啓本安有如此驚

愕之事乎欲議此事于闕庭郎命名議政府備邊司兵曹○政院啓曰

左議政沈貞乃思遜之父也亦為命召乎傳曰左相其勿招且滿浦之

事極為驚駭當欲引見大臣等而議之大臣等及承旨史官預會于閣門

外且常時邊將柴木斫伐之時率軍親往之例未可知也予意將帥則

當堅守其鎮而柴木斫伐事令軍官及助防將等為之可也主將親往

恐未當也常時野人以欲害僉使為言而僉使以為尋常不為防備卒

被害於不意此乃失道之所致也○李賢輔自義禁府來啓曰金帶二

部出處問于李世春則云此亦內廂之物而王帶偷出後日以屏風持來

事入去時偷出云前後所犯加刑一次而問之則倭枕蠅拂子沉香等

物偷出而他無所犯云其況香當於衆伊處推來矣衆伊買傳曰知府庫

內官朴衡金光弼常時不謹封閉使之虛踈致令諸負玉帶等物多數

偷取其依林世茂例下詔獄推之可也此內官等出於世春且世春所

偷之物必不止於此而隱諱不言刑問不計日數而明日又加刑問之

○引見議政府兵曹備邊司堂上 上曰近有災變每以邊事為憂滿

浦僉使沈思遜為彼賊所害甚為驚愕措置之事何以為之鄭光弼曰

上教當矣國家受辱焉有如此事乎常時邊將所當謹重嚴密而前一

日有以賊變丁寧來告者而思遜適丁死會故不信其言輕往彼地逢

賊見害此乃思遜之自誤也今者滿浦江界皆空如此之時邊將各守

其疆可也滿浦僉使今日內差遣為當 祖宗朝羅嗣宗亦如此被殺

其時即遣內臣野人作賊事及嗣宗致死根因軍馬死傷之數備細推

問而來今亦依此例遣朝臣推問而來他餘邊備之事則朝廷徐當議

為也 上曰將帥被殺則軍士死傷者亦必多矣啓本必隨後而來矣

當即差送敬差官而使之推來可也滿浦僉使亦可速差而發遣也李

狩曰前日李善差遣著浦時不待政事而即 命遣之今亦命召而送

之亦可也 上曰可李沈曰滿浦僉使可當之人臣等僉議則無復如

李亨順 上曰如此之時須遣武臣李亨順果為甚當許硃曰當初趙
虜以畝獵事來于防戍近處而我國之人以為作賊而殺之以此趙虜
之族黨懷憤欲報矣前日臣聞之於沈貞思遜之書簡云趙姓之虜善
為射御其率下又多每以報復為言日夜憂慮云沈貞謂臣曰趙姓之
虜懷憤久矣必有作賊之時務要和解之意每於經筵欲啓而未果也
且前日備邊司議此事之時被殺者指趙族類處贈物而解怨事議之
而其時議論各異故不為公事致令邊地有變雖悔可追李沈曰敬差
官不得已有計慮之人差遣元繼蔡可嘗之人也 上曰此人果為可
當速往事其即牌招言之鄭光弼曰李亨順則軍官差出然後當往矣
元繼蔡則猶可即行也 上曰李亨順則三日內發行而元繼蔡則速
往可也鄭光弼曰臣前日所啓鏡城判官之事心以為未便也兵使入
于行營則判官為主將尹思翼恬靜不煩則有之矣如此有事之時疎拙
儒生何能為乎自 上欲遣之人臣啓之為難更議于朝而擇遣他人
為當 上曰鏡城判官之事前日已聞大臣之啓矣予之所以必遣
此人者邊方遐遠之地武班守令多有貪污之事若以文臣交差則庶有
畏戢之心矣既以武臣為不當而擇遣今又以此人為不合而差遣他

人則政事顛倒矣前則六鎮判官或以文臣差遣三人至於一時專不以文臣差遣亦為未便而今且行期臨迫不須適也鄭光弼曰祖宗

朝羅嗣宗被殺時以其邊方有事故其時亦適柳璟其時文臣守令也許硯曰

鏡城前判官李世興則果為殘劣人也雖武臣若以秩高之人差遣則

其人計其將來亦必操心治事而隣官武班守令亦豈無敬畏之心乎

鏡城乃賊路甚近之地而兵使判官今皆文臣若有事變則誰能措事

於其間乎文臣雖曰有武才固不如武臣也今者朝議皆以思翼為不合

云請自上斟酌鄭光弼曰如此有事變之時僉使萬戶權管等武才不

合之人當令兵曹改適而咸鏡道兵使尹熙平亦當催促赴任也李符

曰有武才則當用於用武之地才之全備者則不易得也今日滿浦僉

使可當人論議之時兵曹僅得一人而薦之朝廷之人驟可知矣臣意

國家儲將而用之為當上曰武班之人當於督力方強之時用之而

近來計其來歷故陞職者若年少之人則論劾隨之古則自行伍間得

為府使者有之矣武士來歷不可計也鄭光弼曰前日李光軾事臺諫

論啓故其時不得啓之矣此人雖為堂上亦不可啓也况為僉正三十

朔而得為副正豈不可乎李光軾前日為軍器寺副正時以驟陞故被論而達李沈曰武班堂上

之人少故諸將有闕而不得充差雖或有之而皆老病之人邊鄙若有
事則諸將亦無可為之人矣金克幅曰 祖宗朝任訓以部將為府使
而其時亦不啓適鄭光弼曰平安道兵使鄭允謙亦不能無責不可置
而不問亦當適之而懲後也○傳曰兩界新除授守令僉使萬戶等毋
計赴任日限催促下送可也○壬寅李賢輔以李世春推案入啓曰問
前後所犯則偷出之物只此而已他無所犯云且千石銀石等以嫌情
誣引與否問之則此人等素是相善謂我覓給云故偷出而不為直招
當於今日加刑而推問矣傳曰偷玉給我之言幸或言之矣二人同意
而言之萬無是理且千石等若言於世春則必無來告之理矣今更加
刑世春而以嫌情誣引與否詳推以啓○傳曰於義洞廢妃慎氏家即今
上潛邸守直軍士只定四名至為不足近日有盜賊出入之事加定六
時室也名使之看官○傳曰大臣啓云儲養武才而用之為當予意亦以為然
也常時武士貌似儒生者以為美好而或除美官朴直勇健之人則以
為庸野而不用至為未便其令兵曹武班中將來將帥者及其次又其次
分等抄啓則予當留意用之且武班之人若為華職則例為論啓此非
徒無勸勵武士之義常時則置而不用至於有事然後用之至為不當

此意并言于兵曹○咸鏡道節度使尹熙平啓曰今者滿浦野人殺害

鎮將至為驚愕臣所往之道夏月防禦尤為緊急所當嚴加防備故

今乃書單字啓請單字曰趙要宋古玉朔時等族類滿浦鎮將殺害其兇

備也一道雖少以臣庸劣勢難獨察請以有武才年少堂上官擇差虞

候一別赴防雜類一百人抄遣事一軍官禁軍加六事一事知大砲匠

二三人入送事一弓子二百張長片箭各二百餘部魚膠五

十斤箭竹五六千箇磨鍊入送事令該曹商議施行何如○滿浦僉使

李亨順啓曰臣前日為虞候時見之滿浦軍民不實僅有三四十名

其後盡死於驅逐癘疫今又被擄餘存者必不多矣而雜類軍官并計

女真訓導而僅十餘人請加率禁軍十名箭竹魚膠等物請并齎去臣

前為昌城府使時帶去女真訓導武才卓越請以軍官帶去傳曰依啓

○傳于政院曰以尹熙平李亨順啓請之事議于兵曹而議定後為傳旨

入啓○承旨李賢輔自義禁府以推案入啓曰李世春加刑問之則平

石銀石等果以進告為嫌而誣引云但徐同處象牙放賣事則時未歸

一矣且許諱妻鄭氏搜覓其婢之家則籠內多有所偷之物其不干於

內庫之物則還給只取右件物等來傳曰鹿皮割片及錦線裁剪則非

內帑庫所有之物於他處偷來之弊亦不無矣此物出處其詳問之以

此見之世春所為至為過甚所當明示典刑若數為刑訊而至於隕命

則前後所犯必不得窮推矣間日刑推事言于禁府且前年四月間景福宮弓房有賊毀壁而其內堅密故終不得入焉其時但問差備內官而已不令該司推之也到今思之世春出入於弓房近處詳知其蹤迹安知此人之所為乎其并問之○李賢輔啓曰李世春懷嫌誣引千石銀石事既已承服矣衆伊處沉香放賣事亦已歸一千石銀石衆伊等何以為之傳曰其並放送且世春既服其妻及妻母皆放之○兵曹判書李沆啓曰咸鏡南道兵使尹熙平數外軍官自望禁軍七人滿浦僉使數外軍官自望禁軍十一人如是則恐侍衛虛疎也且今非加征討之時沈思遜雖敗死不可以是多送禁軍也請南道則四人滿浦則三人差送何如傳曰依啓○李沆啓曰咸鏡南道節度使啓虞侯請以年少有武才堂上為之云但武臣堂上可當於虞侯者無之何以為之傳曰南道虞侯不須以堂上為之也且前虞侯不須適也

二月癸卯朔傳于政院曰常時因公致死者致賻事載在大典沈思遜事甚為駭愕棺槨及致賻所當別施 成宗朝羅嗣宗被害於野人其時必有致賻之例其即考啓○政院啓曰滿浦僉使李亨順已 命三日內裁遣故今日拜辭矣 祖宗朝邊將不意差遣之時則必引見而或

給戰馬亦有別賜之事此宜自 上有命所不敢啓然昨日於賓廳三公之意亦如此故啓之傳曰今日適進晝物于 大妃殿故不視事矣然則李亨順當即引見且例賜外戰馬及筒介弓箭諸具一件別賜也遂引見李亨順于宣政殿 因教亨順曰滿浦今有賊變防禦諸事尤當倍加措置大抵邊將接待野人不無所誤此亦可慎也今見平安道兵使狀啓則沈思遜孤軍徑入遇此大變為邊將者所當慎重亨順曰臣前日為虞候時見之彼地土兵凋殘既經驅逐又遭癘疫今且主將見殺土兵存者必不多矣臣今赴任罔知所為欲聞 上教而去也上曰彼處土兵果為不實甚可慮也然朝廷自當處置矣但開邊釁大事也以下人不謹亦生邊釁汝往慎之亨順曰彼地歸順野人頻數出來如此變生之時將何以待之且聞捉囚歸順野人未知此亦何以處之 上曰歸順野人捉囚亦不無結怨之弊若不干於作賊則雖放之可也然朝廷自當處置下諭矣○傳曰李亨順所啓土兵何為而能使蘇復耶且歸順野人被囚者放而語之曰後若有變其即來告因而厚待何如其議于兵曹備邊司○三公啓曰滿浦之變近古所無彼既殺害邊將恐我人征或歛迹逃避或乘勝竊發未可知也朝廷不知

彼處利害不可輕動嘗於亨順未往之前凡所措置與酬答三衛野人之辭請與備邊司及知邊事武臣等廣議令亨順知其擬議而去何如傳曰即招政府兵曹備邊司及知邊事武臣等廣議于闕庭以所議言于亨順○傳曰李世春偷取國庫之物一一承服所當明示典刑然猶更推者意其私處亦或有偷盜也大抵賞罰分明可也其告者見世春所賣之物疑非私處所有而告之是可賞也首告者及隨後告者令禁府考其招辭而差等施賞可也捕盜者論賞載在大典前者別有受教此與捕強盜者無異受教及大典所載賞格廣考書啓○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荇左贊成洪淑右贊成金克幅左參贊安潤德左相治貞以其子服兵曹判書李沈參判尹希仁參議宋叔瑾參知金璇禮曹判書許碻刑曹判書韓亨允工曹判書曹閔孫戶曹判書韓效元雞林君崔漢洪同知中樞府事金錫推李之芳自許碻以下刑曹參判李思鈞同知備邊司堂上中樞府事李善柳湄漢城府左尹沈順徑右尹李苞同公柳繼宗自李思鈞以下知邊事宰相承召會賓廳光擬荇啓曰邊事今未可詳盡擬議但三衛野人出來則所答之言當以深遠之意開諭可也請先議此而言于亨順何如且凡措置之事今日所會之臣若與臣等同議則雖有意見而欲

言之必以任意發言為難而或不敢言矣請令各以所見書啓然後定之何如且平安道前兵使鄭允謙昨以不謹防備令憲府推之此事雖非身犯 祖宗朝只因搶掠邊氓而兵使亦必拿繫推之者所以警動邊氓也今至於邊將被害而兵使只令憲府推考以無警動之意新兵使李催使赴任而鄭允謙請拿推傳曰並依所啓但鄭允謙拿推事予非不知也思遜被害乃自失道而非兵使所知故令憲府推之今聞啓意甚當其下詔獄推之○李沈等啓曰今方有事變之時備邊司與知邊事知虜情及兩界形勢者少二三人請加差出且以同議單字入啓其單字曰一土兵單弱兵使分防時斟酌施行爲便一二十一日事變進告下甫乙害彼人等更來則當語之曰前日汝等進告之事至為的實而前僉使例視尋常不備越江悔不可追曲盡接待以獎之為得一歸順野人接待事李沈潤德亨允漢洪順徑繼宗柳湄等議今此事變雖為駭愕不可一切不接遽露形迹姑令依舊接待細探虜情觀勢處置為便閏孫許硤效元錫括思鈞之芳希仁李苞叔瑾金磁等議歸順野人雖終不可拒絕然今邊將被害依舊接待則殊無國威然亦不可永絕以阻歸順之路彼若出來當招一二人鎮將面語之曰爾等外示

歸順內實懷毒彼此相通致此大變爾實誠心歸順不與彼相干宜即擒獲作賊人來告非但依舊接待自有重賞不然順逆難辨不得不絕云以觀其意何如一拘留彼人則其居處及出來情由推考啓聞後更議施行為當元繼蔡處行移事目一彼人二十一日來告事變則僉使雖以材木斫伐出去必差定乍候將體探後越去矣其時乍候將率軍幾名出去而有無事來告與否及常時例定乍候其并推閱一推問囚禁野人曰作賊者只王胡趙虜乎其屯幾何請率伏兵幾何以此備細推詰一賊變卒起主將至於被害其所率軍官軍卒及助防將等至死赴亂則主客之勢自異當不至於此也窮推馳啓一彼賊二十三日卒起而殺害邊將則四隣雖將等雖不得登時救援邀擊之路自有其處則二十四日五日之間馳赴邊截其赴時邀擊與否備細馳啓傳曰歸順野人接待事宜以此意言于亨順且見平安道狀啓則思遜只與助防將一人軍官二人同在而卒遇賊變云思遜被害時他餘軍官及軍卒以何故不得登時救援耶備細推閱事并錄于事目備邊司堂上加差出可也○鄭光弼等啓曰兵曹備邊司所議歸順野人接待事大槩則向而但其中不可一切不接遽露形迹之語似不合臣等之意去此

語混作一意以為辭何如且歸順野人久為拘留亦未便殺差官非無
計慮者若不干涉則亦以前意開論放送何如且聞評事柳忠寬近日
受由上來云關防重地所當不離其鎮况如此有事變之時乎當推問
治罪也傳曰並依所啓且 祖宗朝兩界守令雖三年之久而不得受由
上來近日則此為成習故評事亦受由矣前日守令僉使萬戶等受由
者欲一切治罪故曾已下書于各道其令亟考馳啓評事推之○政院
啓曰羅嗣宗致賻事考之則只依大興行之而無別賻又問于戶曹則
亦無其例云傳曰其別賻思遜以棺槨及米豆各十斛布疋各十匹油
芑三件真末一斛蜜油各七斗○甲辰 御朝講 上曰滿浦之變焉
有如此之事國家受辱莫此為甚究厥禍根皆自我作前者體探軍士
枉殺獵虜而不治其枉殺之罪已為誤矣雖夷狄以其罪罪之然後可
服矣若枉殺則豈不懷憤結怨是知邊將尤當擇遣也知事李沈曰前
者邏卒邀功枉殺獵虜結怨構釁乃至於此今武臣為堂上者則皆年
老而才力衰弱年少可用者亦少培養人才而舉用可也 祖宗朝以
官傳官內禁衛特用為六鎮府使以示勸獎近來武臣若陞一階謂無
踐歷而擬進武臣當於才力強壯之時用之若可用者不須計其踐歷

也今者鎮將被殺當有問罪之舉推獎武士之策宜別有所措也 上
曰思遜狝單遇變邊將須用諳鍊人領事李符曰罔罪之事不可輕舉
滿浦之變乃邊將自取者也然防禦當益其策 上曰武士若計來歷
則必至年老須及督力方強而試之若可用者則在平時擢用為將來
將帥至於有事之時擇而用之可也李符曰前日將來將帥分等抄擇
事已為傳教然無據而分等甚難若徒以議論而不試其才則非徒分
等失當亦必有弊至或 命官試才或親試其才而分等間拔其卓異
者特用為當 上曰不可只以其才須以有計慮者簡選也然分等次
序則當以武才試擇之言果當武人勇怯不同須以勇健之人擇用可
也將進官李思鈞曰將來將帥當先試其才而抄擇若以議論簡選而
不合者亦或與焉則非徒被選者自愧下人亦為解體矣且滿浦之變
近古所無國家受辱莫此為甚今者兩界軍資兵力俱困舉兵問罪雖
不可輕易為之然亦不可置而不問也兵法云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
當廣張聲勢名言近日將為舉兵問罪則彼賊聞之必為驚懼不知某
日入征不得安居而作業矣若如此而至於日久則彼賊以為尋常解
弛矣然後當觀我國兵力軍資待時而發可也沈曰凡防備之事則朝

廷當為措置矣然兵難遙度彼道之事兵使監司自當觀勢而措置矣
大抵閩外之事將軍主之不可遙度而指揮也 上曰問罪之舉當欲
即為也今則兵食不裕勢不可為也然亦不可置而不問兵使監司觀
勢措置然後為之果當若曰抄用武士當矣文士亦不可不為培養能
文之士在朝者蓋寡能文者莫如鄭士龍其才之卓越固難得也前日
臺諫以得罪名教論啓而見罷然士龍非以有妻而又率妻也以其妻
不賢故以妻為家母矣然三年守墳則猶或可也雖不得守墳放出其
妾則焉有物議乎不然故軍職亦不得為之而終身不齒於仕版其才
則固不易得也臺諫之論啓固當矣自 上則當惜人才其於永棄未
知何如也在今日啓之以此似為不當但臣常有此懷故敢啓沉曰以
士龍論啓者責備也大抵罪有輕重以士龍為不守墳則當矣至於廢
棄終身則過也廬墓三年是孝子之事也不能守墓三年者是亦尋常
人而止耳若喪中赴宴食肉者則敗常之人固宜禁錮終身矣此人
則但不守墳此乃一時之誤也時論雖以士龍長在妾家為咎然此非
妾家乃其本家也此乃衆所共知之者今朝廷無能文之士如此之人
尤不可棄也 上曰鄭士龍事當時臺諫以得罪名教論啓而罷之清

選則固不可叙也然若有才之人則自有有用處矣○傳曰將來將帥抄
擇事已言于備邊司及兵曹矣但慮不廣故令分等抄擇矣今於經筵
大臣言分等抄擇爲未便當試其才而抄擇前日不試才而抄選即今
金珣金良弼宋叔瑾等乃其時抄擇者也然其令分兩所命大臣爲試
官勿論時散并令試才可也堂上之人前已試才朝廷皆知而用之今
不必更試其才也○御夕講○大司憲洪彥弼大司諫韓承貞等合辭
啓曰平安道自驅逐之後軍馬多喪加以虜寇熾盛邊民物故過半
防戍虛疎又有要功生事之徒繫累老弱或枉殺獵虜使之懷憤結毒
致有滿浦之變究厥禍根實自我作僥倖喜功之輩已不可論在廷謀國
者之無良亦可知矣今者西道仗鉞之任須得其人不但取其弓馬之
技儲穀訓卒懷輯撫綏實藉長筭况承其瘡殘生變之後鎮攝之道尤
難自 上已簡其人更與大臣謀簡宿將才望俱重者俾任是職以備
他日雪恥之舉西顧之憂不但在此且宋仁剛以滿浦助防將忽狎彼
人無備經往猝遇賊變主將見害而不為救援奔還本鎮形迹無疑謀
免其罪名言率軍追蹤欺誑朝廷已甚若待元繼蔡推啟則往復之際
徒多游辭不得其情請拿來詳鞫思遜被害首末按以軍律以快朝野

見聞傳曰凡大小事變之作必有其根今者滿浦之事近古所無至為
寒心當初閻延茂昌驅逐事若設鎮防禦處則驅逐後彼賊不得入來
矣閻延茂昌則山內居野人驅逐於山外未久而即為還入非徒無益
也使吾民凍傷而驅於死亡之地其時邊將喜功生事如此既已結怨
於彼賊其後又為繫累老弱枉殺獵虜以致懷憤變起朝夕朝廷固已
知之矣是故予以為自我開釁大臣以為已往之事不可追論然當初
不治開邊釁之罪故連有如此矣宋仁剛謀免已罪名言追蹤托於日
暮不為追逐而還鎮至為非矣所當拿來而推然開邊釁之人其罪尤
重於仁剛若以為已往之事而不為追論則要功生事之徒恐接迹而
出矣所謂仗鉞之人必指兵使兵使李養今雖適之誰復有優於此者
乎朝廷非偶然議論而擇差矣不可逆也○兵曹備邊司啓曰咸鏡道加
波乙知權管李孝終別害萬戶李亨良平安道山羊會權管李漢老不
合防禦緊關之地請適咸鏡南道甑山堡甘坡堡權管本道兵使例以
軍官差定摘奸軍官以其同官故雖有不謹之事而反為庇護且不考
於殿最故尤為虛疏此等堡今後請令兵曹差遣傳曰並依啓○懷
德縣記官方技孫極口罵詈其父母本道狀啓下于刑曹○乙巳禁府

啓曰李世春事千石銀石等首告而但當初買得此物而即告則論賞當矣此則事將發而來告且世春供辭言千石銀石使我覓給故偷出千石銀石亦是尚衣院匠人不無知情分用之意以首告免罪則可矣論賞則似乎不可此人若不論賞則隨後告者論賞未知何如傳曰賞罰所當分明而偷國庫之物無如此人之甚故欲賞進告者耳千石銀石以首告免罪則當矣論賞果不可也先知非私處之物而進告者可賞也○臺諫合辭啓曰滿浦之變朝野驚駭揀選主將在今時尤重且急故臣等合司來啓矣西道間寄非如平時之比措置方略專在得人字養平安道雖有武才無懷綏備禦之略請速躋之傳曰今有邊釁擇差兵使之言當矣兩司計其急務而啓之李養可適也但李養差下時見其擬望之人有優於李養者未可知也然滿浦僉使沈思遜差遣時朝廷非偶然擇差而亦自失計輕入彼地以致被害兵使須以優於李養者擇差可也○傳曰兩界守令僉使萬戶權管等勿論內地催促赴任事前已傳教矣近見拜辭單字皆是他道赴任之人而兩界赴任之人則未見也吏兵曹不為催促乎雖催促而不即往耶時未赴任者其於一二日內催促下送如有不即發行者其並考故事言于吏兵曹

○兵曹判書李沆參判尹希仁參議宋叔瑾啓曰將來將帥抄擇事已承傳教而因大臣之啓命試才以取臣等意以爲試才選將恐不合當也今武班之人在外者多在京者少若試才而選擇則在外者不得參矣且將帥可當者須以多踐歷諳練人擇選試才則多踐歷者弓力衰弱必不入規矩而能入規矩者必多年少出身未久之人也豈得合於將帥者乎試才揀選未知何如也且前兼司僕南自中本居碧潼被擄於建州衛住過二十餘年後始得逃還朝廷憐之乃授兼司僕今在喪終制以處虜中非徒彼土形勢備悉知之而能通野人之言語如此邊鄙有重之時所當存恤請付向化人適兒傳曰將來將帥揀選非無前例也前亦抄擇而用之故傳教矣大臣於經筵或云試其才且見人物而選擇可也今聞啓意甚當其勿試才而吏兵曹擇選將帥可當之人而用之可也南自中事其與禮曹同議爲之○傳曰兩界之事上下所當留念不可一刻忘之閩寄之任必須擇人然後防備諸事善爲措置矣李養於武臣宰相中出身已久計較亦非不足也而臺諫以爲不合其以政府贊成以下及六卿參判中勿論文武多數書啓可也雖無搏雞之力而有智略之人則可爲也不須以武臣爲兵使也○傳曰欲議

出平安兵使右贊成金克幅外政府全數命召可也○傳曰平安兵使

不意差遣矣其於拜辭日草綠匹段襪帖裏一白鹿皮挾金靴氈精具

一部弓佩筒筒諸綠具長片箭各一部筒兒弓一丁弦具賜給可也

○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荇左贊成洪淑左叅贊安潤德承命而

至下平安道節度使望單字以金克幅韓亨允曹閏孫許硯申公濟崔漢洪李思均李芑擬望曰平安

道節度使李養於武臣中豈復有優於此人者乎但臺諫以為無懷綏

備禦之略見此望單字則金克幅與本道監司李世應婚姻之家也韓

亨兄人物則非不可也但不知邊事恐不合也曹閏孫崔漢洪可當而

前已為之不可再行也申公濟年雖少而早白以主將於彼人所見似

為不當李芑則每為邊職在京之日蓋寡今未半年而又遣邊方則至

為未便功勞亦不可不計也許硯李思鈞此二人可當矣况許硯六卿

之人也以如此重望之人差遣則西顧之憂庶可弛矣此二人中誰可

為者其議而啓之且兩界之事朝廷上下常為留意恐終生變今者不

意變至於此至為驚駭臺諫以仁剛不救思遜以致被害者論啓請令

拿推故命拿來也予意則以為當初開邊釁者為重而宋仁剛乃末也邊方累年無事而今開釁端以至於此當初開邊釁者甚為非矣予意

如此故言之耳光弼啓曰下問二人皆當矣若以懷綏備禦言之則無如許硯遣差此人當矣然主將亦豈無接戰之時乎以此言之則曹閏孫甚當矣此人雖曾為彼道兵使此則不可計也且上教以開邊釁者為非此古今通論也然朝廷今方議入征之事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若於此時追論其開邊釁之罪則人心沮喪莫敢建議豈不有妨於事乎事勢不可追論也傳曰大臣以曹閏孫為當然再行未便事前者臺諫啓之故勿令再行矣今若以此人為之則物論必以為不當而啓逆數適固為未便非待此也彼人等認見前日曾為兵使之人今復來矣則必以為朝廷無人而將有輕朝廷之心矣但早晚若為入征之舉則曹閏孫長於弓馬戰陣之事差遣果當矣然不可再行其以許硯李思鈞二人更議而定于一人以啓且非欲其追論開邊釁者也予意如此故言之耳若追論其罪則其罪非輕矣滿浦事變其根本出於開邊釁終至於邊將被害至為痛憤意欲舉兵盡殲其醜第以兵食不裕故未果為耳今者勢不可入征而被入亦未必復來寇邊也然豈可忘乎日開邊釁者果不可追論而決大罪也然其叙用時不可叙於清顯之職而臺諫亦可論啓也光弼啓曰許硯位重當矣然臣以曹閏孫啓之

者彼人之陵轍列鎮再出作耗未可知也若不如此而且不為入征之
舉則兵使不必越入彼地而相戰也若或彼人無數出來衝突列鎮則
邊將雖各守其鎮而兵使親為救援當此之時若無弓馬之才者何能
破敵乎不為再行之法不可行於變亂之時也古者胡人有謂黑面
大王復來遂懷畏服之心以見之此古豈無再行之人乎且以 祖宗朝
事言以金宗瑞九年在於邊方其時亦不以此謂朝廷無人也敗軍之
人固不可再遣不然則豈可拘於再行而不遣乎臣意以為今方邊圉
有事之時不得已以有弓馬之才身親征戰之人差遣是乃上策也光弼
仍謂李若洪淑等曰於僉意何如李若洪曰臣之意許碯當矣洪淑等
曰以下問二人見之許碯甚當矣光弼聞李若洪淑所啓之言曰今公等皆
伏而已洪淑微笑而啓曰各啓其意爾光弼啓曰開邊釁之人不可追論也我國之人
類皆輕薄無堅定之志今若追論開邊釁之罪則人心沮喪大有妨於
將來之事矣臣非以其人受大罪疑畏而庇護也且入征雖不可一二
年輕易為之然豈可忘乎當觀彼虜情狀及見我國兵勢待時而為
之也方今議入征之時若為追論則臣恐人心沮喪而莫敢發議也大
抵當初邊釁之事雖是一時之所誤其本意則亦計萬世之慮而為之

矣傳曰大臣以曹閔孫為當云故落點于此人矣閔邊釁者不可追

論事知道○以曹閔孫為平安道兵馬水軍節度使○丙午傳曰今見

咸鏡北道兵使潘頌啟本則亦有事變欲議于闕庭其即命召政府備

邊司兵曹啓本云正月十九日柔遠僉使元世相以材木斫伐事鎮軍士率領

越邊入歸斫木回軍時彼賊二百餘名掩擊拜後軍僉使良久相戰

我軍六名被虜彼○上引見咸鏡南道節度使尹熙平于宣政殿曰近

日滿浦有事變今又見北道狀啓柔遠僉使以材木斫伐事深入越邊

以致人物被擄兩界皆有邊釁防禦之事尤當盡力措置兩界邊將皆

以伐木事至於如此邊將孤軍深入彼境事禁止可也熙平曰趙要宋

古王山赤下族類等如此竊我見其設計固非偶然我國人若一見敗

彼人則乘勝而我軍則畏縮大抵胡人以殺戮為耕作故以擄掠搶奪

為事以此若一處見敗則他處野人從而蜂起矣且南道防禦冬則

積雪層冰道路艱險人馬不通故彼人等未易作賊矣夏月則防禦

最為緊急臣他道則皆已往來矣咸鏡南道則曾未往見今當赴任巡

察而措置且六鎮排設處專無柴木故不得已於越邊斫伐而來矣彼

人等初非欲作賊於我國也畋獵於水上水下若有撞遇者則輒擄掠而去此野人之常事也 上曰近來軍令解弛如此有變之時必須

嚴明軍令然後列鎮邊將有所謹飭而諸處防禦亦不為虛踈矣熙平
曰上教允當大抵赴防軍士全不用意防禦矣臣為平安道兵使時
見之軍士等備軍裝者無之而者甘套持杖而出者多矣此人等雖或
檢舉而論罪飢餓窮困之卒亦不可一一罪之邊方戍卒苦留飢困之
狀自 上何以得知久陳粟米受出而食之其苦留莫甚以此至死為
限而謀免防戍者多矣僉使萬戶權管等亦不能檢舉如或貪婪者則
受米而不罪非徒此也各官兵吏等軍士分防時有托病者則受其賄
賂而以其奉足充定其奉足亦托病而贈給則又以他人充給此等作
弊甚多以此軍士尤為疲弊而守令亦不得禁戢將帥何能檢舉乎臣
聞南道亦如此而守令全不定送此弊難禁 成廟朝辛亥年間別赴防
軍士至以三四十名抄送今若彼虜竊殺於列鎮則不得已當如此措
置且前則禁軍別侍衛內禁衛等僅一百九十兼司僕五十而無他軍
士矣今則內禁衛三百羽林衛五十定虜衛一番至於二三百兼司僕
加定十八比之於前則其數倍多矣臣意禁軍數甚多請以禁軍一百
餘名抄遣防禦○鄭光弼李符洪淑金克幅安潤德李沆韓亨允韓效
元許碯李思鈞金錫括尹希仁崔漢洪李之芳宋淑瑾金璇奉 命而

至傳曰邊將孤軍深入越邊而伐木此不當為之事也而柔遠僉使元世相乃敢輕入遇賊以致人物被擄所當隨即追擊而稱日暮不即追擊至為非矣穩城判官崔濬明送孤軍軍士伐木而聞有賊變則所當馳救而不爾亦為非矣滿浦僉使被害時宋仁剛等不為救援且不即追擊故已令拿來元世相崔濬明亦可拿推乎且生擒彼人以為我等前此相約曰水上水下往來時或有伐木孤單人則搶擄牛馬滿浦作賊日時似為相近其水上水下分道作賊事所當詳鞫然生擒野人若留彼處而推之則必不詳實矣其今拿來嚴囚禁府推之何如前亦有拿致彼人之事故問之耳且別侍衛金守文當被賊作耗之時射彼人及所騎之馬此人可賞乎滿浦亦有桂苾者被擄入去之時刺殺野人之馬乘野人救其馬而乃得逃還此人則雖與金守文有間然亦可賞矣大抵賞格分明然後可以勸勵後人故問之光弼啟曰臣等聞咸鏡道又有賊變尤為驚愕此事乃鎮將之所誤也彼人方欲報復之時率瘦弱軍士深入越邊故彼人出其搶掠之計矣鎮將崔濬明元世相既不力戰又不追擊至為非矣拿推允當大抵啟本內言亦不可信請遣諳鍊朝官作賊根因詳悉推閱而來可也且生擒野人拿致事臣意

則野人搶掠之事別無他情雖不拿來而在彼推之亦無妨也李若以
下意則皆以為拿來推之則自 上亦洞然知之且金守文則別為論
功果當桂必則將帥被殺而其事狼因時未推來功亦不見今敬差官
推啓後論功何如且兵使潘碩桺亦當拿推然此非如滿浦之變而其
人物亦是難得之人彼賊亦為擒獲功過相準人物被擄則乃鎮將之
所誤非兵使之所知只令行移推考何如傳曰柔遠僉使穩城判官拿
推當矣生擒野人推考事敬差官其速出明日內表遣使之推考可也
金守文桂必論功事敬差官推啓後同時論功可也潘碩桺拿來事穩
城之變雖不如滿浦之事當時邊方人物被擄雖非主將之所知拿推
兵使乃例也我國無被擄者而生擒彼人則有光矣此則我國人多數
被擄而彼賊則只擒一人且以一般之事平安道兵使則拿來而成鏡
道兵使不為拿來則非徒事體有異物論亦不無矣豈可愛惜人物而毀
法乎其更議啓傳于李若以下曰生擒野人初欲拿來而推之今更思之
彼野人囚於六鎮之獄我國道路必未之知也今若拿來而終不還送則
□若放還則往來之際我國道路必詳知之此似不可且囚於彼處則其
及兄弟間其生存而欲其生還必刷還我國被擄之人以求放還矣

行啓曰臣等各啓其意而已 上教允當光弼等議啓曰人物雖被擄而生擒彼賊則論功免罪已有前例以前事見之則壬申年曹閏孫為甲山府使時人物被擄而擒獲野人故閏孫及其時兵使兵堡皆不蒙罪此有前例故啓之傳曰啓意知道○御夕講特進官韓亨允曰思遜乃年少不經事人也其時彼人以事變來告而不為信聽以致大變若經事之人則不至於是也崔漢洪曰今者西北事變皆日邊將誤為之事也然事變若連出則或問罪或備禦之事國家不得已為之須當以蘇復軍卒為先務也今者北道則土丘凋殘可用之軍無一二故事變雖至於急必無入救之軍矣臣近日在都摠府見之甲士正兵或逃亡或在喪稱云絡繹牒報軍額以此尤為減耗矣且臣聞之去番別侍衛甲士等兵曹不於其番內取才故十月祿俸未及受中盡賣於市人而下去應受之祿尚不得受以此軍士尤為殘弊無立馬者或多亡去此亦可慮且軍士有故者前則報于兵曹及都摠府故自兩處推揆閱實矣近來則只報兵曹不報都摠府兵曹多事不得推閱故無退立之軍而侍衛漸至虛疎矣且兩界軍士祿俸當初以縣布代給而縣布一匹以米八斗准給其後因其寬闊以米五斗准給然以今之市價言之司勇之祿賣之則當買縣布四十餘匹而祿俸綿布只以六匹代給至為未便以此所

界軍士不得蘇復矣請別議何如祿俸若不得加給則或以軍裝之物計給何如亨兄曰軍士等祿俸不得限內受出故下番之時受半價賣之市人競買或多爭訟者參贊官李賢輔曰彼方軍士如此凶年不得趁時受祿果為未便大抵軍士等前則當番臨近則騎下馬及軍裝等物一一備來今則雖賣田宅備給價物而代立其番或付托於兵曹下人給價而代立當身立番者數少國家昇平無用兵之事則雖如此猶或可也幸西北有事而至於用兵則備騎下軍裝從軍者幾人年運凶荒人心薄惡而軍士等迫於飢寒百般謀避或冒年而逃役弊至於難救下三道則人物繁盛而軍士奉足亦不充給故無奉足者居多以獨身不能支當又從而逃避如此之意監司守令非不知之亦不得搜括矣國家早晚若至於用兵則至為難矣漢洪曰內禁衛等以禁軍尚且無騎裹持紗帽而行况甲士別侍衛何能備馬乎習陣馬價前則給半匹買之今則雖給三匹尚不得易買云京中侍衛軍尚如此况外方軍士乎兩界軍卒蘇復事別為措置為當○平安道節度使曹閔孫啓曰自上命遣臣臣何所不往即今事已出凡料事措置必不能為請更議朝廷擇遣他人傳曰昨日議于大臣以卿啓之故乃拜卿矣今雖

更議豈有他意其勿辭閏孫仍啓曰道內南官赴防軍士前則分三番
後因無事而欲休軍卒今分四番即今事變已出請依前還分三番且
臣不向本營當直往滿浦帶率軍官十二人請給馬傳曰依啓○丁未
對馬島主遣迎洒也文來獻方物○兵曹啓曰人物被擄事例當并推
其虞候昨日請推兵使時未及取稟請并推傳曰可○下平安道觀察
使狀啓傳曰此言滿浦僉使被害翌日熙川郡守宋仁剛率精兵追擊
事與順川郡守安從坦相約而至于中道從坦以我為同隊不我聽從
佯為托故回軍出來故未及入擊云仁剛謀免已罪而如此言之未可
知也若從坦不從仁剛之言而逗遛不進則當以軍律罪之其即叅遣
禁府都事拿來推之且此人等拿來時若推調叅明則不得歸一其時
證見二三人并拿來且安從坦拿來則必無還任之理今方防禦緊急
順川郡守其於今日政差出明日內催促赴任政院啓曰證見人則其
時他官守令并與焉啓本亦令拿來乎傳曰證見人若不得分辨則令
禁府都事問于仁剛分明證見人拿來若守令則如此有變時不可拿
來或軍官或下人中可信者拿來為當○兵曹啓曰穩城府使趙賢範
雖以身病受由然其境內人物被擄不可置而不問請並推之傳曰依

啓○禁府啓曰有錢穀各司盜賊竊糞則晝夜直官負坐罷之事已於
癸未年受教而頃者知廂庫內官等照律時未及考此受教而以公罪
照律檢律則當請推矣內官照律公事其改照乎傳曰廂庫則內官不
為常直而幸有出入之物則開閉而已但其出入之際不謹者守致令
書負偷出雜物故命推矣此與各司常直之事有間矣但前既有受教
則其法不可不用改照律為當○傳曰沂來各司官負至為緩慢祭享
之事不為用意社稷大祭下雨之時不設雨具至為非矣典設司官負
其下禁府推之○禮曹啓曰前日下問野人上京之數豐年則十七運
而其數不過一百二十人凶年則十二運而其數不過九十人每運六
七人上來此前例也而近年以來驛路有弊故豐年則十五運凶年則
十運而每運用八九人上來運數則減而人數則不減矣且例運上來
野人以節晚未及上來者前此無之或有一二人之有故不能上來者
許入後年人數內而上送不為之別運也前年亦十運上來而數則九
十人而依前例接待矣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以宋仁剛拿來事羅
將曾已下去而今又以安從坦順川郡守柳漑高山里邊明胤江界判官拿來事
都事下去若於中政相遇則謂羅將曰此人犯軍令不無避躲之弊於

各官各驛不輕守直拿去云可也若羅將時未回還而郎官入去則一時拿來○憲府啓曰北道兵使潘碩枰虞候趙世幹合本府推之近來邊將防禦諸事非但不謹措置任意越界幸遇小賊束手無為或鎮將見害或軍卒被擄國家之辱極矣大抵主將雖被搶一軍卒拿來治罪例也况柔遠僉使出境遇賊人物多數被擄主將失誤節制之罪實關軍機以傳旨見之合本府推之亦甚未穩請拿推高嶺僉使李長吉兵曹以前僉使洪繼信為無武才而啓適今以長吉代之長吉武才無異於繼信殊無啓適本意前者驅逐時希功誤事頗有人議不合邊將况其為人不合於公論以矣今陞堂上官爵亦甚猥濫請及正諫院啓曰戶曹參議趙邦楨人物躁妄不合六曹請適傳曰大抵邊氓雖一人被擄而拿推主將乃例也然平安道則鎮將被殺而人物多數被擄彼賊亦不得擒獲故其兵使及虞候既命拿推矣咸鏡道則人物雖被擄而生擒彼賊一人與滿浦之事有間故不命拿來矣然當初子意咸鏡道兵使亦欲拿推而議于大臣則大臣以為咸鏡之事功過相准不可拿推而且云若適此人則如此多人之時兵使可當之人勢不易得故只令敬善官推之矣李長吉今已年老其才果不可謂卓越然其所謂要

功生事者非長吉之謂當初開邊釁者之所誤也長吉則驅逐時只隨
行而已不可以此逆之趙邦楨戶曹莽如政曹衙門而今日乏人豈不
可爲戶曹叅議乎不須適也○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上疏曰臣等
伏見近來冬月雷電日亦有謫焉異又作安有人事無闕而天乃妄譴
哉我國家東南隣於島夷西北界於山戎堡障之具防備之策固當戒
嚴而守鎮者孤軍輕出自賈挫辱非惟損國威之重反使驕胡醜之心
西鄙方騷北陬亦驚犬豕跳梁之患無所不至而兩界飢癘之餘邊彼
猝變民命涸弊可忍言哉自古邊將掩過希功大敗則奏小敗則匿滿
浦柔遠被擄死傷安知不止此數也封疆日漸蕭疎狡虜歲寢憑陵興
言及此豈不痛心哉此正 殿下上懼天譴下省人事調養兵力務儲
糗糧宵旰憂勤不遑他事之日也出治之所清燕之地則 先王舊宮
規制極備今名曰修理而與石運材別起新葺惟正之供經費之外用
度多方引納僅支民力既瘁府藏俱竭矧頻歲凶歉餓莩相望乎脫有
飛藹輓粟之事則將何以辦耶新構有異於卑宮引納亦愧於貫朽
殿下有堯舜之資可致富庶之業而顧居漢文之下孰大抵內修克盡
然後可以外攘未有不固內而能制外者也人才乏少窠闕未克左補

右缺今日切弊而一見瑕責累廢不復言者失體輒至削級臣恐愛惜
 人才之道有未盡也至如士習浮躁世道日渝藉蔭背學童稚登仕脂
 韋絮楹而正氣滅裂玩愒度日而癯官優游貪鄙橫流廉恥毀棄紀綱
 不振而犯法者蝟起偷薄成俗而忠厚者鮮少侵漁日滋生息歲耗丁
 壯亡而為盜老羸顛於溝壑嗚呼內視元氣則萎籜外顧風邪則交侵
 此豈非今日之疾疾乎伏願 殿下守 先王之貽謀而能不急之務
 念財用之告匱而慎儉德之崇嚴備夷之方而絕外侮之覲杜曲蹊之
 驚而公取舍之路獎名節之氣而激委靡之風以盡修省之道上副天
 心國家幸甚○以趙元紀為工曹判書○戊申答弘文館疏曰今觀上
 疏所言至當大抵災不虛生必有所召上下交修不暇而兩界有變此
 非特邊將之開釁軍律不嚴臨敵不赴豈不痛心哉方今上下留意邊
 事足食足兵之秋也景福宮也不修已久故不得已欲避風雨造補簷
 而已非欲為宏侈也但聞東宮有 慈旨修理之處此亦不得已之舉
 也慶會樓池邊築石亦不可已也元引納貢物予已謂未便亦聞該司
 之言外吏惰慢貢物趁時不納之故也士習日非廉恥道喪請托紛紜
 用人失當厭於殘邑呈辭頗多迎送有弊病民日滋老弱顛壑百吏懶

慢官事不舉紀綱不振偷安姑息當今之病也上下豈不更念哉仍傳
曰弘文館上疏他餘事則已答其大槩矣但疏內云一見瑕責累廢不
須言者失體輒至削級愛惜人才之道有未盡也予未知指何人而言
也無乃指李弘幹耶其問承旨以啓先是弘幹為掌令而兩司合議時弘幹有失體之事以此被論於諫
先○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以領事鄭光弼曰前者吳堡為兵使時曹
閔孫以甲山府使我國人物被擄而亦獲彼賊故以功過相當皆不罪
之較以前例功過不可不計事變連出而邊將每輒拿來則填塞甚難而
驛路亦必騷擾矣 上曰軍令解弛無如今時宋仁剛安從坦等事於
軍令甚為不當須拿來推鞠而用軍令然後邊氓知有軍令而畏懼
光弼曰從坦若臨戰而退軍則其罪果重矣此則不然當初仁剛與思
遜同坐而遇賊變仁剛既不力救以致主將被害乃於翌日謀免其罪
欲為追擊作賊彼人其可及追之若擒無罪野人則必為結怨又生一
敵矣且我軍發懸深入則不無全軍覆沒之患利害不可不計也大抵
邀擊則可為也追擊則不可為也從坦不聽仁剛之言不為非矣此非
主將之令也豈可聽其言輕入餓虎之口以取覆沒哉若推之則可知

矣且思遜被害時軍官及下人亦皆避走云安有如此之事乎不得已
示軍法然後邊民有所懲畏矣潘碩極事則臣意如此故啓達司諫黃
士祐曰軍令解弛致有如此之變豈可計其騷擾而不拿來乎光弼曰
有前例不可拿來也且以兵事言之邊將畏服主將而聽行其言然後
可也近來文臣為邊將則兵使威令不行是輕兵使故也臣聞滿浦僉
使不聽主將之約束故終致如此之變矣邊將不得已以武臣為之然
後主將之令行而幸遇賊變則亦能身親征戰矣思遜雖曰有武才方
遇賊變不能騎馬至於再度墜馬若武人則豈至如此乎且平安道軍
資只於寧邊安州二邑儲蓄矣己未庚申年有賊變乃以朝官御史
結銜而發之反庫知數矣今雖未可遣朝官令本道監司遣都事及庫
而知數以啓何如不無虛張其數或腐朽不用之弊故敢啓知事洪淑
曰安從坦若以兵使之令遣之而不為追擊則依律可也此則仁剛謀欲
擒獲野人以贖其罪故為追入之計從坦度其不及追且慮軍卒孤單
不可深入故不從仁剛之言其退兵不為非矣是則所當分揀也大抵
邊將要功者深入大洋往往見敗深入彼地所當痛禁假使得功須當
論罪而不當論功也光弼曰仁剛乃於死中求生故欲為追蹤而入去

然若深入則必有覆沒之弊從坦之不從其言不為非矣李之芳曰光

弼所啓之言當矣若於江邊列鎮彼賊作耗於某鎮則某鎮追入某道

而邀擊事預為約束而為之則必不見敗追擊則不可為也前者姜孝

文為鐘城府使時彼也阿胡語獨於同類者出來其時兵使失其追

擊而入彼地彼賊奮怒逆戰印及戰焉皆為搶奪姜孝文聞賊變即馳

赴不為邀擊而乃設酒肉張眾樂招彼賊饋餉裕容開諭而還其印及

戰馬其時論孝文之功即拜兵使以是見之追擊不可不禁若不之禁

則終有大弊矣聞禁酒于京外酒禁之令在邊方尤所當嚴也前者理

山鎮將失其徹夜飲酒而醉卧彼賊突入城中人物多散搶去被搶之

人呼父兄親戚之聲不絕而鎮將醉卧不起士卒不敢出救安有如此

痛甚之事乎大抵邊方古則飲食至為踈淡近來皆尚豐侈與海邊各

官無異其弊不可勝言兩界各官所用器皿皆買廣州白器而用之非

徒器皿允飲食之物亦皆貿易於南方馱載而歸崇尚自華徒致意於

無益之事而防備之務專不措置此弊不貫若令監司兵使嚴禁則可

以除去此弊矣 上曰邊方者四肢朝廷者腹心也近來朝廷紀綱解弛昨日弘文館上疏亦云紀綱不振此言當矣近日為守令者殘邑則

托故窺免雖非殘邑若有厭於心則任便呈辭而適來迎送之弊亦甚
 不省以此令另加推之而治罪也大抵邦本困瘁則他事不可為也朝
 廷之事先為措置為當黃士祐以趙邦楨事又啟黃憲亦以潘碩桺趙
 世幹李長吉事啟之 上不答乃謂黃恬曰昨日弘文館上疏以為言
 者失體輒至削級云言官被罪果為有妨於言路近來言官被罪者無
 矣無乃指言李弘幹耶若指言此人則果見罷矣雖一時見罷不可終
 身廢棄也但同僚間作色悖慢於朝廷體貌至為不當雖言官乃私犯
 之罪故命罷矣恬曰兩司聚會相議可否而作色大言是則非矣然若
 以常官而埋沒於臺諫則已此則以臺官相與議論而失於言色之間
 其所失則可以非之矣至於削級則此自 上過為之事也司中之意
 如此故疏內并及之耳 上曰近來吏兵曹用人之際被罪見罷及送
 西之人無叙用之命而遽用此必乏人故為然也然如此則殊無譴責
 之意以此紀綱尤為解弛吏兵曹斟酌而用之可也光弼曰吏兵曹乏
 人故不得已用之然叙用則須當分明啟稟而有命然後用之可也大
 抵如此事不可續續啟請但趙仁奎尹安仁見罷已久請自 上斟酌
 而裁斷 上不答○上引見平安道兵使曹閔孫柔遠僉使鄭歸雅于

宣政殿 上謂閔孫曰近來滿浦之變至爲寒心此邊將誤為之所致也兵使常時嚴明節制使邊將不得任意輕入彼地也且聞邊將宴飲是崇云卿其嚴勅禁戢閔孫曰臣當盡力但本道軍馬自經驅逐孱疲以後至爲殘弊而各鎮堡兵不實常時雖以南官軍士分防而南官軍士壯實者亦爲數少豈可以此能為防禦此誠可慮且此道非如南方箭竹未易得少角弓亦爲不足此則臣當往觀而措置也且此道戰馬之事亦為可慮近來連歲凶荒故江邊軍士立馬者數少而雖或有馬亦皆孑實脫有不虞無馬而能為乎臣意各牧場馬匹量數分給為當也冬節江邊斥堠軍士若得善防衣則能為候望而各鎮斥堠軍士數多五十領衲衣勢不得一一給之也此亦可慮如此等事臣當往見而更為啓請也 上謂歸雅曰柔遠前僉使輕入彼地致令人物多數被擄至爲非矣無故入彼地慎勿為也且撫恤軍卒措置防禦等事汝往懋哉歸雅曰西北一時皆有事變而年運凶荒軍民困弊至爲可慮臣當赴任而盡心措置○傳曰平安兵使引見時本道軍士之馬不實牧場之馬請規出而給之其言于兵曹且箭竹其以滿浦僉使賜給之例給送今朝經筵領相啓云平安穀食虛張其數請察見其數允兩界穀

食知數以啓事言于戶曹○承旨尹仁鏡啓曰平安監司李世應所啓內地守令助防將定送之弊 命待前監司尹啟輔上來而問之今日啟輔復 命其問之乎傳曰事變已出雖云有弊不可別爲公事然其問之啟輔啓曰助防將之弊果如世應之啓矣若邊鄙無事則只擇防禦緊急處而定送猶可也今則滿浦賊變已出不可不送也且世應所啓若防禦緊急而不徧已定送處則兵使啓稟而後定送可也云然緊急防禦處啓稟後送定則事必稍緩臣意先定送而隨後啓聞猶或可也傳曰內地守令以助防將定送果為有弊然今方有事不可不送也○御夕講○憲府啓前事又啓穩城府使趙賢範以主將其判官及僉使手孫軍深入越邊此乃賢範之指揮也至於人物多數被擄而賢範捕病不為馳救其所致敗實賢範之罪軍機重事以本府行移推考至為未便請並拿來推之諫院啓前事皆不允○傳曰以 祖宗事見之允議得時遣史官于大臣之家收議而史官先議于一家次往他家則其大臣雖問先收之議何如而史官不敢言之各收其議以啓矣近來則或於其家或於闕庭收議時若聞先議之言則皆曰我意亦然云而莫敢有異議及退而有言曰吾意不如是也此弊至為甚矣自今議得時

史官勿言收議之意而議得之人亦各以其意書啓○江原道金城縣地震○己酉 御夕講檢討官周世鵬曰此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召公之所以告者豈無所自歟人心惟危故聖人是懼不敢須臾忘也舜大聖人而乃以無若丹朱傲進戒者有之周公亦告其君曰無若殷王受之沉酗于酒德哉允此數語皆能容納故德日高明後世莫及至於唐憲宗命迎佛骨韓愈上疏諫曰事佛年代尤促帝大怒貶潮州治不如古而政日趨下豈無自歟周武王時西菴賚召公進戒曰不謹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時武王年已八十而其所進戒如教小兒後世之稱羨者此也且若子路聞善言則喜禹聞昌言則拜舜則樂取諸人故德日高明然其中亦有等級矣以古言之危言謹論少不迴避無非欲使君德日就高明也近日司中以景福宮修理新構補簷事並入疏內而 上教以為欲避風雨非為宏侈也云今時之弊競尚奢侈雖臣子之家亦務雕飾王宮修造補簷何損於聖德然祖宗朝亦豈無風雨 祖宗猶為安然而至于百餘年矣此雖細事臣恐功虧一簣且近者野人殺我邊將此大變也若自內敬德則四肢之病自去矣 上曰允事積小成大謹之於細微當矣然此補簷事非在

前所無之事也前則設遮陽以蔽風雨有司年年改排亦有弊端若一
為補簷則永除此弊故命為之矣非欲為宏侈也且即今兩界皆有事
變若擇遣良將則防備節制自可措置○臺諫啓趙邦楨李長吉事不
允○傳曰近日弘文館上疏以景福宮修理事言之而今日經筵亦以
此事啓之今之修理非破毀殿閣而更作欲使宏侈華麗也特以殿閣
宏大簷楹高塞風雨吹入之處不得已構結遮陽以蔽之年年改排此
弊不小若為補簷則風雨可蔽而遮陽之弊亦永除矣故令有司乘此
空闕時為之矣但自上不得親視功役未知其何如也然此非隱諱
也有司檢舉而為之矣未畢修理處不多前年以日寒停役而待開春
畢役役之既久外間所聞果為不當自 上聞之亦有未穩之意今者
日氣向暖其自近日始役急速畢修理事言于繕工監且慶會樓西池
石欄干盡為頽圯若不修補而雨多頽落則不得已大起修補反為甚
矣修補緊不緊令攸司者審以啟○傳曰近日世子學問日就所當各
別輔養之時也前日臺諫以為東宮僚屬宜當久任而不可數遷云予
亦以為然已言于吏曹矣然吏曹官吏不可長在其職其以此意奉承
傳且招吏曹郎官教之曰侍講院官負外為數適如說書陞為司書司

書陞為文學如此陞叙實無妨矣幸有臺諫侍從全數適之之時則不
得已注擬矣若一二負有關則其勿輕易移差且各道殘邑前日吏曹
以聞見書啟予今掛諸壁上而常見之矣又令各道監司殘弊之邑輕
重分揀書啟而今者二三道則已為馳啟故下該曹矣勿以書啟為尋
常而常常留意以本曹書啟之邑與各道書啟之邑憑考而揀差可也
非欲其一時作闕而擇差也隨闕差下時各別書啟而或自上特命或
自下擇差使民間蘇復甚當矣○傳曰近見武臣試射試官望例以六
曹察判並注擬六曹乃治事之地所當勤勤坐起若一日不坐則廢事
必多或至於滯獄其弊不貲若無可擬之人而不得已為之則已不然
則今後例皆以閑官擬望事言于兵曹○夜良方有白氣如烟○庚戌
下禁府公事傳曰見此公事邊封於金守濬處相通書簡請推納閱實云
此公事至為稽緩見守濬供辭則以為邊封通我簡內云此必鄭萬鍾
陰嫉而殺也邊封咸悅官婢通好事越三日親往咸悅問邊封曰何以
詳知萬鍾所言耶荅曰金銛與我同里閉相善故通諭云以此見之余
銛不無私通之事而邊封更招則云萬鍾與我有嫌慮此人所言故臆
料而言之云此必庇護金銛也守濬處相通之簡不須推閱而邊封加

刑窮推○御朝講同知事許硯曰近來邊方之事不謹措置彼賊多有怨望者故事變出矣雖不可即為征討國家豈敢忘乎大抵胡風雖父子兄弟不相親愛然其族類有或被殺者則雖千百年不忘而必欲報復然名為報復而其實乃作賊也邊將須自慎重而固我邊圉可也安從坦事國家所不知而自中相約之事從坦之不從不為非矣上曰所啓當矣前日平安道兵使請罪從坦已命拿來矣其後聞大臣及李之芳言從坦之不從果為不非大司諫韓承貞論趙邦楨事掌令黃允峻論李長吉事皆不久韓承貞再啓趙邦楨又啓擇差邊將事黃允峻再啓曰當初開邊釁以致野人怨望者乃長吉之所為也長吉近為備邊司郎官時物議以為以此人授以邊事則必有誤事也今方彼人有怨之時又以此人為鎮將而使之生事則其為結怨於彼人益深而國家受辱亦必不止於此矣請速改正且平安一道人馬俱困其所以致此弊者重是赴京行次下馱多數而且為重載故也若一軍不得出馬則至今遠族督出其馬少有瘦弱則團鍊使皆退而今出健馬軍士等盡賣家財而買之以此一行次往來之後則其馬瘦困不用而棄之一道之馬幾已盡矣前則書狀質正無下物輸轉之事而書狀官則御史

結樹故一行下人皆有畏戢之心今則先自失遺犯法何能檢察下人乎近來書狀質正官等乾糧或七十餘斛此乃各官守令備給之物一道米麵盡歸於赴京行次而各官則日漸疲弊至為可慮臺諫雖或啓適一守令而未久還叙豈有所懲畏乎近日弘文館上疏以紀綱解弛為言紀綱之解弛安有如此時乎赴京行次下馱猥濫之弊亦由於紀綱之解弛也臣前為奉常寺判官見之各官貢物荏子至精擇納而汁油時付諸下典而取汁故至於祭物封進時下典自其家收合雜油而納其典祀官其荏子則下典等還為防納真末亦然不小祭享之物不謹如此至為未安汁油磨末之事官自所當親視而預為納庫臨時封進可也且見菜園事祭時封進非蕘等物亦於下典家收合而封進亦甚未安上白人之不畏國法莫此時為甚近日罷職者銓曹遽為叙用而送西者亦於其月內還叙殊無治罪之意矣如此則莫如當初不罪之為愈也紀綱之解弛未必不由於此也許琬曰今聞奉常寺之事至為驚愕臣為提調未久故未及聞此事矣若或如此則果為非矣臣當察之上曰各司官貢祭享之物不為躬親進排而令下人進排至為緩慢故躬親進排事前已傳教矣大抵祭享之事敬謹為之可也許

硃曰赴京行次時軍馬疲弊之事果如掌令所啓矣卜馬之數有不如古至為猥濫禁抑之事自 上當與大臣議爲之也若不禁抑則其流之弊終至於不可救以秩高之人兼持平掌令結銜而送之者以監察秩卑勢不能檢舉故也今則書狀官先自失道以其秩高故弊則有如此其未便雖還以監察差遣固無妨也 上曰雖秩高人不能檢舉而徒有弊事則還以監察差遣亦不可然三變不當今不可改也許硃曰赴京人諸般雜物多數求請非徒我國殘弊中原輸轉亦甚厭煩每以我國之人爲其賣買而來其爲國家羞可勝言哉 上曰赴京行次猥濫之事其令平安道監司檢舉而禁止可也許硃曰一時宰相之事監司難爲禁止自 上若以此意傳教於使臣則一行之人豈不操心乎且各官殘弊雖曰年凶所致然古則私行不得入官府雖文臣若非公行則亦不得任意出入而必主倅許接然後敢入今則儒生及雜類等例皆入宿有同逆旅其主倅不欲聞其咎責知與不知間皆爲支供各官騷擾莫此時爲甚其所支供之物皆出於民間民間之弊亦甚不贊請下書于各道監司使之申勅守令務從省約使民間無弊官厨蘇復可也檢討官周世鵬曰平安道赴京使臣之弊所啓果也矣臣聞高麗時

倭賊年年竊發元帥以征倭事下土南道作弊之重甚多百姓困苦乃
言曰寧逢倭奴願勿逢元帥云今者聞平安之民皆曰寧逢天使願勿
逢赴京使臣云天使支待甚難而其所以如此為言者厭苦而發也天使
之來于我國者則秋毫無犯使臣之體當如是也 上國之物不得已
貿易者則不可不為若不緊之物則裁減而勿買下人牟利之弊亦甚
猥濫請各別禁斷 上曰凡事在人使臣若得其人則一行之事可以
檢舉而庶無猥濫之弊矣其擇遣使臣又下書于監司使之禁止許硃
曰臣前為咸鏡道監司時見之狼尾進上之弊至為不貲前年啓請而
限年蠲減矣平安道狼尾亦國用不緊之物亦令限年蠲減何如且此
道方物三刀子以鹿角為飾其弊亦甚不貲咸鏡道三刀子當初亦以
鹿角為飾高荊山為監司時啓請而以豆錫為飾平安道三刀子亦以
豆錫為飾以除民弊何如 上曰此乃細瑣之物也然若有弊於民則
當便易為之以除民弊○傳曰卜馱重載之弊使及書狀買正官拜辭
日各別傳教而送之且使臣從二品並為磨鍊通政堂上若有可當之
人假銜嘉善而差遣何如檢察官擇差事并言于吏曹平安道方物三刀
子以豆錫為飾無妨其言于禮曹○尹仁鏡啓曰 上教謂赴京行次卜

馱不得多，數齋去事使及書狀，質正官拜辭，日傳教而送之云。然上馱所當先備，其於差下後，即召言之，何如？傳曰：依啓。○御夕講。○下咸鏡北道兵使狀啓傳曰：此言高嶺僉使洪繼信身病呈辭，遣醫診疾，則氣脉如常云。其後又呈病狀，又遣醫診疾，則亦如前日。此必厭憚邊地期於必適而呈辭請罷，黜他餘內地守令僉使萬戶等，厭憚避者已令憲府推之矣。此人則邊方有事之時，再度稱病至為非矣，不可例推罷黜。後下禁府推之。○諫院啓前事，又啓曰：高嶺僉使李長吉無弓馬之才，而且不安靜喜生事之人，也不宜特加而差遣也。請速改正。憲府啓前事皆不允。○李龜齡啓曰：文學鄭彥浩言于政院曰：世子朝水刺退膳生，雉食醢說書許沈及下人六七十人食之，而或嘔吐或腹痛或眩昏云。臣等聞之，至為未安，故敢達傳曰：世子宮前日亦有食脯肉眩昏者，其時亦當推之，而未知某道所封進，故未果也。其後以不窮推為未便，而有參論今者，此事亦為驚愕。此物今朝有外，即入而用之乎？入內已以乎食之者，只食此物，而他無所食之物乎？且此醢何道何官之所封進耶？其即招薩里詳問以啓如此之事於東宮，常有之若或世子食而如此，則甚為驚愕。都孽里及薛里等其下禁府推之，且以其醢醢令他人

食之以驗○傳曰東宮食醢事今乃自內推問則京畿封進云常時進膳例為知味而此則不謹知味故如此矣飯監及床排色并下禁府推之○李龜齡啓曰招問薛里則此食醢去月十六日捧之自今月初六日始供進云且問侍講院下人食某物則云床中之物盡食矣但吐後見之其所食食醢生且色紅故疑此物為害耳且所餘食醢取來而使院使令八九人食之則皆嘔吐腹痛其中二三人終夜深痛○吏曹啓曰守令黜陟監司專掌為之矣慶尚兵使李安世啓罷尹三聘事不報于監司而獨為之此乃違例之事也其准之乎敢稟傳曰內地守令監司為之進退非兵使所可啓也邊鎮屬於兵使邊將棄鎮久曠故啓罷矣今若反非其兵使則兵使必不能檢舉邊鎮守令矣此則不當推之也且監司呈病狀而遠在云勢不可同議也○傳曰潘碩桺趙世幹趙賢範等事憲府請令其道監司推考敬差官今已下去其令敬差官推之○傳曰世子宮供上之醢乃京畿封進監司黃孟獻及其邑守令並推考○傳曰世子宮都薛里及薛里飯監床排色已今推之矣但此醢非即時封進而用之也乃於去月十六日封進而自今月初六日始進無事用之而至於三日間乃有如此事至為驚愕薛里等及飯監先

罷後推且監司及守令亦已命推矣但監司則允進上之物茫然封進

矣守令龍仁縣令南世平則封進時所當親封而不謹為之比諸薛里則尤為

非也其下禁府推之○政院啓曰一所巡將朴吉種今日不受牌傳曰

受牌發軍乃軍機重事而不即受去至為非矣其下禁府推之○辛亥

傳曰去夜與仁門守門將金萬鈞關直宿云常時守門乃軍機重事而

守門將等視為尋常每闕夜直此事前已傳教而今又有闕直者至為

過甚其下禁府推之且兵曹常時若抽姓摘奸而檢舉則守門將等未

知某時摘奸不敢空曠矣兵曹不為故如此關直亦為非矣兵曹官負

行公推考○傳曰以不檢舉守門將等事朝已命推兵曹官吏矣但宮

城門及外城門守門將抽姓摘奸事曾不立法而今以不檢舉事推兵

曹未便甘勿推之今後則不時抽姓摘奸事其言乎兵曹○政院啓曰

狼尾蠲減事考之則咸鏡道歲納十尾限五年蠲減事前年二月奉承

傳矣平安道則無狼尾之貢而只於正朝進上一尾而納于弓房矣正朝

一尾進上咸鏡道亦同傳曰弓房所納兩道進上狼尾限五年蠲減可也○御夕

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吏曹啓曰赴京使臣以單堂上二品結銜而

差遣事下問聞前者亦以單堂上二品銜而差遣矣中間還廢其由未可

知也本曹不可獨斷請廣議政府何如傳曰其議于大臣○傳曰邊封
今已受刑三次而禁府又請加刑邊封元非死罪而以金銛誤為之故
不可數多加刑其據金守濬招內辭緣遲晚取招而照律金銛則片簡私
通事前雖發明以守濬招辭見之臺中之議不無私迥其更推金銛守濬
則今無更推之事遠方守令以繫未便其即放送○日暈兩珥○壬子刑
曹啓曰甲士李世孫告訴于中部曰金仲良金有光朱義孫李守福安
孝孫等各出木縣五百同作同務或與倭通事潛買禁物或於赴京通
事處黃金三十九兩銀七十四兩九錢付送而朴繼孫王豆應知安世
良張世昌等以倭鉉鐵作銀于黃先光家至于七八日云中部據此告狀
牒報于本曹以牒辭見之此事出於相鬪不當受理然此乃重大之事
不可不推故他餘人則皆已捉囚矣但李繼詮則通事而李世孫亦已
行禦侮不得已啓下後可囚故敢啓其中四人未得捉囚時方督現矣
傳曰此事雖出於相鬪事甚驚愕其下禁府而推之○禁府啓曰邊封
事命依金守濬招辭而遲晚取招照律若以時推照律則可也若
遲晚取招而照律則不得已更推何以為之敢稟傳曰此以片簡改書
以納事推考是乃重事而關於欺罔不取服而以時推照律未便故如

是判何矣若欲更推而歸一則必用刑杖頌命可慮其依金守濬招辭
照律○三公啓曰上國使命在所當擇在 成宗朝赴京宰相勿論未
行再行者而多數書啓則自 上擇遣其後廢朝時脩三望落點而差
遣不知何為而如是也二品宰相中擇遣事依 成宗朝例為之何如
通政堂上假銜事若乏可遣宰相則不得已如此也如其不然則不可
且書狀官則該曹自當擇差矣且柳繼宗今差聖節使行當赴京臣等
曾聞有病又於賓廳見其容貌果為有病若赴京日逼然後不得已以
他宰相改差則亦必窘急請令預為改差何如傳曰依祖宗朝例以正從
二品廣擬則予當落點也若二品宰相不足則以通政堂上并擬以啓
柳繼宗有病則果不可往改差可也○臺諫啓前事不見○癸丑下義
禁府金萬鈞照律公事傳曰以推斷條收贖之律照啓然都城門不可
暫時空曠近來守門將每闕夜直至為過甚此乃軍機重事故令決杖免
○上引見慶尚道觀察使成雲曰慶尚道地大民衆宜以秩高之人差
遣故六卿雖重不得已以卿差遣近來本道監司連以病適守令等具
於恤民務農等事必不致意黜陟所當嚴明也且殘邑相考馳啓事前
已下書而時不回啓尤甚殘弊則其守令予欲各別擇差卿其馳啓○

義禁府囚人金鉅

時為弘文館典翰

上疏自明

啓下禁府禁府以亂雜上疏勿為受理事啓之傳曰見

其

其上疏云有老親而且無承服之理矣但私通臺中之議及片簡改造之事宜當刑訊然久為侍從之人若用刑杖而至於殞命則不可雖不取服然金守濬招辭以為邊封云金鉅通於我云終不得免其罪矣諫院亦請罷職是故不允刑推而命照律矣此意言于禁府○臺諫啓前事不允○兵曹啓曰平安道兵使曹閔孫拜辭日啓曰本道無馬軍士請以各牧場馬匹散給云但兵使只援引前例而無各別啓請之意且無監司啓請公事不可以無端為之故只考前例散給之事而書啓傳曰牧場馬匹其量數題給軍士○夜自南方至乾方黑氣布天自巽方至艮方白氣布天○甲寅 御朝講執義張李文獻納金紀啓前事不允再啓不答○兵曹啓曰牧場馬分給事只云提給軍士泛然無依據請給有武才無馬軍士傳曰如啓○御講侍講官朴祐因書傳和恒四方之語啓曰當此之時上有成王下有周公其時豈無和恒之心乎然而以此歸重而言于周公大抵人心和而恒然後國家從而無事矣即今人心不淑人無有和恒之心而為不善之事甚多此乃年凶之所致耶世降俗末而然耶未可知也人心不淑無如此時人主所當留念也

○臺諫啓前事不見○乙卯傳曰南世平事雖以公罪照律然雉醢根
原出於龍仁官不謹封進所致也世子宮薛里則只捧納用之而已猶以
不謹知味命罷南世平不可不罷其罷之○臺諫啓前事不見○以吳
潔為弘文館應教○丙辰 御朝講 上臨文曰祭祀之事予固非偶
然為之也近來祭物亦不精潔差獻官執事者若齋沐而盡其誠敬
則可矣祭祀之事上下所當盡其誠敬耳且此書言上陵之禮予於近
陵則曾已屢拜而遠陵則因畿甸凶荒不果為也於予心至為未安同
知事許琬曰祭祀時獻官執事齋沐事國法至為詳密此在差祭者之
盡其誠如何耳不可以法令驅迫而為之也領事李荇曰近陵則可為
親拜遠陵則前亦不必盡為親拜以近來畿甸凶荒不可為拜陵見其
年運而為之甚當 上曰齊陵英陵自即位以後一未親拜深以為未
安也許琬曰近來百姓飢困恐有民弊故不得為拜陵矣畿甸若不至甚
凶則雖一為之固無妨也 上曰非徒祭祀之事至於戎事亦當預
為修鍊於無事之時今者兩界皆有事變尤當克詰戎兵之秋也軍
令解弛無如此時之甚近來年年凶歉故人不講武常時不習武事故
倉卒之際莫知所為講武之事在所當為前者東西害穀惡獸欲於春

耕前命將驅逐為民除害無講武事議于兵曹磨鍊而適因災變乃命停之今雖不可親為講武當命將為之也許琬曰近來軍律果為解弛教閱之事宜以時舉軍士之困疲則有之矣然如惡獸驅逐則不甚有弊上曰外方軍士則有弊矣以當番軍士命將驅逐而兼閱武也大司諫韓承貞掌令李燮啓前事上曰李長吉有計慮之人防備之事必善措置而前日大臣之意亦如是仍顧謂李符曰李長吉事其於大臣意何如李符曰臺諫所啓之意當矣長吉循序用之則可矣如此擢用則臣未知其可也且曰近來人情奢侈糜費之事甚多自上雖每為申明禁絕而不能革去此習年運凶荒而奢侈日甚民間豈不至於窮乏乎此所當各別禁絕也上曰奢侈之事法司非不禁也法之不行由於各司官負不能遵行也以飲食之事言之各司官負爭尚奢侈糜費太多此皆典僕之膏血其為弊豈少哉法司各別禁絕可也許琬曰近見閭閻間有屋轎子之弊亦甚奢侈古則只以朱紅畫綵而已今則用以全漆木紅其屋梁以巨錫為之狀如御輦奢侈莫甚此事本當欲廢之而禁絕也婦女往來于外方雖微細之人亦必乘轎輪軍或至於百餘名路傍郡邑之民其怨苦何可勝言此亦所當禁李燮曰奢侈之習其來已久法言雖為禁約不可

奉華當自三公六卿先為儉約不尚奢侈則自然上行下效矣為節日禁
之末也許琬曰此言果當徒為節目則終不得禁奢也自三公六卿先為減
損為當然設禁亦不可不為也 上曰上行下效自上減損之言果當天然
若無法禁則尤為不可即今京外飲食務為豐侈以此各司各官漸至殘弊法
司所當各別禁斷也李嶼曰各司則堂上提調以飲食之豐約為掌務官之
能否外方則監司及使客亦以此議守令之賢否各司各官飲食之豐侈未必
不由於此也○命遣史官收議于三公曰高嶺僉使大臣皆以長吉為當丁
意亦以為此人有計慮初欲遣之兩司論啓至於如此其遣之乎議啓○傳
曰務農本也而今之百姓不為務農專尚商賈末務至為不當日聞大臣所
啓之言前年雖甚凶荒及時耕種去草處則皆得以食之以此見之守令必
不檢舉勸農故歲飢如此矣前則守令以勸農使結銜其意可知也開
城府留守及八道監司處下書令守令躬出入田畝檢舉勸農若不用
意使田野荒蕪者殿最時憑考罷黜其中尤甚者無時啓聞罷黜○傳
曰前日東道驅逐時諸將及軍士不從將帥狎令此乃軍士等常時不
用兵事故如此解弛及其農事未作之前驅逐可也今月二十日間一
處為之二十日後一處為之事言于兵曹○領議政鄭光弼議臣意李

長吉有計慮可任邊寄然臺諫今方論執其中止難期而本鎮以曠恐不可待其論止也左議政沈貞議臣意李長吉弓馬之才雖衰將略無雙甚合邊將前日驅逐時承朝廷之意奔走盡心不可以喜功生事指遣而永棄良將也高嶺雖似久曠兵使必擇差權管矣徐待物論之定入送無妨右議政李荇議李長吉事臣意則今朝經筵已達矣依臺諫所啓而適差何如落點于左議政之議○御夕講○傳曰國家如有用兵之事則各邑牧場生馬難以卒用預為點出分養於各官而使之調習則皆為有用場馬空老亦為不當量數點出而調養於各官事其議于兵曹及司僕寺且濟州則產馬最多秋則風險今春裁遣點馬多數點出何如并議啓○丁巳傳曰李世春捕告人依強盜捕告例論賞事會已啓下禁府禁府必移文刑曹矣且大典捕強盜者元有職者則加資賤口則以繇布給賞云從自願欲受加則報于吏曹欲受布則報于戶曹○傳曰東西道惡獸驅逐時定大將一員衛將一員事前已傳教矣今更思之凡人之智略有異而彌令亦不同其於東西道大將衛將各定一員以觀其智略彌令之能否可也若部將及軍士則不須各定以致紛擾也且以京中當下番軍士發遣而入直禁軍則單抄留所其餘

軍士并殺送可也且前者親幸打圍時見之三牌鷹師屬廂故不得任意離廂而放鷹至為不當今後勿屬於廂其令散處任意放鷹○傳曰此雖非親幸之例射獸官不可無也左右邊各五十人抄定而出番宣傳官全數定送某人則射其獸事一一書啟較其勝負可也且閑散武臣無事在家不為用武亦甚不當閑散人并抄送幸有獲禽則宜即輸轉察訪并差送○司僕寺提調兵曹同議來啟曰昨日牧場馬匹多數點出而分養于各官事及濟州點馬今春入送事傳教黃海道平安道則以年凶不遣點馬矣今若不得已點馬則令其道都事帶率當領船軍而驅馬點出當矣但雖於秋月驅之孳孕之馬尚且多傷况春月則時方孳孕若於此時驅之則必過半致傷矣春月點馬未知何如濟州點馬則例以四五年一次為之已於丙戌年為之故前年則不為矣今若殺遣點馬而候風入歸則當於四五月間始為驅馬如此則非徒孳孕之馬致傷也田穀方茂之時必為踏損民間之弊亦甚不貲且聞濟州今年至為凶荒點馬入送亦未知何如今此二事皆為西鄙有事而發也前年不為點馬故各官分養馬亦為數少若不得已急速送馬于平安道則以司僕寺體小馬匹及分養馬中體小馬匹為先入送淇原由

馬匹充數於司僕寺何如此則庶可除弊矣鄭光弼時為司僕獨啓

曰許硃所啓之言甚當牧場馬匹點出而分養于各官西方自驅逐殍

疫之後軍馬彫弊馬匹不得已入送也但彼道穀食知數事前已啓請

矣各鎮堡士兵亦宜知數各鎮堡軍士中控弦者幾人只可守城而不

能禦敵者幾人有武才而無馬者幾人備細開錄以啓事下書于兵使

可也如此則士兵之數可知而馬匹亦可量數入送矣傳曰所啓之意

甚當點馬則果不可為也○憲府全數啓曰李禮同億今以叔姪相奸

事本府推考時一一取服而李禮同年滿八十不合考訊故依律文據

衆證定罪令刑曹決案取招詳覈施行入啓而金世光推閱事判下世

光一次受刑後因其子世璧上言交河切隣人等命推閱本府之意李

禮同所犯明白世光切隣不可更推故議啓自 上與大臣更議敬差

官發遣推考而事下人等禮同等符同四五次受刑終無得情之理若

據飾招輒釋重罪則恐致失刑若以得情為限加刑則無辜者必至殞

命處之甚難故敢稟傳曰所啓之意甚當予意亦以為然但如此難斷

疑獄之事當議于大臣仍傳曰敬差官姜顯前後啓聞推案授政府郎

官并以臺諫所啓之意議于政府以啓○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惡獸

驅逐事命為之為民除害在所不得已也然今年凶荒太甚而畿甸尤甚民不聊生請勿為之允沐浴掃墳子息成婚焚黃榮親等事請勿給暇傳曰勿給暇事如啓餘皆不允○忠清道尼山連山恩津等縣地震○戊午辰時日暈兩珥戴冠巳時日暈兩珥冠履白氣貫日○巳未辰時日傍有珥○下政府單字各司坐不單字曰六曹漢城府掌隸院坐不坐令政府檢舉似為細瑣不無物論然其本意欲令不為廢事今不可中止也前者聞吏曹工曹諉於無事而不動坐起云雖曰無事若坐起則豈無所為之事乎今見單字一司於十五日內或稱服制或稱時祭式暇至於五六日不坐或七八日不坐其與檢舉本意大有乖違至為不當此事法司所當糾察也今所以言之者非謂法司不察欲其法司知此意也○傳曰慈旨以為世子嬪病證有近且漸重氣甚疲弱又有嘔逆證世子在東宮壓尊嬪以病同處未安欲令嬪移避于齊安大君家云不得已避寓之意言于師傅○禁府啓曰李世春捕告人前司鑰金檢物衆論賞事問其所願則願受賞職云其意欲受司鑰書題之職爾傳曰依所願隨闕填差○下禮曹粘目曰此云林成大柳耳孫事問于四館則如是云云故林成大則在鄉時部民告訐事畏其同列文昌發說欲掩其惡有傷打害柳耳孫則庶孽且改各故

并停
舉云
依四館員議停舉此公事甚當大抵儒生上疏者不無希望監訴
前日啓下上疏問于四館而為公事○庚申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
行來啓曰臣等聞世子嬪不平當移避云不勝驚愕然此必時令之證
也民間近亦皆患此疾臣等意移避之事請斟酌勿為然今已定之未
敢強請傳曰常時少有不平輒為移避乃閭閻事也世子嬪若從時
俗而移避則果不可矣此則非暫不平也自前年九月始不平四五次
進退而今則病證加重然於予意則以移避為未便但 慈旨以為世
子壓尊同處不當故欲令移避也且齊安大君家非如常家已令修掃
且定時刻今不可還止○傳曰各年方物進上竹皮方席過大不合於
用其依今下見樣而從略造作環刃亦為過長所入則多而不便教用
幸或賜給軍士不合於佩持亦依今下見樣從短造作龍頭鞍羊角及
龍頭獐牙等物雕刻之功甚重民弊不貲而無所用處其以引刀代鈴
羊角剪子代獐牙以進且竹皮方席造作之功甚重而近於奢侈亦不
當用也每一坐以笠帽十事代進事言于禮曹而今文移于各道今者大
殿訖日臨近已造之物則不可改造也若令改造則反致有弊今次則
其依前封進○下禁府公事傳曰金仲良事干鄭夫叱成等請加刑

事于人姑勿加刑當推被告者且招禁府即官語之曰李世孫之言豈可盡信金仲良所為亦未知何如也事干無辜之人若數多加刑而至於殞命則亦甚不當此事若干涉於士大夫則不得已不計其殞命而先推事干此則皆常人也被告者宜刑推而累次受刑發明則自然有他公事也○臺諫落前事諫院啟曰東西道惡獸驅逐非今時所當為也雖曰春耕前今方耕種春鋤之時農事非不急也且雖曰只用京中當下番軍士非有弊於畿甸然下番軍士農民相半非徒適當農時前年凶荒尤甚今年則須使百姓無失耕作然後民可蘇復矣况今秋麩方茂盛軍馬踏損之弊亦不無矣雖禁之必不能勝禁其弊亦甚不贊前日法司以此啓之上教以為今方有邊事宜鍊習武事然年運凶荒之時撫養民力乃重務也一為驅逐惡獸豈能調習武事哉東道則今已出軍然亦猶可及也此若不給命止之則西道驅逐請勿為之傳曰惡獸驅逐事當初予意若如此為之則一為修鍊武事一為為民除害故欲於春耕前為之耳東道則今已發軍出郊不可變更軍令而中止也西道驅逐則當命勿為也李長吉趙邦楨事不允○辛酉政院啟曰去夜風雨亂作東道惡獸驅逐軍士其結陣與否未可知也若已

結陣則人馬恐或有傷也今朝雨勢尚不止若因惡獸驅逐而人馬凍傷則至為未安故敢啓自

上斟酌何如○御朝講持平黃憲正言李

滌啓前事不允 上曰六曹漢城府掌隸院不勤坐起廢事果為不當

李滌曰六曹坐不坐令政府檢舉欲其勤仕其意當矣然六卿乃大臣也何必檢舉然後勤仕而為公事乎宜以六卿不得人為慮不當以坐不坐為慮也六卿若得人則自然不至於廢事也徒以坐不坐檢舉為

務則文偽之事多矣如此之事察其大綱而已可也 上曰所言果當

知事李沆曰去夜風雨亂作東道惡獸驅逐軍卒不無凍傷之弊在

祖宗朝打圍之時若如此下兩則慮其軍士有傷 命遣宣傳官往見

而來矣請自 上軫念而特 命往見且遣醫員救藥何如且雨勢若

不止則必不得為驅逐請斟酌罷陣退行何如 上曰如此打圍時必

為積柴以備燎火將帥若有計慮則必為積柴使士卒不至於凍傷也

當遣宣傳官往見醫藥則已於事目磨鍊送之今不必更遣○傳曰世

子嬪移避時守直軍士依接處未知何如若無可寓處其造給殿家○

三公啓曰下問金世光事當以事干為公證而推之非只為平問乃為

刑訊今至於四五次而如一納招今無更問之事其依事干所供而論

之何如傳曰李禮同事乃死罪也啓覆時不得已無可疑處然後可也
 故命推金世光事干而其事干等四五次受刑而一據納招其以議得
 之意言于憲府而為公事以啓可也○義禁府堂上張順孫洪淑朴壕
 以鄭允謙李文根照律公事以杖一百發邊遠充軍照律入啓曰考前例則彼賊侵
 犯我境而搶擄人物則兵使坐罪已有前例而亦有正律矣鎮將越入
 彼地而遇害或被擄則兵使坐罪之事無前例且無正律故鄭允謙等
 事不得已比律而以此照啓矣且下問李世孫所告金仲良事所犯至
 重重罪則不得已先推事干得其端緒然後當推正犯故事干三人刑
 訊而三次加刑啓請矣然李世孫告狀以為金仲良於赴京通事李繼
 詮處金銀付送時以世孫為筆執以鄭夫叱成為證保而成文云大抵
 世俗所以明文者欲於後日辨正故也以金銀付送於赴京通事乃一
 罪也雖成文後不可發告而辨正以此見之萬無成文之理且李世孫
 與金仲良雖是同生同婿然相與不和今至十五餘年云如此重事仲
 良豈以不和同生為筆執而以不干族屬鄭夫叱成為證乎此尤不合
 於情也非徒此也世孫當初告狀于中部時則云仲良等各出縣布五
 百餘同而本府推問時則或云百同或云五十同其辭如此其不一而

事干人招辭則與金仲良招辭相同而無違端以此見之世孫之告恐或不實也傳曰鄭允謙等事彼賊犯邊我境而殺害邊氓則兵使坐罪充軍事有即位後亦有之矣此則邊將越入彼地而被害果與彼不同予亦欲待攸司照律入啓而斟酌爲之矣然主將常時嚴明諭令則鎮將必不得任意輕入彼地矣以此見之鄭允謙等罪不可全釋也故命只罷矣且李世孫之告予意亦疑其不實也黃金三十餘兩私處豈易得乎世孫與金仲良懷嫌不和至於十五六年云不小之事豈以此人爲筆執乎且見事干人上言則世孫常時以賭博爲事與淫女相譖云雖被告者之言似不可取實然以此見之世孫之告亦恐其不實也昨日勿刑事干而推被告人事判付者世孫乃告者也先推告者不當故欲推被告者矣啓意甚當大抵以世孫不實之告事干幸或受刑殞命則無辜者枉死今者姜大平等累次受刑而發明世孫之事則多有違錯其以李世孫違錯事爲啓目請罪○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宣傳官朴敏濟來自東道驅逐處啓曰臣馳往見之右廂已行車驅逐矣問于大將自昨日有雨徵皆備雨具且令積柴以備燎火故軍中無凍傷者雨則翌日驅逐乃重目也今日若雨不止則夕當罷陣云傳曰知

道○主成下平安道教差官元繼蔡書狀傳曰此云拘留彼人等言吾
們二三人許放則潘浦作賊事當探問其屯人所為而且被擄人馬悉
皆刷還云予意亦以為然其令放送何如其問于兵曹備邊司傳曰京
外驍健人等觀射事外方人留京為難故當於本月二十四日觀計于
後苑但此人等數少故武臣堂上堂下官欲并令試才而各十二人題
名書下其令分左右各為五耦以射而堂上堂下官各分勝負可也○
御夕講○臺諫啟前事不允○癸亥 御朝講同知事洪彥弼曰彥弼
大司近日吏曹於政事間多有失誤諉諸之人而注擬失當以此官爵
猥濫人皆有僥倖之心至為非矣吏曹亦宜謹責司諫黃士佑曰李長吉
廢朝時所為之事朝野唾罵平安道驅逐時軍馬凍傷其後繫縲老
弱結怨開釁其時不即治罪亦已失矣今又差遣又開邊釁至於兵連
禍結則何以為萬全之計乎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喜功生事之罪
不可容口雖曰有才幹有計慮若得志則為奸雄者自古有之請速快斷
掌今黃允峻亦啟前事皆不允彥弼曰自西鄙變出後謀國之人甚多
在昔兩漢之間謀臣亦不過二三人矣近日見之事變啟本入來則大
臣云吾不知邊事知邊事者乃可議此也以此或云備邊司提調或云

知邊事堂上會坐于賓廳衆議紛紛莫適所從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于道教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臣之多至於如此臣未
知其可也雖曾為兩界監司兵使者豈皆謀國之人乎古者雖
只讀書而謀議大事今則大臣自以為不知邊事而不敢議
請問備邊司及知邊事宰相以此朝議紛紛莫能決定假使
虜騎充斥而如此紛紛不定則將何以爲之我臣意西道之事
當擇一人而付之在朝之臣賢否自上豈不知之請依成宗
朝事而擇其可任邊事者一人專委之則凡邊備措置之事
皆可為也且西道之穀雖寸儲皆當愛惜而儲之使之蘇復可
也軍國之事臣每來啓之似為過越但以朝廷謀議不定故敢
啓韓效元曰臣亦參於備邊司堂上而見之近日議邊事時會
坐而議之衆說紛紛非徒不合於事體議論亦不定古者相業
豈必盡知邊事然後為之乎軍機重事兵曹所當專掌而大臣
可入謀議定斷不必各別設局也○臺諫啓前事又啓曰西道
之變祖宗朝所無朝野驚愕前兵使鄭允謙前虞候李文根以
主將不勤措置以致此變自有其律而命只罷至為未便近來
軍律不嚴乃朝廷公患也今若曲貸則人誰懲艾乎前此南方
雖偏氓被害而主將例為充軍今以滿浦之事比之何啻千

萬軍國重事非所施恩之地請依律定罪諫院啓趙邦損事傳曰鄭允謙李文根事昨日禁府照律啓曰胡人侵犯我境而搶擄人物則主將坐罪自有正律鎮將越入彼地而被害主將坐罪無前例故不得已比律以啓云予意亦以為彼賊犯我境而槍擄則主將充軍即位以後已見其例此則沈思遜以賊變報于兵使而不待回報輕敵越境以致被害邊將不聽主將之令而致此也非主將所知故予亦斟酌而已命只罷矣臺諫必未及知是意故有此啓其言之餘亦不允○以金公藝為世子侍講院輔德○甲子禁府啓曰宋仁剛不服故請刑推矣但仁剛援引安從坦近必入來待其來憑推歸一何如傳曰待從坦來憑閱可也且今見仁剛供辭金光弼乃沈思遜中房此亦公證人也亦宜拿問○御文講○臺諫啓前事皆不允○以鄭允謙事遣史官收議于三公又傳曰經筵侍從及宰相有學校廢弛之語培養節目今無更益之方但大射禮乃國之盛禮予自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每因凶歉一不舉行若待豐稔則豐年何可期也盛禮以廢不舉則後人不知其禮矣今者外方儒生以生員進士覆試皆集于京師及其未歸之前講行大射禮何如今年乃式年也別試則不可為也大射禮行之便否并議以啓○乙

丑 御朝講獻納金紀 啓李長吉趙邦楨事持平安士彥啓曰高嶺僉

使李長吉事司中亦為論啓而臣則與長吉雖非法當相避然三寸間

事也啓之未安故臣不敢啓耳長吉與士彥之父同齊也上不答○傳曰明日春

堂臺武臣堂上堂下觀射時驍健人并欲試之堂上堂下官步數同則

牟老之人弓力衰弱必未及射云此啓果當堂上則其以百五十步付

標○下司憲府公事曰周世鵬答通之辭不為恭順姑勿進來而判付

曰法司奉傳旨推考事所當恭順答通而十四日既云入番而憚於被

推以垂至死域勃慢答通以此辭緣其并推考近來年少之人多有勃

慢驕縱之習雖法司所推之事例為抗拒不服至為不當故如是判付

此意亦并言于城上所○領議政鄭光弼議臣意滿浦事雖邊將失道

而被害彌令不行亦是主將之過頃於南方邊民冒禁下海為倭寇所

害猶歸罪主將而定罪今不可異同况今邊將被害事體尤重乎允謙

文根等事如臺諫所論似當左議政沈貞議允謙等常持措置已悉而

變生意外罪以全律似重右議政李得議臣意南方沿海之民違禁下

海為倭奴所殺擄其主將充軍已有例矣沈思遜雖擅自出境至於見

殺此近古所無之大變允謙等之罪不宜輕減况今邊方有事之時軍

今在所當嚴從光弼議光弼議臣意近來培養學校未為不盡而非但無效學習比前尤疎果如言論但今非惟一二年凶歉而已天變層見邊方有警舉行盛禮似非其時沈貞議臣意以闕盛禮果為聖朝欠事然凶歉連歲災變疊出今即舉行似非其時李符議臣意大射禮固是國家盛事然於今時恐非其宜且興學之實不在虛文傳曰三公議如此大射禮其勿為之○御晝講○臺諫啟前事傳曰戶曹事務之地不可一日廢仕邦楨其適之餘皆不允○傳曰鄭允謙李文根等事予已命只罷而臺諫論啟遂議于大臣則其議不一矣然定罪邊將非獨今時有關於後日近來軍令解弛故依啟定罪矣此意言于憲府○夜月暈兩珥○平安道成川府地震○丙寅上御春堂臺觀射先試京外驍健人等六兩片箭貫革射訖命彎強弓弓有天地玄黃四等黃字弓則皆得彎引他弓則皆不能彎獨鄭壽彭僅彎玄字弓次試武臣堂上堂下官各十人堂下官則試六兩片箭貫革堂上則只試貫革○傳曰近來文臣試射人等只為立射不為騎射近日將欲於郊外命為騎射此意預言兵曹○下驍健人及堂上堂下官試才單字傳曰他日騎射畢試後當發落

驍健人則趙應純居首堂上官則元彭相居首堂下官則金允珙居首○是日取生負朴忠元進士尹沉

等各一百人試官尹殷輔成世昌啓曰今日出榜時試券拆封則有一
試兼皮封內姓名四祖書填處擦去而以他紙書徐霖姓名及其四祖
而粘付此必偷出他人試券而用術也以此不用此試券而以預差試券
充數矣徐霖請推傳曰徐霖事國試焉有如此事乎至為奸詐其下
詔獄推之○丁卯傳曰徐霖事已命推之矣其試券製述儒生姓名考
啓李龜齡啓曰今問于四館官員則云此試券乃幼學張應璇所製也
應璇過試後以其製述草示諸同鄉相善文士而見之者非一二人也
以此知其應璇所製也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不允○戊辰禁府啓曰
推安從坦柳漑邊明胤則三人之招一撮而證見人之辭亦同別無違
端似不當啓刑推也然軍律重事而且其招辭與傳旨內逗遛不進一
時退兵之意不同臣等不敢擅便敢請刑推 命召領議政鄭光弼右
議政李荇兵曹判書李沆參判尹希仁參議宋叔瑾參知金璇備邊司
提調安潤德韓亨允許硃韓效元金錫括崔漢洪李之芳傳曰安從坦
柳漑邊明胤事當初見啓本則不為救援亦不追擊至為不當故以逗遛
不進一時退兵奉傳旨拿推矣其後於經筵李之芳及他宰相以為邀
擊則可為也追擊則不可為也若彼賊伏兵而掩擊則我軍必有全軍

覆沒之弊不可追擊云且云沈思遜被害後即追擊則猶之可也乃於翌日入擊而誤擊無罪野人則必結怨而又生一敵追擊果不可也且宋仁剛事思遜被害時只與軍官李葉金仲堅三四人坐在云仁剛雖欲救之當彼賊二百餘名突入之際以獨夫何能救乎仁剛事金光弼拿來後推闕事禁府已為公事矣然邊將治罪不可輕易獨斷軍律當用而不用固為不可不當用而用之亦不可也豈可以軍令不嚴之故輕用不當用之律乎予意安從坦柳漑邊明胤公事更無可為之事宋仁剛則雖不可全釋其罪然如此有事變之時有武才之人一以軍令罪之則亦恐未當也其酌中照律而定罪何如議啟光弼李符議安從坦等事 上教允當宋仁剛之事自有正律不宜徑自輕議李沈澗德效元希仁叔謹金璠議彼人無故殺我邊將擄去人馬亦多此國家大變也守邊將士固當盡力追擊全數刷還少雪國家之恥安從坦畏怯不進先出退兵之計不從仁剛入擊之令以沮軍機其罪重矣從坦雖云孤軍不可深入然賊數考其前後啟本則不過百人是亦不可盡信而其云二百之言虛張明矣精兵一百五十餘名則以此擊彼不可謂孤軍矣况隣鎮追擊自有其法豈可信其從坦免罪之言遽謂無罪

况今邊釁大開若不治逗遛之罪則後日邊將等見敵必觀望進退軍律大壞實非細故且宋仁剛二十三日與沈思遜同坐一處思遜見殺而走避不救自有其律不可更議亨允許碓議安從坦等二十三日聞變即來翌日追至丐知古介已為極矣二十五日懸軍深入掩擊部落非徒勢所不可全軍而還亦難必矣窮日追蹤不見虜而還未為非矣宋仁剛事 上教允當變起不意豈能以獨身相救乎然見主將被殺不以死救今若輕論後無所懲畢推後照律定罪何如錫括漢洪議安從坦等事遇變之日則裨將士卒登時盡死力追擊固所當為及賊退翌日三息餘程孤軍深入人馬俱困勢不可深入掩擊臣等議從坦不從仁剛之言而回軍似得萬全之計仁剛初與思遜等同坐雖猝遇賊變所當與之同死生而脫身馳馬不救鎮將之死又不即收散卒追擊稱夜深還鎮重犯軍律臣等意不可輕論之若議安從坦等事彼人作賊回還時觀勢追擊雖幸得利亦不可為常法彼賊入歸後翌日孤軍深入猶為不可况數息程彼人家入擊勢所難矣宋仁剛之言不可聽從臣意安從坦似無罪矣仁剛入彼地遇賊變所當盡死力相救死生以之而脫身走避不救其將依律施行為當從李沈等議仍傳于鄭光

弼等曰安從坦事禁府以刑推啓請公事入啓予意謂以軍令定罪似不當故議之矣今見議待之意或云當罪或云不當罪然若全釋其罪則果如李沈等議後日邊將見敵必觀望進退矣且安從坦若於不為約束之前乃請曰懸軍深入必有全軍覆役之患不可追擊云爾則猶之可也此則已為約束而乃反托故退兵不可謂無罪也宋仁剛則金光弼拿推後定罪事已為公事矣大抵死罪不取服而照律則固不可是故落點于李沈等議而刑推亦依兄矣○傳于鄭光弼李狩曰世子嬪始者再三不安故移避于齊安大石家今聞其家有緣故且世子嬪前證雖似稍歇而有驚駭之證今將移避于其母家此意知之世子嬪移避事不小故言于大臣耳光弼等回啓曰已定之事非敢強請止之也然彼乃私家也世子嬪移避于私家恐為未安請斟酌為之何如傳曰大君之家亦是私處然承 慈旨而移避此家則乃母家也於心必以為安心安則病必見差病若差復則即還入闕有何所妨○下禁府推案曰徐霖下鄉若令監司捉送則必自知其罪而逃躲其令禁府速遣羅將拿來可也○御夕講○刑曹啓曰進士河億水妻李氏以妬忌殺害其婢福非多有刃傷處捉致事知婢子而推問則女主李氏以妬

忌使奴石乙伊打殺云此婦人而且宗室女子以曹推之似難故敢啓
且奴石乙伊推捉時李氏父懷仁守楨隱其奴而不給曰何不捉我而
去耶至為過甚以此其奴子未得捉致矣傳曰此事當令禁府推之但
前者士族婦女奸事外不當令詔獄推之之論有之然若妬忌之事則
亦有令禁府推之之時其即推之懷仁守并下禁府推之○臺諫啓前
事憲府猶咨曰文武科遊街是固褻侮之美事在 祖宗朝雖生負進
士亦旨許令遊街矣然今則年運凶荒且有邊警災變疊出今年請勿
許遊街傳曰遊街事在 祖宗朝則以為恒式今年則凶歉尤甚勿為
可也餘皆不引○己巳下禁府推案曰安從坦則先為退兵之計而柳
漑邊明胤則見從坦退兵而乃退其罪似有間矣今一切以逗遛不進一時
退兵推之故柳漑邊明胤亦忍拔不服未知其罪與從坦同乎若以同
律罪之則其退兵時軍卒豈可盡以同律論之乎同不同其令政院檢
律相考以啓政院問檢律以啓曰常時之事則當分首從軍法則無分
首從之律傳曰安從坦柳漑邊明胤等逗遛不進一時退兵厥罪非輕
是為死罪死罪則不可不取服而徑為照律假令照律亦不必以其律
定罪也不取服而照律有前例乎其即招禁府郎官考啓○下徐霖公

事曰此人年少乃狂童也國之重事莫如科舉而所為如此不可不治其罪也但常時停舉無律文以一時承傳或為二三式年或為永永停舉也此人自年少時其用心若此雖出身將何用之此雖律文所無而宜可永永停舉也○御文講○傳曰近年世子有感寒證不設書筵而世子嬪亦且移避故世子於昌慶宮侍衛大妃殿矣若差復則即當還于東宮也書筵其設于明政殿北行廊○憲府啓曰滿浦鎮將遇害軍馬多被擄去國家羞辱近古所無聞變之日朝廷上下孰不憤惋沈思遜已不可問宋仁剛以滿浦助防將當初無兵備輕入彼境鎮將被害時不求援奔避而謀免己罪虛稱其日致敗後領軍追擊二息餘程到至三歧日暮回軍多般構飾欺誑朝廷罪魁當訊者專在仁剛故啓請拿推而今聞禁府推事大綱重事不即窮詰取服而在江邊遙望金光彌及致敗日不參見人等憑閱事請稟仁剛之罪不待證佐情狀現然禁府所推至為踈緩所當推考但罪人方鞫未敢請推矣宋仁剛請嚴加窮詰按以軍律以快朝野見聞傳曰宋仁剛事見之則仁剛乃滿浦助防將而沈思遜即鎮將也思遜領軍七十餘名而越江其軍士盡令散去伐木只與仁剛及軍官二人坐在猝遇賊變仁剛以助防將不得

為兵備矣假令思務生存其勢單倉卒生變萬無對禦之理矣仁剛以獨夫何能敵乎其情如此故其招辭援引沈思遜中房金光弼為公證守意亦以為允推鞠死罪必使無未盡處然後擬罪亦當矣以此金光弼拿推矣今不可以臺諫之啓而中止不推也大抵常時臨陣犯軍令則即當以軍令施行何必待推事干乎此則捧傳旨推考之事推閱事干而使無未盡處可也憲府徐當觀其定罪之何如若輕重失宜則可以論啓矣今之論啓似乎刻迫其退而待命○臺諫啓前事不見○傳曰近來以不拜昌陵敬陵擇日以行寒食日三月初七日也似可而初六日乃生負進士放榜初七日則謝恩勢不可行也十日後則文武科會試開場臺諫必皆入試場不可無臺諫而有舉動也來初三日乃祭祀日欲於是日拜陵其言于禮曹且路無橋梁構結處但修治道路務令無弊且相去不遠還宮必不至夜植炬亦勿為之事並下諭于京畿觀察使○禁府啓曰不取服兩照律前例考之則他無相當之例但有此例矣仍以單字入啓全羅右道水使李養同知中樞府事李安世等倭寇防禦搜討時不為分道任便會到作為一行不從主

將號令大失軍機辭緣不為承服刑問現推何如命照律李安世李養同斬待時照律啓聞判下內杖一百贖告身盡行追奪近道充軍○夜自乾方艮方至巽方有氣如火○庚午下河億水妻末貞公事曰此

公事只推元情遽請刑問似為不當當初刑曹單字內福非殺害事班
中婢子以妬忌殺害云檢屍則以金刃殘酷傷害云以此更推然後刑
問啓請可也○下安從坦柳漑邊明胤等推案日照律以啓○義禁府
啓目安從坦更推則以順川郡守當沈思遜遇賊被害後與宋仁剛同
時入擊設計習日精兵抄率馳到彼地挾擊事約束而不從宋仁剛之
言佯為托故畏怯逗遛不進也柳漑更推則以高山里僉使為隊將挾
擊彼賊事相與約束與安從坦逗遛不進一時退兵也邊明胤更推則
以江界判官為隊將挾擊彼賊事相與約束與安從坦逗遛不進一時
退兵等事照律則陣法軍令條云擅進退左右者斬云安從坦柳漑邊
明胤等斬待時罪狀報議政府詳覆施行奉教依允○御朝講大司諫
韓承貞掌公李燮啓李長吉領事李行曰昨日以學校廢弛事傳教果
學校廢弛無如今時師長以任之法所當申明李希輔所學精明且勤
於教誨常時在家時多聚學者而教之前為判決事時至為事務而不
輟教誨其後以不謹守令被駮見罷未知緣何事而為然也吏曹以無
叙用承傳故迨不叙用兵曹亦不付於軍職似為未便堂上官見罷者
若非身累之事則叙於軍職使之食祿在家而教誨學者何如此意每

欲啓之而未爾故今敢啓之耳史臣曰希輔所學不過章句性亦邪鄙不可為人師若欲矯一時弊習而必舉此人其見謬矣 上曰罷職人負乃於六月十二月等例為書啓而叙用矣且學校果為漸至解弛人才養育固為難矣此朝廷所當極為憂念者也師長雖擇差而不以遷轉果為未便申明久任之法而不敷適可也同知事尹啟輔曰臣為平安道觀察使時見之弊瘼之事甚多雖不可一一救之然今方有邊警須多置戍卒以嚴防備可也臣見安州國屯田撥四百七十餘結此乃前者李繼孟為觀察使時啓請建置者也當農作之時則付種除草軍以當番步兵定給及其收齊定給刈獲軍所出之穀量數分授于各官使之春正每租一石作造米六斗輸納于都會官以供江邊各鎮將士之糧此實良策然此屯田皆薄鹵之地禾穀始雖茂盛至於穀穗之時未能結實過半不實一斗之春碎米并不過二三升以如此不實之穀例分各官使之春正故民皆以私穀自備充納都會官捧納時每一石以米六斗准計而備耗并七斗捧納故民不堪苦非但如此也當番軍士三百九十餘名棄其本役趨于屯田以此防備亦為虛踈矣臣見其屯田有四處青山筒堤堰謂筒田則所出之穀雖或可用而不至於半實也

其餘諸非筒為閑筒价地筒等處田則每年不實然以其屯田所出而不敢棄之據給于各官使之春下故民怨不小青山筒屯田則姑令仍置其餘三筒屯田則請並廢棄以農軍分防于各鎮則防備不虛而民怨亦小息矣 上曰建置屯田欲其補軍資是乃重事也不可輕廢其使否當詳于該曹也殷輔曰前者吏曹據金國良輪臺義州等各官無功免役鄉吏令本道推閱啓聞故連二代鄉役而已身免役者推閱啓聞則吏曹回啓以為連二代鄉役者令還從鄉役為當矣但其中依法免役以遠從軍者若並令還屬則非徒騷擾軍額亦從以減耗令別定秩高剛明差使負公私文案憑覈備細推閱事落下而行移故臣別定差使負更為推閱則連二代鄉役而無功免役者義州十有三四龍川鐵山宣川等官并二十有餘名矣但其子孫皆從軍若令還從鄉役則恐軍額減耗也大典云連二代從役則雖許本非鄉孫勿聽云該曹則所當如是啓請矣然今方有邊釁之時若一切還從鄉役則軍額不敷而防備虛疎矣此事請並議之何如李荇曰來三月初三日拜陵事傳教甚當但獻官執事等支供例使京畿各官為之其一應支供及輪轉等事皆出於民力罄甚不貲獻官執事支供勿使各官為之事請令禮曹行移

于京畿觀察使何如 上曰道路修治之時除民弊事已諭觀察使而
獻官執事支供事果未及言也即當言于禮曹及觀察使也殷輔曰平
安道魚川道屬驛皆列於江邊各鎮之路而自經驅逐癘疫以後館軍
流亡殆盡馬匹多未充立軍情飛報恐未及時故臣據察訪牒呈馳啓
則兵曹報府館軍則以諸道犯罪應徙人內多丁有實人優數入送漸
次充定馬匹以道內各牧場馬匹待明年點馬下去點閱後更議題給
云大抵軍情飛報專賴於馬非馬則不可為也各驛雖不可一時并給
若軍情飛報緊急之驛須以道內牧場馬匹為先題給為當○傳曰經
筵尹殷輔所啓數三事其并言于該曹但安州國屯田九四筒而農作
之時多費民力以此成卒數少云以其啓意見之四筒內一筒之穀猶
可用也三筒之穀則年年不實欲全廢棄云予意以為當初設立之時
豈偶然計而為之乎乃為補邊方軍資而設也固不可輕廢三筒所出
之穀當收齊之時勿以不實之穀相雜充數可也今方有邊釁所當足
食之時雖一斗一升之穀不可棄也除去弊事而不廢屯田何如其便
否問于該曹以啓且右議政以為拜陵時獻官執事等今京畿各官支
供民弊不貲云其言甚當令禮曹速諭京畿觀察使○傳曰宋仁剛虛

稱領軍追擊欺罔朝廷其速先推且金光弼今已入來亦可速推○下
河億水妻末貞公事曰其婢福非以金刃殘酷殺害事末貞今已承服
請照律云姑勿照律因其嫌乃於某日用某金刃使某人某某處傷害
致死節次并推閱○臺諫啓前事不允○下宋仁剛獄中上疏及遇賊
圖形傳曰此疏及圖雖下禁府必不受理也其留于政府待後日啓覆
擬罪時當示于大臣也其疏曰不意遇賊聞從人呼唱彼賊之言回視
則彼賊成群馳入聲如雷動相距二十餘步之地臣只與思遜及軍官
二人倉卒之間不及相約以出拒敵之計雖欲死戰不可不騎各出騎
馬之時顛沛跪仆艱難上馬臣與思遜并騎而出賊騎或突出馬前或
至馬後二百餘步追來臣橫馳而出面上逢劍乃與思遜或東或西相
失所在臣則迫於彼賊左右追來不知思遜墜馬遇害雖或有相救之
勢其何如也事勢窘迫不得回馬顧射僅得免死到於江此邊坡底不
知思遜去處回馬時見守護軍官馳來臣亦馳入彼賊散走自江此邊
四百五十餘步自思遜坐處胡墳五十餘步之地思遜逢刃而死臣被
追至於四百餘步之外雖見被害其何能及救乎上頂事勢則證見金
光弼招辭分明當初遇賊窘急不及拒敵事狀則思遜從人千同招辭

曾已上來啓下矣所當憑者臣與思遜騎馬被賊初發時雖在一處思
遜被殺處與臣之被追免死處相距四百五十餘步及救未及救形狀
圖形以上臣非愛惜一身之死只以不得發明爲曖昧也○以扑洪鱗
爲弘文館副校理○辛未傳曰拜陵時橋梁道路修治及田地踏損有
弊與否速問看審兼司僕以啓○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衍禮曹判
書許碯啓曰來月初三日昌陵敬陵親拜事傳教 祖宗以拜陵爲重
拜陵所當爲也但大書停祿設及物膳進排事皆出於京畿豈無其弊
乎且雖無治橋梁之處然亦豈無修舉之事乎若年運暫爲不稔則固
不可計其小弊而不爲拜陵也今年凶荒莫甚民之粒食者蓋寡草食
且猶不裕民之艱窘極矣今者拜陵未知如何且初三日乃俗節當進
晝物於 上殿此日行幸未知如何如請姑勿拜陵以除民弊何如傳曰
自上亦計其民弊故橋梁道路修治及田地踏損有弊與否已令問之
矣今聞大臣所啓之意甚當但年不甚凶則小弊不可計也今年則凶
荒太甚民弊必多其停之○下懷仁守楨子李昌國上言曰其父常時
以病狂人多發妖言妄語云此必欲使其父免罪而云然也然此言似
乎詆毀其父於事體甚爲不當宜可推考其言于禁府○殿講儒生承

旨李龜齡李賢輔以付標大文漏通于儒生承旨趙邦彥李茂尹仁鏡
 知之乃曰此乃所當秘密之事而儒生先知至為未便不可不改仍謂
 李龜齡李賢輔曰公等若漏通則亦當自達乃請承傳色入啓曰今下
 付標大文儒生或有先知之者他冊付標時疑有漏通至為未便請改
 付標漏通者徐當放推李賢輔啓曰小臣意以為新生負等入講而若
 皆不通則於事體埋沒且聞前者亦有相通之時故意謂無妨而通于
 子弟至為惶恐李龜齡啓曰賢輔以為付標大文通于儒生何妨臣意
 亦謂無妨而通于所知儒生至為惶恐傳曰講書大文改付標可也儒
 生殿講必以會時讀書啓而落點講之者欲使儒生不知某書某大文
 而預為周徧勤讀也今者漏通殊無秘密之意承旨必不知而為之也
 然此必有物議之事其造意漏通承旨行公推考可也 上御宣政殿
 講儒生所讀書生負朴忠元論語進士尹沉大學通生負任虎臣大
 學通生負洪暹論語通生負曹明遠孟子略生負尹元衡中庸略生負
 任國棟中庸粗生負俞縮大學粗其餘七人皆不通○臺諫啓前事
 憲府又啓曰修撰周世鵬前以參試官擬望而稱病不來令本府推考
 而其後以公緘勃漫答通事更為判下而 命推本府又出公緘則弘

文館書吏來言病勢苦極言語不通不省人事故未得荅通云更令催促
荅通則其奴子又以此意呈所志若他負則可以令進來而看審其病也
此則乃侍從司中看審其病勢無前例故不果為也以此判下已久而
至今未得推落至為未安故比意敢啓達矣諫院啟曰柳繼宗前為咸
鏡北道兵使時貪污無厭軍民切齒自知其不能安保而稱病徑逝且
近者為聖節使亦以病免焉今為五衛將如此之人差為五衛將使得自
便則後人必有苟免之弊矣况貪殘構怨之罪不可不懲請速罷職以
勵後人傳曰周世鵬事前日緘荅云盡至死域而今云言語不通以此
見之前日緘辭似非不實也然司憲府再三問之病若不至於言語不
通而如此云不為荅通則尤為不可此人乃侍從而且非察外官果不
可進來而審病也前者秩高之人稱病則發遣醫員而診病矣其遣兩
醫司醫員診病以啓可也柳繼宗前差聖節使大臣以有病啓適矣北
道兵使時貪污事未可知也然宰相之人至於罷職則過矣餘不允○
下禁府河億不妻末貞公事曰懷仁守子李昌國上言稱喪人昌國若
與末貞同母同生則末貞亦是喪人也福非雖是自己婢然以喪人而
如此則尤為不當矣若在母喪則以喪人而如此殺害辭緣并入招內

可也○趙邦彥啓曰儒生講書付標大文漏通事 命推承旨之先造
意者李龜齡李賢輔一時造意而漏通請并推之請曰依啓并行公推
考可也○兵曹啓曰李世孫全家入居于滿浦鎮事已為公事但聞禁
府堂上及朝廷之意世孫乃難測之人也彼地則野人往來交通貿易
之處若送此人於彼地則恐有作弊之事也請移於他處傳曰依啓○
夜南方有氣如火

三月壬申朔傳曰安從坦柳漑邊明胤事非如九人公事斯速奏覆○
下儒生殿講單字曰此通講四人於鄉漢城試中給二分可也○癸酉
禁府啓曰婦人以妬忌被罪前例考之則申壽麟妻阿只亦以妬忌之
罪單衣決杖一百矣但申壽麟妻則酷刑殺害而河億水妻則以金刃
殺害其事不同故不付前例矣且今日末貞奴子呈所志云上典李氏
時方孕胎今若失罰則恐或隕命即今醫女診脉孕胎今果八朔矣傳
曰酷刑殺害金刃 殺害其罪無異禁府不付前例至為誤矣末貞亦當
單衣決罰矣但孕胎八朔云今不可決杖亦不可以囚也婦人萬無
逃躲之理其令保放而待解產滿百日後決杖可也且末貞以妬忌用金
刃殺其婢此於名教有關之事而其夫進士河億水固非無識者之比

而不能齊家其妻又於喪中孕胎此亦不當河億水奉傳旨推之可也

○甲戌三公啓曰安從坦柳漑邊明胤等事不為遲晚取招而結案詳

覆前無此例今不可出例詳覆為難故敢啓傳曰當初予意以為一罪

之人不取服而照律不當故依允刑推矣然從坦等忍杖不服故不取

服而照律前例有無問于禁府則以李安世事書啓南方沿海之民被

使李安世將坐一罪特命減死大抵從坦等罪朝議亦以為不至於一罪故命以時

推照律而欲於啓覆時議于左右而減死也以詳覆公事依允矣然今

更思之安世則當初照律入啓時已命減死矣從坦等罪終若減死則

雖不為詳覆欲以減死改付標何如更問以啓回啓曰安從坦等事雖

已結案取招然在自 上斟酌為之耳傳曰其以減死判付○憲府啓

曰承旨等居喉舌之地出納之際固宜謹慎少有行私貽弊甚鉅去月

二十九日儒生殿講時李龜齡李賢輔等講書大文漏通于儒生以濟

已私情狀已著不可一日在近密之地請先罷其職他承旨等同在閣

門之內簽付講書漏通之事不容不知請先適後推且李龜齡公緘答通

內公翰林傳通云其翰林請亦推考治罪此事即當啓達近日齋戒故

今始來啓也翰林即檢閱閱世良也傳曰承旨李龜齡李賢輔等講書大文漏通

事既以為非已令推之今若不見公緘而先罷則甚為不可况李龜齡

李賢輔等新承旨也必不知殿講之例而如是為之耳他承旨等即趙邦

尹仁推之憲府再啓曰李龜齡李賢輔等皆已遲晚考諸律文則其律非輕

自然被罪臣等非不知也但殿講時漏通事殊無慎密之意且李龜齡

李賢輔等則子弟之人亦在其中尤當謹慎別嫌而如是為之其行私

之意已著固不可一日置諸喉舌之地而推之他承旨等亦同坐於閣

門之內漏通之事豈可謂不與乎請先適後推傳曰李龜齡等事竦見

推案而後可知其情不可先罷他承旨等雖曰同坐初不相議之事故

即請推同僚不可適推○臺諫啓前事不允○乙亥 御夕講特進官

孫仲墩曰近來人物乏少故正之闕至於三負弘文館典翰校理正字

闕已久而無有錄者典籍六七負有闕而四學久曠請別薦 上曰

祖宗朝設官分職者欲其分任其事而案闕甚多此甚不當人物乏

少之意非不知也然才不借於異代雖曰乏人亦可推移用之也近者

以文臣為守令者頗多殘邑則欲其蘇復故當擇差文臣也以文臣例

為守今者多用於京職甚為不足也四館別薦銓曹則例為啓請然大

臣自前以為未便恐未可為也然當議于大臣○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柳繼宗非徒為北道兵使時貪污害及軍民到處徵歛貪殘不務國事如此之人至今保全故貪污之風無以禁戢請速罷職承旨李龜齡李賢輔在近密之地雖小事所當敬慎而親為殿講時付標大文潛相漏通其罪固不小矣大抵儒生殿講多有恩典之時尤不可以私情交通請先罷後推他承旨趙邦彥李苑尹仁鏡等雖先啓李龜齡等漏通事而改付標然同在閣門之內漏通之事初不容不知其持不為禁抑而及其事迹彰露勢不得掩覆然後不得已啓達請速適來十三日乃會試開場日也文科三所武科兩所本司官負皆當往來而獻納金紀昨日病親呈辭試日臨迫必未及上來請迺之而差出他負傳曰李龜齡李賢輔必不知例事而為之也若知而為之必私相潛通何必使翰林傳通乎故其罪以笞五十判付而令解見任別叙不須罷也他承旨雖同坐知其不當故即啓而改標令行公推考具思謙其適差柳繼宗則別無顯然之事罷職則過矣只適五衛將金紀不須適前者兩司中一司官負有故則一司官負意或有獨參之時而至於入試場有故則亦或出來然一負亦有獨參之時耶其考前例以啓李長吉事

亦不允○傳曰吏曹判書欲為別薦其議于大臣○丙子是日乃大
殿訖日以庭濕停賀禮禮曹奉各道方物及賀箋進獻于內諸宗宰及
承旨史官問安○三公議啓曰別薦大典所無自近來為之典籍雖多
闕負吏曹自當推移差填大典外事臣等不敢啓○諫院啓曰考日記
則己卯年別試李清以司諫當入試場而適病即適而以朴薰代之未
及相會而入然於事例似為不當試場重事兩司官負並當往參請適
金紀傳曰其適之○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柳繼宗只命適五衛
將此人前為北道兵使時人心離畔自知不得保全托病適來北道人
民至今切齒而至如同風間皆唾罵以為陋哉如此之人不可容置朝
行間請速罷職以懲他人皆不允○下穩城府使望單子曰參望者皆
在京衛將其與兵曹同議勿論京外職以可當堂下官皆擬之下承旨
望單子曰朴光榮雖送丙此非陞品職故特命為之南世雄亦命
特加為之其知悉○以朴光榮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南世雄為同副承
旨鄭萬鍾為司諫院獻納○丁丑放生負朴忠元進士尹沉等榜○
兵曹判書李沆參判尹希仁參議宋叔瑾參知金璇等以軍機單子入
啓曰觀祖宗征討之時其在世宗朝閭延邊民為彼人所擄而已無

殺將之事受辱於彼人莫如今時國人孰不痛憤詮聞邊方之民皆欲
雪恥今國家兵力虛竭雖不能大舉然邊將被害不可不問臣等敢以
已意及所聞之事並書以啓其一節度使同滿浦僉使招三衛酋長于
滿浦鎮語之曰近來我國誠心待汝等無彼此之殊故前日邊將出在
他界時無戒心不持兵器爾等管下人乘間伺其不疑竊殺殺害僉使
多數擄掠人馬不得已舉兵問罪則勢必至濫及無辜今此竊殺之事
爾等豈不與知負國家待汝之恩甚矣以此多方詰責若答曰吾等所不
與則又語曰爾雖不與竊殺之人則汝必知也當生擒請罪不然則罪
責亦及於汝等矣善為自慮俾無後悔以此宣諭而且以右辭綠成鏡
道城底野人處并以開諭且語曰汝等亦與三衛野人相通滿浦作賊
之人詳悉聞見來告其二側聞彼人滿浦作賊後邊鄙軍卒不勝痛憤咸
曰若冬節則極寒雪深手足凍傷不得運身四五月草長時則彼地出
入便易內地軍士則各鎮堡守城沿江上下土兵抄殺入送滿浦竊殺
人欲擒獲云是意曉諭節度使臨機商度施行其三邊城軍卒咸願四
五月間入彼地臣等之意亦為沿邊土兵擇驍健則可得四五百無弓
馬人則節度使隨宜備給或百餘名作隊或五十名作隊觀勢乘便分

道出入或焚蕩家舍或踏損禾穀或擒殺人物使彼不得寧息則雖不以
大舉問罪彼人亦必困弊而國家無虛耗之弊昔伍子胥以三軍肆楚
而高穎平陳亦曰江南多茅舍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
此兵家之遺策也今節度使臨機商度施行其四邊警寢息間武士犯
罪充軍者一切滿浦等防禦事緊處入送今立功自贖傳曰兵曹書啓之
意必非獨為計料而為也以朝廷之意為之也彼人所犯極為痛心朝
廷上下皆懷憤憤之心孰不欲即為征討以雪其恥乎但予意彼人作
耗至殺我邊將必疑我軍人入征預為設備今以邊方飢餓之卒驅之於
彼地又為致敗而受辱則後日邊事其可止息乎此不可輕舉也所當
儲食待彼日以心懈而時歲亦為豐登則可以大舉問罪而今時則恐
未可為也然於後日政府備邊司來會闕庭則當廣議也且其一條云
邊警寢息間武士犯罪充軍者一切滿浦等防禦事緊處入送云此則
雖不更議兵曹自當如是為之也但此云今立功自贖此則不當也以
有罪武人充軍則雖不令立功自贖自當盡力以圖自贖不須立法
也國家若以此立法則喜功生事之人必多而尤起邊釁矣此則似不
可為也○臺諫啟前事不見○龜城府使柳尚齡上疏曰臣出入江邊

于今八年設柵之緊否賊路之險夷靡不稍知而頃因滿浦鎮將病劇
假守其鎮屢接彼人目見耳聞備諳其情不可以息信化亦不可以嚴
威服要在息以結之威以畏之而已今之西胡以滿浦為歸順之所魚
盜縣布受之既優而友忘息德窺覘虛實殺我將士擄我人畜此近古
所無之變也而 殿下有西顧之憂人臣孰不痛心也哉臣反覆籌之
滿浦之賊豈徒玉山赤下乎朔時沙乙筒介而止哉李童兒馬阿乙豆
之類連相結婚今之告變似為誠心而前一日越邊來路潛伏窺伺之
賊實不直告而汎稱竊戕之狀安知李童兒不死而馬阿乙豆近居埋
山越邊自疑先受其禍微辭來告欲免後日之責乎彼既罪惡貫盈宜
急擊之伏願江界拘留彼人供狀傳諭北道擄去人口計口刷還而五
月既望間月明草長時不煩他道只選本道精兵四百五十人而分三
道各遣百五十名以百名為殿後以五十名為先鋒乘夜以進分圍賊
家掩擊不意即還我境則壯虜可獲而隣不得救先折其羽翼使有畏
縮之心則雪我之恥可期而後日大舉之策亦可圖矣自虛空橋以至
滿浦之變彼人等不用弓矢皆以長劍得利彼以我國為無勇畏怯益
肆豺狼之心恣逞蜂蠆之毒將為後日之患邊氓之害不可勝言臣願

撤內地木柵移設江邊前日禁地許今生耕則林穀自無而民食有餘
矣賊若入我之境隣堡在近相救先破者皮船據險挾擊則內地之賊
正如籠中之禽而鼠竊狗偷之謀庶可息矣○京畿揚州下霜黃海道
瑞興遂安無雲而雷○戊寅 御朝講執義張李文正言李滌啓李龜
齡李賢輔李長吉事滌又啓柳繼宗事皆不允領事鄭光弼曰柔遠僉
使元世相穩城判官崔濬明等人物被擄分明而至今忍杖不服此必
見傳旨辭緣恐抵一罪而如此忍杖也若以一罪論此人則潘碩成鏡亦不得在其職矣然前例雖人物被擄而若有擒獲彼賊則得
以免罪矣此人等領孤軍深入彼地而遇賊人物被擄是則非矣然擒
彼賊一人且與滿浦之事有間矣今方有邊事得武才一人為難此人
等若不至於一罪則請自 上裁斷而定罪乞軍使不至於殘傷受刑
何如 上曰前者安從坦等三人事朝議以為非一罪數多加刑不當
故命以時推照律其後政府以為不取服而詳覆為難故更以減死判
付矣元世相等事固非一罪也然所當取服然後照律故加刑啓下矣
果無數加刑則殞命可慮當斟酌為之光弼曰今聞平安道軍士凋殘
而兵食虛竭云問罪之師不可輕舉然於三四年之間豈可忘乎且聞

魚川道屬驛馬匹盡為凋斃軍機飛報將不得為之云誠為可慮其道
察訪李壽鐵雖是可用之人然其殘弊已極何能遽使蘇復乎兵使軍
官等往來之際皆乘驛騎至於不當載之物無數載歸以此驛馬尤為
凋斃請令兵曹行移于本道禁雜人毋得濫騎且其中殘弊驛馬匹並
令推刷知數以啓而姑以在此之馬數三十匹為先入送及其草長時預
為喂養為當 上曰平安道各驛蘇復間以各牧場馬匹題給為當但
牧場生馬不可遽即馴擾而服用姑以司僕寺馬匹量數入送果當先
弼曰大抵平安道事在此遠度而措置為難須以位望俱重者專委一
道之事使之各別措置可也凡驛路之弊及軍士兵食等所可措之事
甚多秋成後不得已遣重臣看審而措置為當且早晚若舉問罪之師
則兵使當先對敵故朝廷既以曹閏孫擇遣矣然武班宰相數少須廣
議選擇武班中二三人各別擢用養成位望待其有事而用之為便如
此等事願自 上留意而不忘也且雖欲舉事今方京外飢餓不可輕
易為之也都下之人皆以爲今日間發軍入征云以此騷動至於下
三道舉為騷擾此必輕薄之人先為造言以動衆心也人心先動亦甚
不當 上曰昨日兵曹書啓之事行當議于政府及備邊司來會闕庭

之日也但此事不可輕舉故以不可即為之意言于兵曹矣光弼曰沈思遜被害根因已令元繼蔡推之然繼蔡以獨身何能知其情狀而推之乎今而聞之則多有痛憤之事其時同坐軍官當以一罪論斷使邊民知退則必死而盡力赴敵可也此人等走避情狀判然而至今不服云至為痛憎不可不懲知事洪淑曰聞思遜被害之日與宋仁剛李葉金仲堅等同坐不意彼賊突入思遜謂仁剛等曰事迫無可避之勢莫如共立射之仁剛等不聽其言而走避思遜高聲呼喚至於聲嘶而終不救援以至被害焉有如此痛憤之事乎且聞彼賊或持杖或杖劍而一無持弓矢者云仁剛等若共力射之則庶可得以却之而乃敢遁避須按以軍律痛快人情可也先弼曰思遜被害時其丘從千同伏於林莽而見之彼賊圍思遜劫令脫衣思遜欲其救援之至每脫一衣輒引領而望至於盡脫其衣而終無來救者然後被害而死尤為痛憤方彼賊殺害思遜時水下軍士三人知其有變呼譟走入彼賊乃退我軍不多被擄者專是此人之力也仁剛乃武班中有武才之人也若於其時馳入救援則何至如是乎雖不及救其死彼賊一二人猶可得以擒斬也仁剛及在彼被推之人其不救形迹判然而知其罪重至死為限忍

拔不服至爲過甚敬差官元繼黎亦豈可以留乎令速取服爲當洪淑
曰其時沈思遜房直聞其賊變即出房中所置弓箭授其留鎮軍官及
軍士令速馳救而軍官白巨鯁托以馬蹄着鐵故爲遷延不即馳救云
此人之事尤爲痛心光弼曰此人等雖不至於一罪亦當充軍於邊遠
使之立功然後可放也 上曰宋仁剛則今方推鞠矣其餘可推之人
亦當拿致而推之也光弼曰不須拿推在彼處取服而典刑使邊民知
有國法可也宋仁剛猶可下送而典刑况拿致在彼之人乎李燦曰白
巨鯁事司中亦聞之思遜房直聞變即出弓矢付巨鯁促令赴救而托
以馬蹄着鐵且曰弓箭乃是官物當置簿然後持去云以此遷延不即
往救思遜被害處距鎮不遠若即馳救則雖不及救其死何至於人物
多數被擄乎須當決罪於邊方使邊民知所畏懼且宋仁剛事朝廷皆
知無復有隱諱之事而至今不服至爲過甚若或殞命而不即典刑則
恐無以懲戒後人也光弼曰宋仁剛則今方以詔獄推鞠矣李燦金仲
堅等若不承服而殞命則恐不得明示典刑斯速得情啓聞事請下書
于敬差官 上曰李燦等果於彼處取服而典刑爲當李燦曰頃者修
撰周世鵬以病重言語不通故公緘未得答通事憲府啓達而自 上

命遣兩醫司醫負而診病近來士大夫多有飾詐不實之事故自上
 如是為之當矣然弘文館乃帷幄侍從之臣職秩雖微所任則至重若
 不合於其任則不宜置諸其位既置其位則當待之以信以示其尊重
 之意然後居是職者亦知其任之至重而謹其持身以廉取自勵矣中
 庸九經以為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此之謂也豈可示其不信之端至
 令醫官診病而審其虛實乎 上曰周世鵬遣醫看病者非以不信而
 為也憲府來稟曰若如常官而祭外則可以進來而看審病實此則乃
 侍從之人不可如是為之云予意以為常時宰相及宗親有病則遣醫
 看病故亦命遣醫負者病矣○傳曰宋仁剛事死罪不取服而徑為詳
 覆不當事前亦有議論仁剛所當取服後依律故刑尚三以啓下矣但
 今日經筵大臣等以為平安道推考之人須取服而典刑於邊方以示
 國法為當云宋仁剛忍杖不服若或殞命於杖下則不可明示典刑雖
 不取服亦可下送于邊方以施軍法乎必待取服而詳覆然後下送乎
 其議于政府○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先○御夜對○是日決杖安
 從垣邊明徹析溉各一百發邊遠充軍○京畿揚州下霜○已卯鄭光
 弼議允死罪不取服定罪不可開端但宋仁剛事沈思遜遇害時不聽

思遜之令相率逃避略不赴救至使思遜獨身遇害非但邊人共知流聞朝廷不可欺蔽而自知罪重至死不服猶歸罪思遜情亦可矜仁剛及其軍官金仲堅等皆自分殞命杖下而終不服則恐軍律不行無以懲後李符議若其時論以軍法則可矣今既推問不可不取服且軍律雖重讞獄之法亦不可輕一開其端恐為後例洪淑議仁剛自分必死被鞠於詔獄猶不即承服徑送鄉獄恐終不得其情也若死於杖下則已矣究竟其罪依法詳覆後送外方處決似當金克幅議凡讞獄之事因當取服抵罪况其死罪乎但今思遜遇害時亡剛逃逝不救情迹已著小無隱微之狀不須更訊今若期於取服則自分必死其不承服明矣據此遲留不斷如今大開邊釁時恐軍律不嚴安潤德議仁剛欲免大罪其肯輕服乎大抵軍律不可少撓仁剛前後之招皆詐臣意雖不取服快示典刑于邊方以示國法為當從李符議○御文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京畿揚州下霜○庚辰御文講侍讀官朴洪麟曰近見軍律解弛宋仁剛事欲一一取服然後定罪其為欽恤之意至矣而生民之權也但此則非如他罪也以禡將見主將被殺走避不救使國家受莫大之辱何待承服然後定罪也幸殞命於杖下則恐不得昭示軍律也

上曰仁剛非徒不救也赴防時不持戎器不得已處以軍律但不取服而定罪有言其未便者此乃為其後弊而言之予意亦以為當故命畢推矣軍律則近來果不嚴矣特進官金璫曰宋仁剛若待其承服則必死於杖下無以示軍律若不取服而定罪則必貽後弊是故大臣之意互有異同若不取服而定罪則信乎無例之事也經筵官則為其軍律不嚴而啓之耳 上曰主將當其時論以軍律則已矣此則既命推之而不取服定罪未知何如以常事見之無有不取服而定罪之例必須取服然後定罪可也○臺諫啓前事不見○京畿揚州金羅道寶城兩電○辛巳 御朝講司諫黃士祐掌令李燮啓前事不見 上顧謂領事張順孫曰昨見禁府公事元世相以一罪照律崔濬明以次律照律大抵死罪則詳覆而啓覆時所當議而減死然前日聞大臣之議以為元世相擒彼人一名而來論以一罪似為不當云故以減死判付宋仁剛則所犯甚大其罪至重矣今則得病云所當待差加刑然必須取服然後詳覆也其見病勢斯速推之可也順孫曰仁剛罪重所當速推而取服但醫負云仁剛專不食飲氣甚痿弱以此不得刑訊耳當見病勢而推之士祐曰宋仁剛思遜被害時奔避不救其罪至重宜當論以一罪况

名言追擊詐飾馳報欺誑朝廷情狀已著不須更訊若其情狀暗黠則不取服而定罪果有後弊此則非徒彼道之人皆知至於流聞朝廷人皆切齒痛憤雖不取服宜速依律定罪上曰仁剛事初意以為以獨夫無可救之勢故議于大臣其後聞仁剛以助防將入歸而不賫軍器此尤非也但即於軍中論以軍法則可矣今既拿致而推鞠不可不取服徑示軍律也大臣之議亦有以為不取服而照律不可開端云故命取服矣其速窮訊而取服○下義禁府公事傳曰元世祖功過相準其減罪○傳曰今者多有災變故明日親閱時歌童樂工并勿率○傳曰世子嬪移避所者病醫負河宗海朴世舉其各賜兒馬一匹○下平安道敬差官元繼蔡啓本曰此啓本內他餘人等皆已推之而白巨鯨則不推朝廷之議皆以巨鯨所犯為尤非也白巨鯨推考事其速文移政院回啓曰然則白巨鯨推考事其奉承傳乎傳曰不小之事不可輕奉承傳明日親閱時政丞當隨駕其可推與否當問之○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災變疊見年且凶荒請禁持瓶酒傳曰禁酒事其依前例禁之餘不允○傳曰白巨鯨事欲於明日親閱時議諸大臣領議政有故未得隨駕其招政府郎官語之曰白巨鯨所當推考但此事非輕自上亦不

可輕易命推推考當否其於後月議啓○慶尚道觀察使成雲以身病呈
辭傳曰重任不可輕適其在任調理而行公○壬午 上具戎服幸慕
華館閱武罷陣後觀文武臣武才○政院啓曰京營庫越邊呈上言者
成群突入御坐馬少驚動斜步內乘常時不謹調習故至此請推內
乘且呈上言者如此紛擾而不能禁止考宣部將請并推呈駕前者自
上雖命捧之所當退而呈之乃敢衝突走入至為泛濫亦請一切推
之傳曰內乘部將并行公推考內乘常時非不調習呈上言者突入紛
擾馬豈不驚乎呈上言者多至百餘人其何能悉推不須推也○下酒
禁承傳草曰婚禮祭祀老病服藥射候處外執酒一禁云此非如常時
禁酒之例今年災變凶荒比古尤甚所當各別禁之若不禁射候處則
依憑縱飲者必多射候處三字其去之○癸未大雨夜自南方至艮方
白氣布天南方有氣如火○鄭光弼議臣聞白巨鯨情狀過甚故前於
經筵啓之推考甚當且軍官金仲堅李葉則與僉使同往者故推之至
如水上水下分遣軍官等見主將被殺而亦不即馳救亦為非也臣意
此人等輕重間亦不可不治其罪也沈貞議今以白巨鯨推考當否下
問此乃不救臣子思遜事也臣議啓為難但以護喪出來奴子所言之

事啓達軍官李樞乃族親也當其時留在城中無干涉事故令護喪行到平壤敬差官元繼蔡以白巨鯨所招辭連之故捉逐而監司亦以巨鯨托於馬蹄加鐵故為遷延不即往救之事行移推考云意必敬差官今方詳密推考矣且思遜被害時水下軍官金自禮洪啓宗水上軍官朴成孫等三人呼譟彼賊馳入乃顛倒脫取衣服而散去故屍身所傷不至於甚水上軍士方被圍亦以此人等呼譟乃得解圍云臣之奴子雖不目覩在彼之時詳聞之事故啓達耳李符金克幅安潤德議巨鯨事議論既已如此推考甚當洪叔議巨鯨事已於經筵啓達推考甚當下收議單字曰今見左相之言白巨鯨推考事監司會已行移于敬差官云雖不各別命推敬差官自當詳察推之也然其所犯須速詳悉推考馳啓事下書于敬差官且左相以為水上水下軍官金自禮等三人呼譟馳入彼賊顛倒脫取衣服而散去以此屍身所傷亦不至甚水上軍士亦得解圍而領相則以為水上水下分遣軍官亦不即馳救不可不治其罪云金自禮等三人不可不推也此三人外又有他軍官乎如有之則其人等推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乙酉 御夕講○黃海道延安兩雹○夜雨土雨雹○丙戌傳曰世子嬪移避于本家而病證永差

其以來十五石題給本家長番內官朴承恩賜兒馬一匹○傳于政院曰
 外方各官連年凶荒各別勸農事前已累次下諭矣今年則未知其終
 何如也近見雨澤似乎周足然若無種子則民不得付種前日下書時
 民間種子推移分給事分明下書乎其考以啓○兵曹判書李沆啓曰
 驍健人等除假言僕事前既傳教但自上再度親試其初試取東堂無
 過於此矣只除假司僕則於勸獎之道亦似未盡雖未得盡除實司
 僕請自 上命除二三人于實司僕何如朝廷之議如是故敢啓焉傳曰
 其以驍健人為假司僕者自 上亦惜其才而然也但今若拔其某某
 人為實司僕則曾為司僕者亦為失望今為假司僕者必於其意以為
 我等終必止此假司僕而已不無失望之意今姑盡除假司僕而待實
 司僕之闕次次陞差可也傳于吏曹判書孫仲暉曰大抵有老親者勿
 叙三百里外守令乃大典之法而防禦處則雖有老親使之赴任事承
 傳未知其何以然也其考啓○傳曰前濟州判官金敬俊若有老親則
 除授後當即告狀而限日臨迫後乃呈是必窺避也其各別推考○下宣
 傳官望單子于兵曹曰驍健人等乃八道擇送之人而兵曹曾以累試
 其才子亦累次試之雖有一時居首居末之分不可執此而優劣其才

也大抵武臣以宣傳官為榮幸焉今適有關功論試才首末以其入
物及才幹卓異者三人擇擬於宣傳官望可也李沈即回啓曰大典云
凡為宣傳官者兵說陣法兵將說中一書通武經七書兵要中自願一
書略以上者然後乃除宣傳官云今此驍健人等時未講書何以為之
敢稟傳曰驍健人等講書後注擬可也○以許磁為弘文館修撰○忠
清道洪州保寧新昌德山大興禮山監浦公州溫陽青陽鴻山結城扶
餘牙山稷山及京畿龍仁兩電○丁亥御文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下昨日入啓書狀草而傳曰此書狀內各官守令種子推移分給事不
顯然言之令各道守令勿慮秋成後未得捧納而趨時分給事其更下
書于八道○外坤方巽方黑氣布天○戊子 銜朝講 上曰此書言
厲祭之事我國京外皆設厲壇而致祭矣然祭祀當以誠敬為主近來
厲疫熾成比古尤甚京外厲祭勿以例視而致其誠敬可也領事李惟
清曰厲祭外方各官果皆設行然必不致誠也獻納鄭萬鍾啓李長吉
李龜齡李賢輔柳繼宗事持平黃憲又啓李長吉李龜齡李賢輔事
皆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三公啓曰元世相事前有免罪之例故
兵使潘碩桺勿罪事前已啓之矣今若罪世相則乃出新例矣且只罪

世相而不罪潘碩桺則於事亦為不當潘碩桺固不當罪之也今之罪
世相未知何如傳曰世相事前於經筵大臣暫言而語不顯然其後禁
府以一罪照律以啓予命減死今者大臣落之流三千里則果為重矣其
依崔濟明例改照徒三年之律為當如是則其時在鎮兵使潘碩固不
當罪之也世相雖曰擒獲彼賊然率孤軍深入彼地而人物多數被虜
不可全釋其罪也且當初定罪時改之則已定罪既久而續續追改則
邊將必有僥倖之心其知悉○己丑御夕講侍讀官金希說曰此言
矜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勸於
善也非徒矜戮多罪然後有所懲戒也用刑分明開釋無辜則尤有以
勸於善也大抵獄事至重故康誥亦云克明德慎罰若不能明德慎罰而
使有罪者或得開釋無辜者反為橫罹則人何所勸懲請於罪囚結案
啓覆之際願自 上各別留念焉 上曰刑獄果為至重若用刑失當
則感傷和氣皆由此致為刑官者所當明慎也啓覆公事則必皆歸一
然後為之故雖議于左右減死者蓋寡大抵當初推鞠時必須詳悉檢
之然後為結案則庶可無失刑冤濶之弊此在外方監司守令尤當明慎
詳覆也○臺諫啓前事不見○庚寅傳曰前年春欲為習陣於箭甲

中豆等

各地

兵曹以為此地不合習陣故不果為也習陣則已來二十二

日欲以待衛軍士只為左右廂方陣而令踏獵此乃閱武之事故欲為

之耳○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憲府以駕前考宣部將等推考公

事入啓曰京營庫隅考宣部將初不差定其虛通處則義禁府郎官專

掌禁止云然則禁府郎官亦可推之乎傳曰駕前部將則駕後之事必

未之知也其並棄之可也且義禁府郎官與宣傳官皆於駕前先行而

禁止呈訴人則乃於駕後衝突亦所不知也禁府郎官其勿推之今後

令義禁府郎官及宣傳官等於大駕前後分左右檢舉而又有如此之

事然後推考治罪可也○黃海道信川安岳長湍兩雹松禾文化遂安

兩雪忠清道稷山平澤禮山保寧兩雹○辛卯政院啓曰日候時未快

晴雖或開霽路必泥濘且昨日右兩雹之災踏獵請停之且呈駕前者

率皆奸詐之徒希望僥倖然一切不受則亦為未便常時駕前上言

命受不多而受數倍多此必中間用術而然也以此人多衝突前者至

於御坐馬驚駭至為未安若命義禁府郎官受之則必無衝突之弊而

亦必不如下人之用術矣傳曰閱武事在 祖宗朝則頻數為之近來

每因事故不得數為此豈可乎若至二十二日則路雖泥濘豈至於不

可為踏獵乎呈駕前事若以禁府郎官親自受之則駕前必為受納之所而呈之者必多聚會雖載之以車有不能受矣若且受之則必承傳教而為之禁府郎官出入大駕之前亦為不當若令一切不受則民怨轉深予意依例為之可也○戶曹判書韓效元啓曰臣以聖節使來五月初四日當發行矣但臣本有風疾又得浮腫證不得已調理然後乃得發行也本曹事務之地請適臣傳曰戶曹果事務之地其依啓適差○傳曰元繼蔡啓本曾已啓下金仲堅李葉不似他罪人之事其速照律而覆啓○御書講○傳曰李葉金仲堅憑閱事今更思之前所承服之事亦一罪也今雖更問亦無輕重如殺人之事必須推問其細微曲折然後詳覆也此則犯軍令之事而元繼蔡已盡推之既已承服今雖行移更推只路遠有弊而已似為未便只以前承服之案覆啓為當其言于兵刑曹○臺諫啓前事不允○壬辰受朝祭○御朝講執義張李文啓前事正言宋紳亦啓之持進官洪彥弼時為大司憲又以李長吉李賢輔李龜齡事啓之 上皆不納彥弼曰國家初聞事變之起人皆驚駭莫不痛憤及至月月遷延而人心漸為解弛用律亦為稽緩也元世相事初以一罪照律其後減死而教邊遠充軍又減而定徒役三年此雖曰

功過相當然古云亡將得將亡伍得伍必我之所獲與所亡相準而後謂之功過相當也此則我國人物多數被擄而只擒彼賊一人豈得謂之功過相當乎且聞邊方雖多被擄相為隱諱而不為從實啓聞此於邊方已成例事今只以擒獲一人之故而為姑息之計如是減等則軍律尤為解弛邊方將士輕法而不畏矣且兩界邊將皆以斫伐柴木事輕入彼境以致賊變多被搶擄受辱莫大此皆豐自我作矣臣往年赴京時見山海關一邊乃無涯大海一無船隻且無海探之人問其故則大明皇帝立法嚴峻私自下海者論以重罪故如是云中朝之法嚴可知也大抵古人云謹守封疆我國邊將輕入彼地或士卒被擄或邊將見殺虧損國威遂開邊釁此非徒彼賊之故邊將失道自取也輕入彼境事所當嚴立禁防使之後勿如是為當領事鄭光弼曰輕入彼地之事至為泛濫所當嚴禁而若不得已之事則必使啓聞後越境可也元世相事洪彥弼所啓當矣但咸鏡道今則稍為無事在 成宗朝則徒賊之搶掠邊民殆無虛月以此致罪而每逾邊將則將不勝其逆矣况元世相則彼賊一人擒來不可謂束手無為也在前如此之事亦有免罪者臣意以為此既有前例而亦為後例之事此則宜減其罪而嚴治滿

用之事可也 上曰元世相事禁府初則依律照啓予意以為若不擒
彼賊而我軍數被擄則所當依律定罪而啓覆時議于左右也禁府堂
上以定罪為過而請考前例其前例與此有異而已定之律不可復改
故不果改也有司則依律照啓而已既已照律又以為過請考前例禁
府至為失體矣其後政府以定罪過重啓之故又命減一等果如大司憲
所啓如此追減則軍令不嚴而邊方將士無所懲畏矣然此則已減事不
須改也彥弼曰大臣之啓合權經之道而啓也若以一時之事皆為定
罪則武士之心果皆摧折矣然以此不示一定之律則恐軍律解弛而
人無所取信也光弼曰大抵我國人物被擒者甚多而刷還者纔十分
之一北道人民日漸減耗者專以此也非欲以此而勿用軍律也但此
則前有例事罪之似不當也且此非兵使所知也尤不當罪之也以經
常之道言之則大司憲之啓果當矣 上曰前者若彼人侵犯我境而
搶擄則兵使雖不知亦必推而罪之今則邊將輕入彼地以致被擄且
擒獲彼人一名兵使則固不當治罪也光弼曰咸鏡道人民非徒被擄
也流亡而入歸者亦多此雖蠢蠢之民乃是邦本邦本固然後國家安
矣今聞彼道軍士雖有奉足不得自為使用長役於官家其奉足不堪

甘者若或逃避則以其名字督徵於其戶首以此軍士皆不願受其奉
足終至於戶首亦皆逃散矣古則飲食之奉不至奢侈故不多用民力
今則爭尚侈靡與南方無異其所供億之物皆責出於軍士或不堪其
苦相率而流入於胡地者多其被擄而入歸者亦不願還土此無他
欲其一身之安也如此之事自上更加留念務進官李之芳曰兩界
冬節則極寒專以燎火為事故一息程境內柴木已絕故不得已取越
境之木而用之宜立法使邊將不得任意輕入令兵使發軍守護而後
刈取其當先弼曰臣往咸鏡道時見之潼關則公私柴木積之如山用
甚周足到高嶺則無一駄之柴人多凍傷官家之用亦為不足以此可
見其將帥之能否也至於殿最時亦以此憑考取柴於越邊事果不可
一切禁斷也之芳曰兩界軍民日就殘弊頓無堂堂之勢如有奉使下
歸之人則軍士等無馬皆借騎城底野人之馬以為軍容野人等豈不
知我軍之虛實乎此非細故也官家無衙前故以軍士奉足為衙前或
定酒庫或為除役戶首奉足俱不堪其苦流移者甚多闕彼地無役而
食裕乃為姑息偷安之計而入歸耳邊將雖知此弊畏彼罪責匿而不
聞朝廷豈得知如此之弊乎凡彼邊人物國家必皆刷還而其人等不

欲出來至於變名者有之若不早為之禁則邊民將盡流入矣願自
上留念光弼曰沈思遜極害時其不救軍官及軍卒等所當依律定罪
然不可一切以極罪論斷宜自 上斟酌其中所犯分明而情狀尤甚
者令敬差官元繼蔡窮極推鞠而置於極罪為當若人人盡為推鞠而
抵於一罪則終必處之為難矣 上曰前見元繼蔡啓本李葉金仲堅
等皆已承服李葉等雖令更推其罪固無輕重其在此處照律而啓覆
可也光弼曰臨機不救者衆所共知也其中尤甚者抄出而論以極罪其
次則或充軍或為奴使之立功自贖為當各鎮邊將幸或有未及救按
者不可一切罪之也之芳曰前者臣為理山郡守彼賊作賊於山羊會
至於鎮將被殺而皆走避一無救之者此事成風後日之弊不可勝言
如此走避之人須當窮推速斷極罪甚當 上曰許多軍官軍卒今可盡
置於極罪耶其中罪犯尤甚者宜置重典徵一警百可也光弼曰明日箭
帶踏獵事傳教今方有邊警武事所當修錄且放牧後則不能為踏獵
近日為之甚當但近者連日下雨聞彼處地甚泥濘云恐武士不能馳
馬也且於明日為之乎未知何如 上曰非為習陣也只欲暫為踏獵而
止耳○聽輪對訓錄院主簿朴文煥曰臣生長鄉村民間寬闊無不曾

三四月種子還上受出時本官守令有故蕪官亦有故則不得赴時分
給付種失時或有陳荒之弊教授訓導亦是佐貳官若於急務時則教
授訓導與三公兄一同從民願分給以解民冤毋使失時何如掌隸院
司議南廷縉曰京中各司奴婢雖官給奉足皆在遠方而立役本司者暫
無休暇不能親往收價必資於人豈皆可信者乎侵虐無已於常法正
數之外橫歛太甚還給戶首之時或減數之半或至於私用而專不給
之戶首奉足俱受其害不能自存豈立法之本意哉臣意以為一依外
方選上之例令掌隸院覈其本司立役之數行移于奉足所居之官各
各收其價納于司贍寺而分給使戶首奉足皆得其便以為常憲何如
○傳曰今於經筵領相言元繼蔡所推之人若人人盡推而抵於一罪
則處置為難此言甚當其令兵曹備邊司憑考兵使狀啓而當推與不
當推之人分揀以啓○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下輪對單子曰
輪對在 祖宗朝則五日一次為之反正以後亦然今則他餘弊事各
有言之者故不數為之一朔內只於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為之而
亦有不為之時矣大抵輪對所啓之言不為舉行似乎不當予意今此南
廷縉朴文煥輪對甚當其舉行○癸巳兵曹啓曰箭串本是沮洳

之地今若添雨則恐未能馳馬今日強為蹀獵未知何如政院亦以是
意於稟傳曰其停之既而傳曰行幸則不為也惡獸多有害馬驅逐不
可不為左右相既已先往其為驅逐事遣宣傳官言之○慶尚道觀察
使成雲身病呈辭傳曰本道地廣民衆事甚煩劇其適之○臺諫啓前
事憲府又啓監察邊驛程前任喬桐縣監時被訴於民俞根孫其獄辭
則時不干於驛程然根孫之致死乃在驛程在任之時此事本府所推
而為同僚未便請適傳曰其適之餘不允○黃海道鳳山慶尚道新寧
忠清道鎮川兩雹京畿龍仁兩雹連日霜降○京畿揚州兩雪雹連夜
霜降○丙申傳曰兩界兵使拜辭時箭竹魚膠等物例請賚去然以為
已物故各鎮軍士不得均受似為不當以隣鎮將二三人定為試官賚
革百五十步限十巡試取十五分以上開錄啓聞則自上斟酌或以軍
器寺及弓房箭竹魚膠等其物給賞也分給後某某人幾分以上幾箇
分給事俱錄啓聞○傳曰間日下雨今亦洒雨殿試當退行但外方之
人留京為難今若又退則近日必不得為明若不雨則當於慕華館為
之若大雨則已只為洒雨則其於春堂臺為之○正朝使洪景霖復命
上引見洪景霖于宣政殿 上問於景霖曰中原有何奇耶景霖曰正

月十三日天子行祀天祭十四日設慶成宴 上曰慶成宴時奏樂乎

景霖曰慶成宴時奏樂且呈雜戲 上曰前則貢獻馬匹天子為親覽

今則何如景霖曰今則天子御于奉天門引獻貢馬牽過於殿陛前而

冬節無水草未得喂養瘦弱太甚艱難牽出瞻視埋沒也 上曰皇帝

天顏其未詳見乎景霖曰祀天祭後還宮時臣序立於闕庭車駕過行

處至近故得以詳見皇帝所乘之輦體圓而外設欄干開其前面及兩

傍適至小臣所立之前臣仰而見之面瘦頰尖顴高鼻長眼尾上斜殊無

風采 上曰皇帝冠帶何如景霖曰祀天祭時則黃袍常時則黑袍而

黃色背背矣 上曰他國人來朝者幾許耶景霖曰只有狗西蕃國人来

朝其人如撻子其衣如僧衣而著笠且聞安南國不朝者十年問其故

則其世子外舅奪位而立世子奔竄于浙東以此久不來朝云黑龍江

撻子與三衛撻子相為攻擊殺害以比三衛撻子懷憤絕其朝貢之路

使不得相通久不來朝今則和親自正月十七日始來朝云 上曰皇

帝視朝早耶景霖曰五更擊嚴始擊皮鼓良久又擊鐘百三十餘下然後

平明時殿坐 上曰罷朝晚耶景霖曰奏事畢後即罷還宮其奏事不

多故罷朝亦不晚矣 上曰奏事者只六部乎景霖曰六部及鴻臚寺

官並奏事○臺諫啓前事不允○丁酉政院議啓曰兩勢不止今日文武科殿試何以為之傳曰其退行○傳曰昨日正朝使來唐曆及求請單子其不賚來耶且中原上疏則書狀官必書來雖不正書姑先入內且昨日正朝使引見時以為中原故目開刊印出名曰縉紳一覽云此冊幸私買而來亦令人來且明日則有政明明日雖空日路必泥濘不得為殿試其後則國忌來月初一日可為殿試其令改付標以啓其日乃夏享大祭致齋也但攝行則無齋儀雖動樂亦無妨放榜則不須退也○傳曰高嶺僉使李長吉予意可為邊將故至今留難也今者兵曹以兩界關防重地邊將多闕事啓之而今且為政高嶺亦是關防重地而久為空曠長吉在後日則非不得為邊將也今則不得已迺差其言于兵曹○下李昌禮輪對公事曰訓練院西南邊人家侵占以此射場比前益小請撤去云但方此凶年已造人家不可撤去其言于所屬部今後侵占新造者撤去治罪事令之而敢有侵占者撤去而治罪可也○諫院啓柳繼宗事傳曰邊將清廉然後彼人亦必心服矣以所啓之意見以繼宗至為非也其罷之○政院以正朝使洪景霖賫來縉紳一覽一部及書狀官李舜仁書來中原人上疏草入啓○吏曹啓曰戶曹判書今

政當差出而備三望為難何以為之傳曰戶曹判書若無擬望之人以尹殷輔單望可也○吏曹啓曰富寧府使李允榮所志有老親云考之則其父年力十也前日承傳雖有老親若非獨子而關防重地則令赴任矣然大典內親年九十則諸子歸養云何以為之傳曰富寧雖關防之處然親年九十則諸子歸養乃大典之法其適之○傳曰予未知高原為殘邑而落點于秦世仁宋瑋以軍職今為典籍其擬望以啓吏曹啓曰宋瑋加資一級不足傳曰給加擬望可也○以尹殷輔為戶曹判書朴壕為慶尚道觀察使元繼蔡為弘文館典翰尹豐亨為修撰李億孫為副修撰○夜南方有氣如火○戊戌慶尚道都事許泊琦以監司成雲卒馳啓傳于政院曰成雲曾經六卿今者卒逝良用測卓聞其卒而即為行幸甚為未安然殿試亦非輕之事也他餘行幸則可停也殿試每為退行亦似不當停朝市幾日耶明日若不犯於停朝則不動樂而為殿試何如其問于禮曹今日夕講其停之政院啟曰停朝市日數雖不問禮曹乃二日也聞大臣之卒而明日行幸未知何如傳曰停朝日數初不相考意以為一日也今見大典經參判書者停朝二日云明日文武科殿試果不可為也不須問于禮曹令禮曹退日推擇○傳曰會

經判書參判者別致賻前例其即考啓政院即以韓世桓任由謙前例
考啓 命依前例致賻于成雲○下禮曹單字曰殿試以來月初五日
付標近見日候頻數下雨其日若不得為則必又退行初八九日則乃延
安府夫人慈順王大妃先妣也忌日亦不可為過此則放榜臨迫又退放榜則外
方之人留京亦難矣前者禮曹以初一日則禁忌云其翌日雖大祭致
齋然攝行則無齋儀此日可為殿試也其以初二日改付標○兩雹慶
尚道居昌地震○已亥京畿振威連日霜降○庚子三公啓曰文武科殿
試 命以來月初二日行之初二日乃夏享大祭致齋日也攝祀則雖曰
無齋儀常時大祭必有故然後攝行殿試時則百官皆隨駕此乃大禮也
大祭則攝行而殿試則親行似為未便請於大祭後為殿試何如傳曰
殿試退行于大祭後○辛丑下忠清道觀察使尹殷輔狀啓曰前判書
金克成守繼母喪在保寧病重云此乃宰相之人救急相當藥物速令內醫院官
負給馬賚送而救療且以別遣內醫之意及金克成處食物備給事並下
書于觀察使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

(B)
732.55
4724
[v.11]
no.30
0194232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30